

史
懷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王雲五
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懷 史

(一)



3 0646 5359 9

鍾 惺 述

本館據湖北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序

史懷者。吾友鍾伯敬經世之書也。曩括正史而論斷之。自云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蓋伯敬一官閒散。不操經世之權。而生平之慧心明眼。高才大識。無所用之。恥以文人自了。特向寤寐中。借古人之天下。而發其蘊。上下數百年。掃理障。決羣疑。洗沈寃。誅既死。是是非非。唯唯否否。一裁之道義經權。而各成其是。此豈口耳坐譚者所可辯哉。觀其寄林少嚴座主書云。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勒成一書。名曰史懷。於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又答韓晉之書云。史懷一書。至三國而止。此書雖不工。而差不同文人之見。夫曰經世之旨有所窺。又曰差不同文人之見。則伯敬所自負者。不待予之誦其美也。第恨絕筆於季漢。不令天下觀其全爲可惜耳。然其答韓書末又云。三國以後史。無識無體。真不堪讀。止是一種世說口角入史。可厭。觀此則一言蔽之。欲求其全。亦可不必。猶夫詩歸之不及宋元也。世之服膺伯敬者。大都在詩歸一書。不知詩歸。豈風雅而史懷吐經濟。經濟之於風雅。何嘗過之。譬之經。詩歸刺美惡得之詩。而史懷則道政事得之書。公好惡。寓褒貶。又取之春秋矣。於義史懷二而詩歸一。二何遜於一。所以然者。今世盜詩人者多。譚經濟者少。詩歸行世久。而人饜飶者深。史懷傳天下寡。而人誦讀者猶未遍。故就一時之心目而淺窺之也。每欲告天下。而因循不果。去歲備兵武昌。適嗣君持以爲質。予閱而不勝年誼死生之感。因取而細評之。不敢沒其善。亦不敢阿其好。其中是是非非。唯唯否否。悉如伯敬之論。

史雖未必盡謂同心而要見伯敬心之慧眼之明才之高識之大別自有在非僅僅詩人已也茲刻成將見世之服膺伯敬者不獨詩歸詩歸云爾有蘇風雅而進求之經世者矣故序其略如此陶珽釋圭甫題

序

開嘗論人代無史。則混沌無眉目。虛空無輪序。倫類無流品。墳典無蒂繫。故曰史者。文人之書。非文人之書也。聚數千百年登場者。編貫之。更聚數千百年之觀場者。同異之。作者述者。互在存亡疑信之中。卽有語言狀貌。誰屬之。卽有神情意度。誰紀之。而況深謀祕計。隱事昧情。跳人耳目之表者乎。大抵鈎描績藻。古人借之以不死者。居半。感憤發舒。借古人以自寫者。居半。忠孝廉節。佞猾奸邪。直榜樣耳。善敗得失。理亂興亡。直梗概耳。傳曰。知其人。論其世。又曰。盡信書。不如無書。雖然。具心眼者。存精神於糟粕之中。卽無事。一一磨勘。而古今之成算。固已燎然矣。比之。亦有譜。熟譜者。不必同局。醫有案。據案者。不必並方。國工妙手。有前人抉之。今日始參其微者。亦有今日所開。較前人手法。又似勝之者。數千百年之扮演。心靈之變相也。數千百年之批駁。造物之銷算也。寥寥古今。解人絕少。昔吾友鍾伯敬。可稱解人。其人風韻清嚴。神檢閒逸。與人居落落穆穆。閒佐片語。微甚冷甚。令人服亦令人畏。他人之論著。以才以學。彼獨以慧以悟。方其辟人。秦淮之上。尋書玩古。意有所會。朱墨圍中。輒加箋駁。纔積紙數番。輒又成帙。殺青而飛遞。知者於時。魏士爲者。扁舟裹糧。不遠數千里。來觀伯敬所讀之書。上下其議。凡月餘。兩人者。居然有古人風概。士類翁以文人宗之。然雅不欲以文人自命。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先年士爲死。伯敬隨之。各齎志以沒。嗟乎。惠開有言。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天。況挾僦儻之資。曾無百歲壽。其爲痛悼。可言哉。可言

哉。伯敬之胸懷。欲筆之書者。百未竟一。卽筆之書而所謂史懷者。又十未竟一。大略可想見也。標一字於紛雜之中。彌見精詳。豎一義於語言之外。彌見澗洽。比人綴事。各具端委。眞足益人志意。作是觀者。可第曰文人之書乎哉。郝之麟漫書。

史懷目錄

卷一

春秋左傳一附公羊穀梁傳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卷二

春秋左傳二附公羊穀梁傳

襄公

史懷目錄

史 禮 目錄

昭公

定公

哀公

卷三

國語

周語

魯語

齊語

晉語

鄭語

楚語

吳語

越語

卷四

戰國策

西周

東周

宋

齊

楚

趙

魏

韓

燕

卷五

史記一

五帝本紀

周本紀

秦本紀

秦始皇本紀

史記 目錄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呂后本紀

文帝本紀

天官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卷六

史記二

吳太伯世家

齊太公世家

燕召公世家

管蔡世家

陳杞世家

衛康叔世家

晉世家

楚世家

越世家

鄭世家

趙世家

魏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史記 目錄

陳丞相世家

絳侯周勃世家

卷七

史記三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老莊申韓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孫子吳起列傳

伍子胥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商君列傳

蘇秦列傳

張儀列傳

穰侯列傳

白起王翦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信陵君列傳

春申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樂毅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

屈原賈誼列傳

呂不韋列傳

刺客列傳

卷八

史記四

李斯列傳

蒙恬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魏豹彭越列傳

黥布列傳

淮陰侯列傳

田儻列傳

樊鄴滕灌列傳

張丞相列傳

酈生陸賈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季布欒布列傳

袁盎晁錯列傳

張釋之馮唐列傳

萬石張叔列傳

田叔列傳

扁鵲倉公列傳

吳王濞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韓長孺列傳

李將軍列傳

匈奴列傳

衛將軍驃騎列傳

卷九

史記五

平津侯主父列傳

南粵尉佗列傳

朝鮮列傳

西南夷列傳

史記 目錄

司馬相如列傳

淮南衡山列傳

循吏列傳

汲鄭列傳

酷吏列傳

大宛列傳

遊俠列傳

佞倖列傳

滑稽列傳

日者列傳

貨殖列傳

太史公自序

卷十

漢書一

景帝紀

武帝紀

昭帝紀

宣帝紀

元帝紀

成帝紀

刑法志

食貨志

楚元王傳劉向

蒯伍江息夫傳江充 息夫躬

賈誼傳

爰盎鼂錯傳鼂錯

賈鄒枚路傳鄒陽 枚乘 路溫舒

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李廣蘇建傳李陵 蘇武

董仲舒傳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兒寬

張湯傳張安世

卷十一

漢書二

杜周傳欽

武五子傳戾太子 昌邑王賀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嚴安 王爽 賈捐之

東方朔傳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車千秋 楊惲 陳萬年

楊胡朱梅云傳朱雲 梅福

霍光金日磾傳

趙充國辛慶忌列傳趙充國

傅常鄭甘陳段傳陳湯

雋疏于薛平彭傳雋不疑 疏廣 于定國 薛廣德

王貢兩龔鮑傳

章賢傳玄成

魏相丙吉傳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夏侯勝 京房

趙尹張韓兩王傳趙廣漢 尹翁歸 張敞 韓延壽

卷十二

漢書三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蓋寬饒 孫寶

蕭望之傳

匡張孔馮傳匡衡 張禹 孔光

王商史丹傅喜傳

薛宣朱博傳

翟方進傳義

谷永杜鄴傳谷永

何武王嘉師丹傳

楊雄傳

史 懷 目錄

循吏傳黃霸

佞倖傳

匈奴傳

西域傳

外戚傳李夫人

趙皇后

王皇后

元后傳

王莽傳

卷十三

後漢書一

光武帝紀

皇后紀光武郭皇后

明德馬皇后

和熹鄧皇后

劉玄劉盆子列傳

王劉張李彭劉列傳王郎

王閔

隗囂公孫述列傳

宗室四王王侯列傳齊武王縉

李王鄧來列傳李通 來歙 歙孫歷

鄧寇列傳

馮岑賈列傳馮異

吳蓋陳臧列傳吳漢

耿弇列傳

銚王祭列傳祭遵

竇融列傳

馬援列傳

卓魯魏劉列傳卓茂 魯恭

卷十四

後漢書二

伏侯宋蔡馮趙牟章列傳宋弘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王丹 杜林 鄭均

桓馮列傳馮衍

申屠鮑邳列傳邳儼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孔奮 廉范 蘇張
朱馮虞鄭周列傳朱浮

梁統列傳冀

張曹鄭列傳鄭玄

鄭范陳賈張列傳陳元 賈逵 張霸子楷 楷子玄

桓榮丁鴻列傳丁鴻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度尙 楊璇

劉趙滄于江劉周趙列傳薛包 劉平 趙孝 滄子恭

班彪列傳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五倫 倫曾孫權

朱樂何列傳

袁張韓周列傳袁安 袁閔 周興

郭陳列傳陳寵 寵子忠

班梁列傳班超

卷十五

後漢書三

楊李孚霍應霍爰徐列傳楊終 程璜 黃璜 爰延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王充 仲長統

李陳龐陳橋列傳李恂 龐參

崔駟列傳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

章帝八王列傳清河王慶

張王种陳列傳張綱

虞傅蓋臧列傳虞詡

馬融列傳

蔡邕列傳

荀韓鍾陳列傳陳實

吳延史盧趙列傳吳祐

皇甫張段列傳皇甫規 段熲

郭符許列傳

史 記 目錄

竇武列傳

鄭孔荀列傳孔融 荀彧

酷吏列傳董宣

儒林列傳劉昆 戴憑 孔僖

文苑列傳王逸

獨行列傳范式 李善 陸績

方術列傳華陀

逸民列傳

烈女列傳王霸妻

卷十六

三國志一蜀附注

劉璋傳

先主傳

諸葛亮傳

關張馬黃趙傳關羽 張飛 趙雲

龐統法正傳龐統

董劉馬陳董呂傳劉巴 馬謖 董恢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廖立

霍王向張楊費傳張裔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孟光

黃李呂馬王張傳黃權

蔣琬費禕姜維傳蔣琬 費禕

鄧張宗楊傳張翼 宗預

三國志二吳附注

孫破虜射逆傳

吳主傳

三嗣主傳孫休 孫皓

宗室傳

張顧諸葛步傳張昭 顧雍 諸葛處

周瑜魯肅呂蒙傳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丁潘傳甘寧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呂範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虞翻

諸葛滕二孫漢陽傳諸葛恪

卷十七

三國志三魏附注

武帝紀

明帝紀

三少帝紀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后妃傳下后

二公孫陶四張傳公孫淵

諸夏侯曹傳夏侯惇 曹洪 爽

荀賈傳賈詡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王褒 邴原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崔瑗

程郭董劉蔣劉傳程昱 董昭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

任蘇杜鄭倉傳蘇則 杜畿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

任城陳蕭王傳

武文世王公傳倉舒 中山王爽

王衛二劉傳王粲

徐胡二王傳徐邈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王凌 鄧艾

方技傳管輅

卷十八

晉書一

宣帝

景帝

惠帝

史 綱 目錄

明帝

后妃胡貴嬪

何曾

羊祜杜凱

衛瓘張華衛瓘 瓘孫玠

宣五王平原王幹

王沈荀顛荀勗荀勗

賈充

魏舒李喜劉實高光魏舒 劉實

王渾王濬唐彬渾子濟

山濤王戎樂廣

劉毅程衛和嶠武陔任愷崔洪郭奕和嶠 任愷

傅玄咸

向雄段灼閻續

晉書二

阮籍稽康向秀劉伶謝鯤

郗詵袁甫

愍懷太子

潘岳

周處

趙王倫

周浚滿魏

劉琨祖逖

陶侃

溫嶠

郭璞

王湛

王舒王彬

殷浩

謝安

王羲之

朱序

殷仲堪

卷二十

晉書三

張軌

孝友庾袞

忠義嵇紹 劉敏元

良史胡威 鄧攸

儒林范弘之

文苑趙至 顧愷之

隱逸范粲 郭文 孟賁

王敦桓溫

劉元海

石勒

慕容魔

符堅

姚弋仲姚襄

姚興

慕容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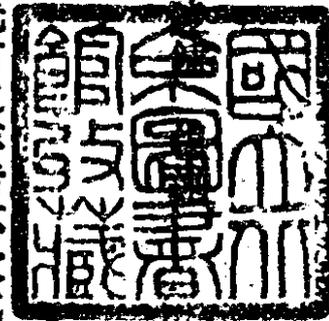
慕容盛

史懷卷一

春秋左傳一附公羊穀梁傳

隱公

明景



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攝者何？將致之桓而成先君之志也。將致之桓而成先君之志者，不欲成其為君也。沒而諡隱公，是國人君之矣。國人君之，兩盡之謂也。穀梁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此不書即位之意也。自處之道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此沒而諡隱公之意也。人處隱公之道也。春秋之義也。鄭伯克段于鄆。穀梁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能殺者，難殺而卒殺之之辭也。然則鄭伯難殺段乎？曰：非也。段不足殺者也。曷言乎不足殺也？段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作詩稱道其射獵飲食之事，亦狎客媚子，從與為歡，非如武公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即鄭伯處心積慮，日以殺段為事，非必以其能為曲沃武公而殺之也。不過追恨于姜氏之愛段而惡已，欲一有所出之耳。請制請京時，目中無段久矣。殺段如籠鳥釜魚耳。故曰段不足殺者也。不足殺而殺之，又若快其能殺者。此穀梁之所以甚鄭伯也。居京都城過百雉，公欲過之也。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欲貳之也。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公欲收之也。不然，何以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曰無庸將自及，曰不義不

賸厚將崩。及聞其期。曰可矣。是公自明其欲過之。欲貳之。欲收之之案也。亦知段之無能爲也。如以曲沃武公待段。又肯予之京之西鄙。北鄙之廩延。以爲圖己之資哉。祭仲與公子呂切切然以爲憂而諫之。蓋猶以曲沃武公待段也。公豈不內笑其腐哉。左氏腐人也。譏失教。殺梁又腐人也。曰緩追逸賊。若夢然不知公之謀者。姜氏欲之焉。辟害二語。怨極姜氏。豈稱母之辭。母子義絕。不待黃泉之誓矣。氣雪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悔之一字。愚穎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闕地及泉一語。愚之。掩耳偷鈴。爲草草結局之計。益足明鄭伯之凶而狡矣。

寤生何足惡也。姜氏惡之。又愛共叔段。以公之寤生益愛之也。婦人哉。然愛惡二字。遂基國家無窮之禍。慎之慎之。

叔段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亦深惡莊公也。公義在人。其可泯哉。

周鄭交質。自宜有後來射王中肩一事。此何等世界。而左氏猶以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一段迂語。評之。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二國兩字。其忍出諸口哉。桓四年。王伐鄭。鄭伯禦之。左氏序兵事。如均敵然。當時不知有天子久矣。且曰。王亦能軍。天子同于一將。王亦不以天子自處也。悲哉。

人臣告君自有體。然亦視其所事之君。以爲進言之法。衛州吁有寵好兵。公嬖之。石碏諫之。是也。而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此憤而爲此反語也。然豈可以告癡人乎。若不補一段正論于後。老成一語。將爲口實。楚鬬伯比料莫敖必敗。見楚子曰。必濟師。此亦反語也。楚子不解。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

謂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非此聰明婦人。捷悟深思。發此極婉極透之論。濟師二字。作何歸著乎。告君。諷可也。晦不可也。反不可也。人臣進言。以君之入不入爲程耳。我爲反語。以聽君之悟于不可必之天。又待一人從傍分疏焉。危矣。豈告君之道乎。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勇而無剛四字。事深情深。理深。戎輕而不整一段。千古夷情。不能出此。所謂知己知彼也。彼徒我車。亦可悟古禦戎車戰之法。春秋小國之君。如鄭莊公。儘有智數。能牢籠顛倒人。與齊人伐許。入之。齊以許與鄭。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又曰。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自取威德。而以怨予人。旣用之弟。又用之鄰國。亦小人之雄矣。已射王中肩。猶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作此瞞心之語。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與司馬懿誅曹爽。車駕宿伊水。促送帳幔。大官食具。詣行在。及司馬昭哭高貴鄉公之死。千古亂賊面目。可想不甚相遠也。

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于桓公。而請

弑之。羽父以求一太宰。手弑一君。而心所弑者二君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可畏哉。公羊傳曰。公子翬。諂乎隱公。自古亂賊篡弑。多從諂入。隱公無術。以弑其身。亦可哀矣。然勿近諂人。止亂之道也。

桓公

鄭公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君子曰。事不近情。自宜怪而拒之。鄭爲周公祊。豈情哉。

如棠觀魚。小失也。然而不典也。故臧僖伯之諫。妙在核而詳。取郕大鼎于宋。庇亂人。私亂器。當鳴鼓攻之。披髮救之。核卽迂。詳卽累也。此何等事。而暇爲此迂累之說哉。哀伯不足論。甚矣左氏之闕于裁也。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內寵人也。故逐之。婦人之妒如此。隋獨孤后見羣臣有媵妾者。輒言于上。黜之。惡其子勇多內寵。廢之至死。代人行妒。真造化戾氣也。

鄭之與王戰也。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旣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隨之禦楚也。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蓋將有亂。整兵有堅瑕。鄭計在避整趨亂。以分整者之神。非惟整失其爲整。整且化而爲亂。妙於攻整者也。隨計在避堅趨瑕。以分堅者之力。非惟堅失其爲堅。堅且化而爲瑕。妙於攻堅者也。鄆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鬪廉曰。鄆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鄆。鄆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鄆師。四邑必離。使敵情在我。而不在敵。只在看破一虞字。三代而後。善用兵者。莫多于春秋。善言兵者。莫妙于左氏。只講得離合兩字。透明耳。

兵者不習用。不習見。又不習言之物也。楚者貴顯言之。危者貴快言之。繁者貴要言之。恆者貴幻言之。定者貴錯言之。闊者貴細言之。生者貴熟言之。其左氏一書乎。

莊公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曼何等婦人也。天人理數。出其口中。蕩王心三字。靈光刻刻。說出鬼神體物之理。又曰。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此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已先孟子看出。何其高識也。齊襄公通乎桓公夫人。又殺桓公。人道所絕。而莊公父讐也。莊四年春二月。書紀侯大去其國。紀侯賢者也。而齊滅之。公羊傳大其復九世之讐。而以春秋爲賢者諱之禮處之。冬公及齊人狩于郕。公羊傳曰。諱與讐狩也。齊侯能爲其祖復讐于九世。不愛于紀侯之賢。魯莊不能爲其父復讐于今日。何愛于齊侯之亂乎。復讐一事。公不如齊侯遠矣。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王嫁女于齊。命魯主之也。穀梁傳以爲其義不可受。曰。躬君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穀梁傳以爲築之外。變之正也。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夫魯爲王姬主婚于齊。及築王姬之館。何嘗有讐齊之意哉。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也。乃郕之狩。又在逆王姬築館之後。若曰。豈惟爲之主婚。且與之狩矣。主婚。王命也。築館。王事也。與之狩。不亦可以已乎。然所謂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是穀梁于逆姬築館二事中。區區然。切切然。猶存一復。

譽之義也。

魯桓公無故弑其兄。生一齊姜爲之妻。通于齊侯而死。彭生之手。齊襄公無故殺人之父。亦死無知之手。先期彭生見。結前齊姜一段公案。冤對相覲。巧矣哉。無知之亂。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數人一時行止。便開古今兩條大路。一段大公案。

宋萬弑其君。猛獲奔衛。宋人請之。衛人欲勿與。石祈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此段議論。不獨明于利害。極平之言。從極恕之心出之。石勒何物。亦能以此意對祖士雅。可爲千古邊吏之法。

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君舉必書。四字悚然。使人主不敢妄動。見史之有權。

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令尹子元欲盡之而泣。情辭俱厲。可謂有至性。有高識矣。但欠息侯一死。死之難也。李陵之降虜也。揚雄之爲莽大夫也。息嬀哉。

閔公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及見太子。又教之以共命。與人父則言慈。與人子則言孝。可爲事君之法。及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先友之言。則曰親以無災。狐突嘆焉。曰狄可盡乎。梁餘子養罕夷曰。逃。羊舌大夫曰。死。人申其說。正言危言。各自有心。各自有理。如聚哭一堂。千載之下。聲有餘慟。況哀怨之氣。在于一時。不足招咎而致災乎。獻公滅耿。滅霍。滅魏。滅虞。虢。何其得志于外。女戎潰內。父子

兄弟閒釀亂無已。此可爲不脩內治之戒也。

僖公

慶父通乎哀姜。閔公之弑。姜與焉。齊人殺之。千古快事。此齊桓公舉動也。春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所貶在姜。則所予在齊矣。左氏謂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若曰魯則宜討之也。魯不能討而罪齊之討乎。

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覓薪焉。此言外指點也。夷吾訴之。呆矣。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四語志氣感應之理。旣非淺人所知。而立言之意別有在也。蓋深憂晉之內亂。若曰所急有甚于此者。深識遠心。欲聽者作一轉想。不當直以其言求之。不然。不幾爲忘備者作口實乎。

晉申生之難。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二語所謂借衣者被之。借馬者馳之也。操放棄取。已具戰國策士之氣。起著有想。惜夷吾庸人。不能終局耳。

晉饑。乞糴于秦。子桑請許之。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大哉言乎。自處旣高。又陰攜其民。使歸心于我。霸主作用妙矣哉。及秦饑。乞糴于晉。晉弗與。慶鄭諫。虢射曰。不如弗與。夫丕豹之請伐晉。爲父讐也。虢射何爲者。無故而陷其君。以不義而怒一與國乎。秦晉兩國。非惟君不能當其君。臣亦不能當其臣矣。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氏傳曰。秦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于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撫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十月。晉飴孫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國破君亡。千古時勢之難。莫有過此者。臣子處此。不徒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二語塞責。看其苦心幹濟。從何處入手。何地結局。然大要以民心爲始終。首教君告其民。則主于引咎。而衆皆哭。次代君以問其民。則主于歸美。且教以自彊待敵之道。而衆乃說。衆皆哭。乃作爰田。衆說。乃作州兵。實實有一段處分。不獨特其言善而已也。又皆順民心爲之。施爲步驟。何其妙也。後段所謂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者。蓋亦有本而非空言矣。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不和二字。初覺駭人。解來卻實實至理。使人心平氣奪。身處危辱。兩路擒縱。能使我所待命之人。反在我駕馭之中。前段之和百姓。此段之對彊隣。著數節次。毫不可紊。了此。覺臣子于國家無不可處之事矣。呂卻之才。何減狐趙。而惠公下

愚也。事非其主，竟以殺身惜哉。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天欲殺之，則如勿生。此語帶諛而省力，其得不焚，以此譎諫之妙，人不知之。」

晉太子圉爲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執侍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事君事夫之道。雖聖賢處之，不過如此。季隗之侍趙衰二十五年，不爲不貞；齊姜殺桑下之女，不爲不俠；然其從容詳妥，似皆遜之。」

重耳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受而載之，人所能也；稽首，人不能也。英雄轉念，至捷而深，出人意外。然世上一切無禮人，惟此可以折之。」

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何以報君？若不解問意者，譎甚妙甚。正以遇于中原，辟君三舍，一片雄心，此時已定，難以告人，故爲此權辭耳。不得已而後明言之，然此亦危語。豈亡人對大國之言，未可以其倖免而稱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數語學問蘊藉如此，豈肯于困阨之中殺一賢者乎？且竊主自多其知人之心，有百倍于除其所忌者，公子一見而知之矣。」

重耳入晉，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臣子處成功，只宜如此。」越滅吳，范蠡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所以不死，爲

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亦是此意。其立言甚妙。然其心危而辭迫，所以待其君者薄矣。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猶有情理。句踐之言曰：孤將與子分國而處，不然將加誅于子。一種夷盜禽獸之氣逼人。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魯人推重柳下惠至矣。賢者之于人國，豈必其身之用，而後有益于國哉？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三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三段本皆好事，被左氏三用，于是乎字標之，說得事事有心，霸者行徑，和盤託出，可矣乎三字安頓尤妙。忍不能待，競心露于一問矣。

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舅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爲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曹衛告絕于楚，曹衛告絕于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爲宋。曹衛之形化爲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索收放，皆在我而

不在人。請則請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

衛元咺訟其君于晉。晉執衛侯。孔子以爲甯武子之愚不可及者。蓋其難在于咺直而衛侯曲也。咺臣也。何直之有。公羊傳曰。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叔武守國以待衛侯。若宋目夷之于宋公。可謂賢矣。而衛侯以魯桓公之待隱公者報之。公羊罪衛侯者賢叔武也。賢叔武則其曲自不得在咺。咺雖不敢以其直加于衛侯。而衛侯不得辭不直之名于天下。與其國。武子非與咺爭也。挾一不直之君。以與其國及天下之人心爭。而欲保身全君。混曲直之迹。而獨存君臣之分。可不謂難乎。公羊歸惡于元咺。以存君臣之義。豈謂曲在咺而直在衛侯哉。然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公羊傳曰。衛之禍。文公爲之也。獄情所歸。明而決矣。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得不死。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曰。以曹爲解。晉侯說。乃歸曹伯。同一行貨也。俞貨醫以全君之身。則稱之。孺貨筮。史以全君之國。則置之。何以勸社稷之臣哉。介葛盧來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慧人一語。使人恍然不敢言殺。不待慈氏下生說法。勸解也。

秦晉圍鄭。燭之武見秦伯曰。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利害了然。楚黃歇上秦昭王書。止其伐楚。全用此意。戰國人多持此說以解圍者。

杞子自鄭始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勞逸賓主四字。分別極明。遠主備之一語。簡至老成人。自不費辭。卻妙在鄭實不知。而弦高以犒師誑秦。示鄭之有備。天生妙人。天定妙著。天造妙文。蹇叔之言。若先設爲弦高誑秦之地。無心湊合。妙不可言。此一役也。蹇叔以一老人知之。王孫滿以一稚子知之。而秦穆孟明不知。甚矣利之沒人也。

文公

楚商臣弑成王。諡之曰靈不暝。曰成乃暝。王生而以亂取弑。死以暝爭諡。異哉。名根之于人如此。楚共王將死。自請諡。靈與厲羣臣以其知過而諡之曰共。成王以爭得之。孰若共王以讓得之之妙也。然則古今工于請諡爲身後名者。孰有如共王者乎。

戰于殺。狼曠以斬。因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此大學問人語也。其友曰。吾與汝爲難。曠曰。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數語從容。識到養到。生死功名之際。洒然矣。斯之謂勇。彭衙之役。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死所哉。

敗于滑。而用孟明。人所能也。敗于彭衙。又用之。人所不能也。不以成敗論英雄。古今惟秦穆一人。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秦計固必勝晉。而晉亦不當復勝秦矣。晉人不出。處之亦自高。封殺尸而還。使秦勝而晉不見其敗。持功守威。人知秦之勝晉。而不知晉之妙于待秦也。

趙宣子之復隨會。不以謀臣資敵國。自是大臣謀國之心。李斯逐客書。似從此反看得之。秦人明知晉計。而縱會之還晉。自誥秦自正。秦穆心事器量。過桓文遠矣。臨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秦穆明知故縱之意。不自言。而其臣代言之。無數體面。無數精神。在此一段。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利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苟利于民。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知命二字。必如此看。乃妙。

宣公

晉靈公侈。趙宣子驟諫而不入。驟諫二字。豈所以待庸暴之主乎。無術甚矣。三進及溜而後視之。畏正人。惡正言。光景模寫如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正是文過拒諫口角。殺機萌于此矣。陳靈公淫于夏姬。泄治諫。公曰。吾能改矣。遂殺泄治。諫暴主不得其道。豈正言之不入哉。

公羊傳載晉侯使勇士殺趙盾。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勇士曰。嘻。是子之易也。遂刎頸而死。由此一事反觀之。則專諸爲公子光刺王僚。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蒯政刺俠累。持兵戟而侍衛者甚衆。皆先自處一死地也。謝安石有言。明王有道。守在四夷。何有屋閒著阿堵輩。其意豈迂哉。

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蓋譏其獲于宋而歸也。華元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若不解其棄甲二字之意者。滑稽得妙。頑鈍得妙。使

其驂乘謂之。尤爲有體。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止得尤妙。口衆我寡四字。可悟應變止謗之法。

楚人獻鼃于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此禍機也。神告之矣。一樹之味。染指不得。君臣死焉。豈偶哉。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駖于邲。晉師敗績。晉之師爲救鄭也。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剿民焉。用之何其見之早而處之當乎。桓子者荀林父也。時方爲元帥。言出其口。患不當耳。何患不聽。而以先穀貪躁。違制欲戰。林父既舍士會之言。以屈聽先穀。韓厥曰。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六人分過。以徇一先穀。自解其喪師之罪。而不顧國事之成敗。此豈臣子之言乎。故伍參以楚之一嬖人。能觀晉之敗形。曰。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亦林父罪案也。及晉討邲之敗。殺其大夫先穀。左氏傳曰。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坐先穀以召狄之罪。乃可以掩林父喪師之誅。若專論邲之一役。舍林父而殺穀。晉不幾失刑乎。

楚伐宋。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炊。子反亦以楚之情告曰。楚軍亦有七日之糧。爾兩者不幾以輸國情乎。然楚君臣實墮華元穀中。華元告子反之言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歸告楚莊王。則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子反心動于君子之名。以聽華元。莊王又心動于不欺人之名。以聽子反。名之于人如此。故曰。楚君臣皆墮華元穀中者。宋以名制楚也。越滅吳。吳請成。范蠡提桴鼓應之曰。余雖覩然人面哉。余猶禽獸也。頑鈍如此。安得以名制

之。
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曰：「必嫁是。」曰：「必以爲殉。」總是一情字。往來于彌留之際，無可奈何，顛倒至此。魏顛用治亂二字替之，分解甚妙。破盡千古臣子拘滯，所謂發乎情，斷以義也。初稅畝，傷井田之壞也。三代之法，豈必皆行于後世乎哉？雖然，旣壞而復之則難，未壞而守之猶易。不責壞者而責守者，不責守者而責復者，可乎？君子之責人也，責其易者也。

成公

鞏之戰，齊高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晉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張侯矢貫手及肘，折以御。左輪朱殷，鄭丘緩自始合，苟有險，必下推車。齊何其驕而晉何其懼也。晉彊齊弱，晉直齊曲，而以驕敵懼，安得不敗。

齊敗于鞏，齊侯賂晉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所謂善敗者不亂也。晉欲以蕭同叔子爲質，使齊東畝，則拒之以理，而以背城借一要之。晉亦氣奪而許之。平可見處敗亦自有道。敵盛我竭，中亂而無以自處，卽欲求平，不可得也。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公羊傳曰：「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柰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蓋悔之也。悔者何？鞏之戰，晉爲郤克也，爲郤克而使人之君至是，惡得無悔？晉侯悔而郤克危矣。」

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而止。巫臣納之而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言乎。可爲萬世用人聽言之法。今小人代其君以復諫于人。之有言者。不察其言之有利于國與否。一切以有爲而言。坐之。棄其言而錮其身。豈不爲楚王之罪人哉。

晉趙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問士貞伯。貞伯告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看禍福分量甚精。斷人過分之想。

韓獻子論遷都曰：近寶公室乃貧。老成人經國名言。深遠特達。豈一切心計之臣所知。劉敬論周都洛邑曰：欲令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吾民也。其識議俱高一層。

欒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國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看衆字高識。可定千古國是。孔子謂五臣盛于十亂。豈數其人哉。

楚鍾儀南冠囚于晉。晉侯見而使稅之。召而弔之。此時已知儀矣。豈待其對而後稱爲君子哉。重爲之禮。使歸求成。非獨妙于觀人。亦巧于用人矣。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深厚久遠之言。覺知勇二字。膚而近矣。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正孟子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也。老成憂國。淺躁人以爲不情矣。

鄢陵之戰。晉侯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

乃掀公以出于淖。數語法家之言。與韓非罪典衣典冠。同一學問。春秋時治國治兵。同法如此。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整暇二字。非惟用兵。身世之道。無出于此。因思春秋時。每有交戰。其君臣在戎馬閒。往往從容詞令。有體有情。如尊俎相對。若欒鍼執榼承飲于子重者。正示整暇以威敵耳。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子重于此。亦復以整暇應之。晉厲公被弑。晉大夫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者悼公也。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顛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廢立之際。巨室爲政。新君處此。辭氣動止。一毫輒媚不得。一毫躁率不得。要在理直氣彊。而辭不妨婉。周子初見羣臣。數語悚然。不臣者喪志。不待其逐之矣。然如此。乃可爲逐不臣者。張本。盟而館。館而朝。節次甚妙。漢文帝從代來。頗有此風。真千古應變定難之法。而逐不臣者七人之後。用人行政。又有一番絕妙舉動。所以服人。

史懷卷二

春秋左傳二附公羊穀梁傳

襄公

祁奚舉其讎。又舉其子。吾不難其臣而難其君。又難其友。惟其舉讎而後舉子。此其所以信于君與友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欲殺之。絳授書僕人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絳之授書。知明主可爲忠言也。豈待士魴張老之止哉。晉侯讀其書。跌而出。何其遽也。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兩語並說。又寬重有體。

魏絳論和戎而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作一未了之語。以待其君之間。公曰。后羿何如。君臣閒光景妙絕。乃詳言后羿遊畋事。而終之以虞箴。是時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然此段與和戎之旨何關。深厚婉至。告雄主之法宜如此。語不及和戎。晉侯思而自得之。曰。然則莫如和戎乎。自是大悟頭人。深思領會。一語寫出。絳言和戎之利。曰。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貴貨易土。說盡古今夷情。太王制狄人。漢制匈奴。止用此四字。又曰。民狎其野。穡人成功。此李牧守代無所失亡。民得民牧。趙充國屯田備羌意也。既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蓋用和爲戰守也。魏絳真是經國實際人。和戎原非草草偷安。言言有主張。事事有顛末。其引后羿虞箴告其君者。將欲和戎。恐君之好田而忘備。故先爲此杜其萌也。可謂知本矣。

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舂搗。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隄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庇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過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祝盤庚于西門之外。世閒最倉遽之事。孰有過于救火者。樂喜始終處分。妙在極細極詳極迂。蓋倉遽之事。有卒而應之。反亂而無益。閒而應之。反整而有緒者。此類是也。

鄭子孔當國。爲載書。將誅弗順者。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焚書于倉門之外。衆乃定。凡作法者。必度民情之所可從者。而後爲之法。已立而後誅。弗順者。誅不可行。而復自廢其法。上下俱失之矣。子孔之失。失在爲載書。但亦無自作而自焚者。焚之之議。發于子產。而子孔聽之。此國體也。

士鞅論欒氏之亡。曰。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父之報。身受之。能庇汰者。身之報。子受之。不能庇善者。其論報施甚奇。實是不易之理。其後曲沃人見欒盈皆歎。有泣者。武子之報也。而卒無救于欒氏之亡者。黶之報也。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以其千乘之相。易淫樂之隙。必無人焉。故也。師慧。師曠之流亞也。鄭人以爲人玩而充賂遺。宋人受之而不知用。

惜哉。觀其舉止言笑。蓋以滑稽寄其不平者也。無人焉。三字。笑盡叔世君臣。偏是無目人目中無人。廉者貴有情。又貴有才。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勿受。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此人亦自高識。子罕實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弗受可能也。弗受後一段處分。非情與才合不可能也。可見作好人好事。不是一廉字便足了而已。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謳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誚有祝。禍之本也。高識之人。以國體爲重。匡救于事前。而彌縫于事後。意各有在。所全者大。所防者微。豈暇置人我德怨于其閒哉。若鞏之戰。卻獻子聞韓獻子將斬人。止之不及。命速以徇曰。吾以分謗也。非惟有心。且覺不情矣。乃知人臣不任德于己。而專務掩人之失。固是佳事。然在真心爲國之人。猶作第二義也。

欒盈之亂。晉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祁奚果乘驛見范宣子而免之。蓋君所愛者。其人與言輕。君所敬者。其人與言重。自然之理也。士君子交遊。人品所係。固不妄依人以求免。卽以身家利害論之。比匪人者。何必遂免于禍。託正士者。何必不爲福哉。苟非有識有骨。未有不兩失者也。

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必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

若此母者。所謂自爲謀則過。其爲羊舌氏謀則忠矣。固當取其識而置其妬。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何也。財者必用之物也。聚則宜在國。散則宜在民。在國則君以養天下。在民則民以自養。而又以養其君。財所在不同。而同歸于用。斯他故不生焉。若承平日久。紀綱漸弛。吏恣取諸民。有權力者又恣取諸吏。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積于仕者之家。無論誨盜斂怨。計一家衣食所餘。積而無用。理數必散。所以散之之道。必出于亂。予嘗謂治久必亂。見仕者之家。積而無用。思其所以散之之道。而不可得。知其必出于此也。富而自取亡。猶可言也。富而生亂。以禍天下。尙忍言哉。尙忍言哉。今人見廉吏。則以爲迂爲拙。思及治亂之故。貪廉之所係大矣。觀樂王鮒。權取魏氏。及羊舌鮒。爲晉歸季孫始末。雄詐過人。真小人之才也。其後二鮒。皆以墨敗。或其欲之未厭。有以致之。此亦其上之過也。大抵使貪之道。必先使之不貧。而後其才能爲國用。宋太宗有言。措大眼孔小。予十萬錢。塞破屋子矣。漢陳湯才略勳名。蓋一時。而以貧故。至代人草奏。卒以不振。君若相使之至此。亦可謂不爲國愛才者矣。若旣富而又不悛。則權其功罪情法。以爲賞罰。乃馭下之道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觀此語。杼弑逆之謀已見于天下。雖公綽廉謹之人。亦能知之。不爲棠姜明矣。特借姜爲髮耳。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觀此情事。杼蓋用其妻啗公以行弑也。杼之謀。其妻共之矣。

楚聲子之復伍舉。君臣朋友之閒。蓋兩得之。然伍舉不歸楚。楚無鞭尸事矣。禍福所倚。豈可前知哉。聲子與子木論晉。故以楚有才晉實用之一語作主。歷數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奔晉之故。立談開一部掌故。棄賢資敵。不待其言之終而聽者悚然矣。

衛甯殖與孫林父出衛獻公立公孫剽。殖子喜奉父遺命。與公子鱒謀復衛侯而弑剽。衛侯入而殺之。總其始末。出衛侯者殖也。已出復入。入而負喜及公子鱒者衛侯也。喜之處此亦苦矣。衛殺其大夫甯喜。穀梁傳曰。喜出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然則喜無罪乎。曰。惡得無罪。喜之罪在衛侯既入之後。喜不知所以自處也。何言乎不知所以自處也。衛侯庸戾。事事出情理之外。自立而出。出而復入。無一彊人意者。其母定姜知之。臧武仲知之。師曠知之。右宰穀知之。蘧瑗知之。其弟鱒知之。故衛侯之出。法不可復入者也。甯殖與孫林父。小人之交也。始而同利同惡。相與共出其君。久之合者易離。欲自異於孫氏。以解其出君之罪。而獨爲善後之地。死而屬其子以復其君。豈真悔心之萌哉。然而在喜則父命也。以極不易復之君。值必欲復其君之父。喜處此甚難。幸而得復。以有辭于君父。喜卽勞謙畏慎。求免于里克傅瑕之禍。恐不可得。乃衛侯求復之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利其言而必欲踐之。以專取殺。不亦宜乎。故曰。喜之罪不在弑一君復一君。在其君既入之後。不知所以自處也。

二十九年。公在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此乾侯之形也。得寬之以至易世幸哉。

吳季子賢者也。其讓國非難事也。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于余身。諸君之義如此。夫人而可使爲讓也。若夷昧之後，季子儼然，遂有吳國，亦何以爲季子乎？故曰：季子賢者也。其讓國非難事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好善美名也。一不能擇人，其効至于不得死者何也？所不好者與爲怨，而所好者不以爲德，無德有怨，其誰能堪之？甚矣人不可以無識也。

季札請觀周樂，歌周南、召南以下，字字是反覆想像光景。舞象、箭以下，語便着實。歌屬聞，舞屬見，聞虛而見實，虛則疑，實則信，慧不必言，其慎如此。

子產爲政，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二事動衆招謗，凡民心口固不足撓任事者之氣。然須本之以極寬極誠，而又以極平極靜出之，非一切躁刻人可借以行其臆也。然觀子皮授子產政，子產辭以族大寵多，則此言亦多起于巨家豪猾。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產之得布其手足而需之歲月，以有子皮在也。不然，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如此情形，又安能待之三年以誦其成哉？裨謚能謀于野則獲，是作文絕妙行徑，非有至性有奇趣人不能知之。

昭公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三代人學問淹貫如此，拘儒不

知。

子產之誅公孫黑也。黑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助凶人乎？說得死，很甚快甚，不很不快，可爲除惡人之法。

叔向與晏嬰語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叔向亦曰：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室從之。夫齊之由姜而田也，晉之由姬而韓魏趙也，此戰國之形也。春秋時兩國之君不知，而其臣皆知之，其臣知之，不能使其君爲之所而私相言之，哀哉。

鄭鑄刑書，叔向以異國之臣，詒書子產，規其失。此一段交情忠告，後世行不去矣。亂獄滋豐，賄賂並行，二語人未說及，卻是至理。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亦將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可見凡有禮于人者，皆其高于自處者也。彼侮人者，自處何地？自視爲何人乎？

鄭伯有爲厲，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卽此一事，大道理大，機權皆在其內，不媚不信四字，至圓至捷，至深。故君子之應一事也，不自一事起也，不自一事止也，常使之寬然有餘地焉。

周廿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于晉，叔向謂范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致閻田。天王

與列國止以辭之曲直爲勝負得失。紀綱二字不復言矣。謂周之弱不弱于封建。吾不信也。

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古小人未有不工于中其君。而能爲所欲爲者。此何等小術。而能使元公以寵易殺。又非柳之工。而元公之太易與也。

楚子次于乾谿。令尹子革與之語。所謂靡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者。人以爲在後。引祈招詩一段。不知與君王哉。畏君王哉。數段冷冷王之氣柔而心開矣。至云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語。有分曉。隱然見周之初。楚不得與四國爭。非一味順從而已。對懿主一味順從不得。然王見左史倚相趨過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靈王暴侈。猶能重好學之臣。亦非後世所及。

晉成厲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內治不脩。此晉霸之始衰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爲平丘之會。非其本心也。內有不足。不得已而以虛聲服人。去力服者遠矣。況桓文而上乎。當其時衛人怨齊人。驕魯人怠。晉無禮而欲字字以禮責人。叔向于此多少苦心。卽彌縫支吾。猶懼不及。而叔鮒以貪聞之。求貨于衛。小人不顧國之利害如此。謀國者至此益苦矣。

平丘之會。晉執季孫意如。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而歸之。惠伯復不欲私去。欲得盟會而後見遣。蓋反挾之也。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小人偏有用處。器使之妙。妙在用詐。腐人不知也。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

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感恩知己。小人不情。面目如生。自非叔向所能。然此時正少一叔魚不得。及叔向三數叔魚之惡。而以歸魯。季孫爲惡之一焉。所謂賞其功而惡其心也。蓋兩得之矣。

讀古今讒人之言。未有不使之憤者。豈牛費無極之言。吞吐操縱。讀之反使人笑。況當時聽者乎。此所以爲讒人之雄也。

晉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人叛而降者至再。不許。力盡而後克之。非獨示威示信而已。易服亦易叛。數服數叛。數討幾如是。而國不敝。孔明服孟獲。七擒七縱。南人不復反。而後舍之。故得一意中原。正用此法。蓋老成謀國。一勞永逸之計。細人不知也。

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可謂能折大國以禮者也。韓子買諸賈人。旣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可謂能治其國以法者也。小國居大國之間。不如此無以自立。

有星孛于大辰。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瑛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次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術士幸災以自神。其言口角如生。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前此之弗與。人猶能之。此處之不可。人不能也。然實有一段識力。足以鎮物定紛。非一味憤憤。偏彊者。觀其言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何其簡確而定也。遂不與。鄭亦不火。非子產之倖免。正天道之不測耳。及觀其救火一番處分。又極有條理。所謂盡人道以聽天。使冥悍人借

口不得。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禁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繼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無一字不是遊戲，人知其淡言解紛，滑稽妙境，不知全以骨力出之。愚嘗謂子產內治亂國，外禦彊隣，其舉動議論，庶幾于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卽以此數端定之。」

子產之救火也，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此禹治水法也。非大悟人不能參之。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霸也，邇于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無極一言，楚數世之禍。然其說卽晉處申生故智也。覆轍在前而不能識，何哉？無極之言較二五蒲屈之說，局勢更廣，局勢廣則其藏姦愈微而不覺矣。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于紀障，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絕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莒，苦心奇想，千古女俠志一而氣從，誠至而才從，人定而天從，異哉！後世如龐娥親輩，非不手刃讐者，然所敵一人耳，何如以一老女子與國爲讐，而其事卒濟乎？以一老女子與國爲讐，而其事卒濟，國亦何所不當備哉！

楚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奮揚使人執已以至。王直其辭而免之。可見處暴主讒臣之間。亦有以恃正而全者。人亦何必不勉爲正哉。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之猛。意在使民鮮死。豈非古之遺愛哉。水弱多死。然則寬者民之死地也。且末世樂寬之易。而子產曰寬難。其旨深矣。寬而能使民無死地。惟有德者能之。此寬之所以難也。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此韓信出背水陣意也。然非重恩誘于前。嚴法驅于後。則亦未可輕言。

臨難不避。而有時乎獲免者。其氣超乎生死之外故也。魯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執我行人叔孫婁。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其氣固奪人矣。人之脅人以死者。爲死之足畏也。世有真不畏死之人。豈復有以死脅之者哉。在晉。吏人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此澹臺斬蛟投壁之意。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識度如此。可將可相。可將可相。所以不可死不可辱也。

九月己亥。公孫如齊。次于陽州。季氏得政得民久矣。昭公非惟無去之之力。與去之之才。亦本無去之之心。代爲其臣報怨。而以其身徇焉。子家羈所謂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者是也。自始至末。季

氏節節皆姦。公節節皆庸。臣益密而君益疏。臣益黠而君益駭。乾侯之辱。非不幸也。國有大蠹。能去之。上也不能去而置之。彼猶惴惴焉。負一可去之罪。而有待去之意。不能去而欲去之事。一不濟而成。一終不可去之形。乃始肆然無忌而爲所欲爲。庸君舉動。可勝嘆哉。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魏子賢者也。賢者自愛其名。梗陽之賄。過未成而諫者。先頌言之。可乎。二子以食諫。醉飽之外。不加一語。若不知有梗陽之事者。婉轉入人。使魏子自止。亦若初無是事焉。滅其所醜而失其愧。代爲之全其名焉。此諫賢者之道也。

定公

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自古亂國弱主。往往爲叛人窺破。出入無忌。豈朝夕之故哉。

陽虎奔齊。請師伐魯。鮑文子曰。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于是乎奮其詐謀。虎之請伐魯。人知其讐魯而不知其敵齊。亂人一言而禍兩國。文子一言而破之。使其投足無地。快哉。真謀國之人。

也。觀孔子墮成誅少正卯，不可謂非英雄手辣。三月而治功成，必先有此一番迅利舉動乃可。

哀公

吳赦越未爲大失，但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一語，覺此時無歸着耳。且其意不出于哀矜而出于驕盈，其致敗在此，不係于赦越也。若赦越之後，脩備治國，桓文之業也。越其如吳何？楚子西曰：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此夫養致敗定案也。于赦越何與？

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王生舉一讐而爲其君得一死事之臣，然張柳朔于君臣朋友之間，亦可謂較然不欺其志者矣。

吳將伐魯，問于叔孫輒。輒告公，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遠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狃魯之叛人，亡于吳者也。亡不忘君，視陽虎奔齊而請伐魯者何如哉？或言不狃之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不見陽貨而欲往，公山之召，未必無意。

吳師克魯東陽，獲公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蓋謂其能俱死耳。于敗之中，看出一勝局，固聰明之主也。國能用人，人能同心，雖敗猶足以威敵，可不念哉？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諫？」對曰：「懼先行，懼先行三字說得可畏。卽杜甫詩所謂受諫無今日也。千古亡國喪家之人，不得先聞其過者，皆爲此三字。」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吳人皆喜，惟子胥懼，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蓋敵疆而近，與我同欲，敵雖未至，先有折而入于敵之形矣。漢中行說曰：匈奴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也。然夷狄與中國同欲，弱則爲中國所制，彊則因以窺中國。五胡之于晉，金元之于宋，所欲同故也。然進得所欲，退而易失其故，進得所欲，退而不失其故者，越之于吳是也。遠近之勢異也。此子胥之所以懼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子路之辭，乃其所以取信于小邾之本也。小邾亦知子路之不可而故請之，傲之以其所難。大國多欲，豈不爲小國所弄哉？」

齊陳恆弑其君，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聖人舉動有其理，貴有其事，請討理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所以討之之事也。宋儒乃駁之，夫討則用兵，豈有用兵而惡其衆者乎？且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不爲此言，何以堅其志，壯其氣，而塞其口也？」

葉公之論白公勝也，曰：「勝也好復言，復言，非信也。看信字甚深。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似爲此信字補一注腳。」

衛太子疾。請殺渾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于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人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者。紫衣袒裘帶劍也。機鋒圓捷。此千古除惡妙手。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此昭公所不得之季氏者。而哀公欲用之三家乎。昭公自爲之。哀公藉于人以爲之一解。不如一解矣。漢末用其法。召諸侯兵以除宦官。而漢隨以亡。庸手作法。流禍可勝道哉。左氏傳春秋末。詳吳越及智伯事。便是戰國策過文。

史懷卷三

國語

周語

國有語紀一國之事也。一國之中以一人一事爲始終。變編年爲傳紀之萌也。國語列周蓋以列國待周也。三頌列魯蓋以天子待魯也。此周之所以爲春秋也。素王素臣其微可觀矣。祭公謀父之諫征犬戎也。曰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兵家最簡確之言。在此數語。孫吳說不出。

恭王遊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密母此言。蓋預知王之伎而虐也。從古下之不順乎上。由上之苛求于下。上苛求于下。而下不能應。則怨。怨則畔。畔而上無以制之。此陵替之所以不可反也。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夫召公告王。本欲因民情以止王之虐。反博得監謗一事。又益一虐焉。不仁者可與言哉。

宣王。周中興之主也。國語載其四事而譏者三焉。曰不籍千畝。曰爲魯武公立戲。曰料民。皆三大事也。其意曰以宣王而猶如此也。又曰宣王之世。已如此矣。此周衰之所以益不可爲也。春秋始隱公。左氏傳之。

又作國語曰。外傳其事辭自隱公而上之。探本之言。其感深矣。

惠王三年。三大夫出主而立王子。子穰飲三大夫酒。樂及徧舞。鄭伯見執叔。謂子穰樂禍。禍必及之。而曰。盍納王乎。妙在以此段議論作納王機緣。見子穰之不足戴。而使人一意于王。無生疑懼。此王之所以得入也。乃是定難應變妙手。若專料子穰之敗而無益于王。則其言亦有何關係。

周之衰也。猶能舉先王舊章。以折有功之疆國。如請隧一事。晉伏不敢動。此爲國以禮之効也。然亦知晉文公創霸。本以尊王一字。招號天下。請隧無王。一經點破。遂失其所以創霸之具。而奪其招號天下之名。晉不得爲晉矣。宜其心折氣餒而帖然退聽也。

單子謂齊國子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愚謂盡言不必言人過也。凡窮極事理。闡透才思。使物無遁情。亦人鬼所忌。古今文人著述。往往有之。可不慎哉。

單襄公謂晉悼公其行也。文歷數其敬忠信仁義智勇教孝惠讓。而曰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以十一善而祇足了文之一字。文豈易言哉。經天緯地曰文。從來訓詁。未有若此明盡者。

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又曰。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又曰。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蘇也。和蘇者。形與物相安之謂也。器小受大物。過于形。滿則溢。傾則危。凡事皆然。孔子所以致感于欽器也。大哉言乎。天人消息之理。不出此一事一言得之。

魯語

魯饑。臧孫辰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辰也。」備卿。辰請如齊議事。人即以身任事，毫無趨避，可爲人臣事君之法。

莒太子僕弑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于之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乃舍之。人臣于君，拌得一死，何事不可爲？況未必死乎？」內傳載宣公與莒僕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不知里革此舉，所助實多。」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蓋由前更書一事爲之。君者有以養其氣也。公使有司藏罟，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于側之不忘也。尤事君居要之語。」

里革論泗淵一事，虞衡月令本末犁然，乃知春秋士大夫進諫于君，雖極小事，皆有一部掌故，詳確有據，非自騁其辨博，正尊其所聞，以明不敢欺也。實臣子恪慎之義。爰居止魯東門，展禽以爲海將有災，海之鳥獸知而避之。臧文仲命國人祭焉。執政者有此舉動，豈不乖張可笑！此不博之故也。事君者安可以不學。嘗誦子產之論實沈貽臺，郟子之論官史墨之論龍，見舉遠挾幽，如探囊得物，愧文士虛過一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賭父爲客。養鼈焉。小賭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公父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將使鼈長而後食之。憤中諱語，口角如生。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雖怒責其子，然小人哉！賭

父亦隱然見于言外矣。孟嘗飯客，有一人背燭光，客疑飯不均，不食而去。孟嘗自起持其飯比之，客聞，慚而自殺。以一髓之故，使母逐其子，國去一大夫，舉朝紛紛請復，不知睹父此時何以爲人。吾以爲善愧人者，未有很于文伯之母者也。唐武后有言，招客亦須擇人，又何其省也。高識哉。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男死之，今吾子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其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摺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此母之爲其子愛名，有甚于哀其死者。人生最不可禁之情，惟名心足，以禁之名之於人，何如哉。然愛其子之名，乃深于愛其子者也。崩摧中一部禮經，出其齒頰，是何等識見。是何等學問。慎終二字，足以當之。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博物固聖人餘事。春秋之吳，以夷持之，其君好問，一至于此，以至陳則肅慎之矢，楚則商羊萍實，遣使遠問，夫子至是邦也，必聞其政，其故可思而得之。

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恭之義主于虛，馬父從恭字看出滿字，甚深。蓋由景伯看恭字太淺耳。

齊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若必治國家者，一語兩言之，情辭篤至，感動人主，全在于此。人臣告其君，其文有必不可省者，此類是也。

齊請管仲于魯而殺之。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天下才三字遂爲古今確評。其爲管子知己。又何減于鮑叔也。孔子仁管子之功而小其器。其意含吐于三字之中。然則魯何以不用之也。曰：無論魯不能用管子。管子亦不肯用于魯。惟管子不肯用于魯。故施伯曰：殺而以其尸授之。此很于爲主之人。不暇復爲憐才計也。然桓公已先知之。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不必予我矣。兩國君臣當機靈警相對如此。」

治國家不失其柄。此鮑叔之知管子者也。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埤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此管子之自知者也。千古名法家富彊作用。總不出此數語。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若鮑叔之薦管子。管子之用齊。皆可謂信者也。

管仲霸齊。始終作用。以作內政而寄軍令爲主要。使一國之人化爲一人。一國之人之心化爲一人之心。然其妙在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何以明之。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其寓兵于民。寓將于兵。相生相藏。猶倣井田車徒之意爲之。愚嘗謂三代以前。有兵事而無兵家。凡以兵者不可忘。而要不可爲訓者也。不可訓。故不必有其家。不可忘。故不敢無其事。有其家者。世有不必習兵之人。有其事者。兵無不可用之。

日治兵之道不出于治國之中。惟管子不失三代遺法。其所云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卽井田百姓親睦之意。三代人可爲兵。而意不必爲用兵。齊意在用兵。而後使人可爲兵。有圖霸之實。而又惡有背王制之名。令曰隱政。曰寄。陰陽其民。使其爲我用而不知。此霸之所以異于王也。然其要在參其國而伍其鄙。使四民勿雜處者。又先爲作內政寄軍令之地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然後下令出政。肅如山而順如水。此所謂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者也。

善制人者不與人同其所恃。管子謂桓公曰。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故作內政而寄軍令。齊所獨特也。齊有所獨特。而後天下失其所恃。天下失其所恃。而齊始勝天下矣。三代之兵。主于不可敗。而齊主于不可不勝。遂開商韓一切功利之教。速得志三字。霸者君臣熱中精神。一一寫出。無遁情矣。

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衰。差也。卽後世方田之意。立五屬大夫于其屬。有慈孝拳勇之類。及反是者。必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卽商君爲什伍相司收連坐之意。至五屬大夫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則幾于刑措矣。又何必設爲降敵之罰哉。蓋齊中國也。去古法近。故可以管子之法治之。秦戎翟也。古法壞盡矣。故必以商君之法治之。

晉語

欒共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觀此言。則死節乃極尋常事也。古忠孝之人。視死節爲尋常。故慷慨從容。生焉若作奇事。視之。世豈復有能死者哉。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兆曰。戎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又曰。滅其父而畜其子。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牀笱之禍。幾于亡國。人以其爲嬖寵之由。乃從恩怨報施之道。斷之。出尋常理數之外。然幻而確。微而著矣。

史蘇之言曰。妹嬀有寵。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有寵。與膠鬲比而亡殷。一聖一賢。與嬖寵並論。忠臣苦口。爲國之言。知亡我者之爲吾敵。不知其爲聖爲賢也。似從逢干夷齊口中出之。

郭偃論驪姬曰。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蓋言其事之不成也。自古亂賊。嬖倖寇盜。夷狄乘釁而起者。不必其有成。而皆足以爲亂。有國者備其足以爲亂者而已。豈必計彼之成不成哉。

申生始終只一迂而不知變耳。驪姬謂優施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于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又曰。甚精必愚情而易辱。愚不知避難。申

生作人之實。與其所以可殺之道。被此一輩亂人看破久矣。自來小人之敢于害君子。其故多坐此。此伍胥之剛戾。忍詢所以不可死也。

優施教驪姬。譽申生之能。與晉國之利。語語爲獻公伏一死地。人之畏死。有甚于愛其國愛其子者。微哉。千古讒鋒如此。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此千古篤友人也。不知自一念憂國之心出之。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每誦此語。悠然言外之感。覺耳目之前。俱若無人。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惟不學也。引咎一語。大臣哉。使人忘其不學而服其識。

趙簡子嘆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今范中行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于難。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漢吳王濞反。上曰。吳王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用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其言皆有至理。使千古亡國之臣。死有餘愧。然黯之言正而盎之言諂。言有正而實。諂者意各有在。不可不察。

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龜鼈魚鼈。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夫。奇想奇論。無聊之情。自當求之言外。竄攀借之。成一段極正之言。所謂發乎情。止乎理。英雄憂生之感。臣子告君之道。各不相悖也。

知果之論知伯瑤也。曰。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知宗必滅。不仁之能滅宗。人知之。五賢之能滅宗。人不知也。古滅亡之人。豈皆庸愚乎哉。

戰守以人和爲本。人和在于擇吏。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屬以保障。誠襄子曰。晉國有難。必以爲歸。其後知氏之難。舍長子邯鄲而走晉陽。曰。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可是臨事而求。將不若無事而擇吏也。自古邊患之生。十九起于苛政。漢世守令卽爲將帥。使治民安邊。合爲一事。而出于一手。誠良法也。

鄭語

史伯之論周幽王也。曰。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從來論和同者有之。未有以天地生物之理明之者。一言而氣運之汗隆。人事之始終。備焉。觀晏子之論。旨廣而意危矣。

楚語

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

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見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一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獨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使相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寫鬼神之情。與祭祀之理。未有如此精核者。說覲巫祝宗。歷歷有據。事所必有。皆非理所本無。其大旨盡于神人不雜四字。卽孔子敬鬼神而遠之之意。然不讀此。不知孔子之言用廣而義深。楚白公之亂。葉公能料于事前。而定于事後。知難而進。成功而退。其于爲人爲己爲國。始終之義。盡之矣。

其言曰。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思舊怨以脩其心。非子職之其誰乎。蓋謂費無極輩已死。白公積怨無所雪。而一發之于子西。此情所不宜有。而勢必所至。何其言之透也。

吳語

吳晉會于黃池。越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區區猶欲與晉爭一畝之先。其駭極矣。然夫差此時外對彊敵。內有大亂。猶能整兵以待。意氣不亂。辭令如故。不露危敗之形。其膽量亦自過人。其失在忘越患而舍其國都。以從齊晉于艾陵。黃池之閒。所謂魚脫于淵。不在戰之勝與不勝。盟之先與不先也。

越王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于越。此吳楚夙世冤對。頭頭相值也。越王勾踐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對以知仁勇。人知包胥之借秦以救楚。不知其借越以滅吳。乃可以終其復楚之局。而快其讐吳之志也。古人不欺其君與友如此。

越王勾踐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蠶進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皋如進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此所謂越王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者也。不知謀者羣臣而斷者王也。

王乃入。命夫人上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筓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櫬而立。

大夫向櫓。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于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櫓，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越臥薪嘗膽二十年，生聚教訓。又當吳艾陵黃池之後，吳驕而越怒，吳奮而越奮，吳卒而越暇，吳亂而越整，不待兩君相當而勝負決矣。然填土左闔，側席不埽，使人之夫妻君臣，困苦至是，揆之天道人情，亦安有物極而不反者？古之善處勝者，能使人不吾復。晉敗齊于鞏，齊侯歸，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安有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者？盡歸齊之侵地，此齊之所以終不能復晉也。晉之處勝有道也。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于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于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于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春秋時，中國君臣輕民命極矣。越以夷裔之主，能用民心而不盡其力，信陵君遂用之以救趙而勝秦，亦以自示其貴精不貴多，在和不在衆也。無越之生聚教訓，君臣同心，不精不和而欲效其所爲，不幾于宋襄之仁乎？

越語

越王勾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曰：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對曰：

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一戰而天地人之理備焉。古人不輕言兵如此。王不聽。伐吳不勝。棲于會稽。使蠡不能早見于事前。而徒與庸種諸謀臣補救于會稽之後。亦何以爲范蠡也。越滅吳。置酒文臺。羣臣爲樂。文種祝越王之詞曰。王不忘臣。臣敢盡力。二語可憐。免死烏盡之悲。隱然言外。庶幾其保全以有終耳。然以此望烏喙之主。自是癡心。此范蠡五湖之去。超然出種輩之上也。

史懷卷四

戰國策

西周

周至春秋與列國匹。戰國之周不可爲國矣。然而不亡以至于戰國者何也。天下欲起而亡周與存周者皆不必有其實而皆足以爲名。則天下何利于亡周。周最之言曰。攻周不足以爲利而聲畏天下。周之弱周之所以不亡也。

善息一語蘇厲教白起勿攻梁者以爲周也。然千古智人所以全身全名者其道不出于此。戰國策士之說人也說行而所說者之利害不計焉。說行而其言利于所說者此類是也。蘇代蘇厲周人也其存周處甚多周亦賴之君子猶有取焉。

東周

君將施于大人大人輕君施于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施于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杜赫此語蓋千古勢利到家之言不必且爲大人一語揣摩極工心目極捷。戰國人習尙伎倆盡于此矣。

秦

戰國時智謀之士用秦易而用六國難。非惟六國弱而秦彊，抑亦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情勢合也。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可見後之合從，非其得已矣。秦王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亦自是大志略人，審勢待時，不肯輕用其國，以徇遊士之功名者。蘇秦苦心苦口，至書十上而說不行，金盡裘敝而不絕望于秦者，以爲如是而吾之說得用于秦，猶愈于刺股流血，揣摩期年，以說六國云爾也。說六國必刺股流血，揣摩期年而後成，則六國之難于秦，可見矣。

張儀于陳軫，不兩立之勢也。一則曰軫以國情輸楚，一則曰軫必之楚，其意不殺軫不休。儀所以不能與軫兩立而必欲殺之者，何也？儀之所自託者莫如秦，秦之所以賴于儀者莫如以商於欺楚而絕齊。楚之交，今儀以商于之地欺楚，令楚絕齊，軫言絕齊之後，地不可得，而齊秦之兵必至，及絕齊之後，地果不可得，齊秦之交陰合而兵果至，軫又教楚賂秦一名都，與之伐齊，失之于秦而取償于齊，使楚懷王有中主之資，于軫之策用其一，何至見欺于儀？楚不見欺于儀，則儀之託于秦，與秦之所賴于儀者窮矣。儀着着謀之，軫着着敗之，卽此一事，儀安能與軫兩立乎？然人臣事君，智者之見用，不如忠者之見信。軫秦人也，而事楚也，其爲楚謀則忠也。故秦王問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吾不忠于君，楚亦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之乎？軫之事楚也，忠而對秦王也，又信，其義皆足以感人。秦王雖知軫之爲楚不爲秦，而儀之言卒不能有加于軫，此軫

與儀之所以兩立于秦也。曰：秦何以不疑儀也？重軫之忠而惜儀之智也。秦王英主也。秦所以兩得而楚所以重失也。

甘茂爲秦攻宜陽，恐樗里疾公孫衍閒之。至要王爲息壤之盟，所謂未有讒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也。及攻之，三鼓而卒不上。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于內，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則內有讒閒，又安知非以堅大將之志而成其功乎？然息壤一盟，所賴實多。設一必信者主于上，而又置一相閒者伺于傍，閒不勝信而足以相仗，則人主用能臣之資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于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富貴耳。王見六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于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夫合從，大事也。天下之士至衆也，而三千金足以鬪之。士賤如狗，秦已看破，卽從不散，何損于秦？然六國君臣亦何使士之窮而鬻至此乎？秦一國耳，能以三千金鬪天下士，天下之爲國者六，獨不能先其未鬪而收之乎？秦非惟料士之賤而易于取，亦已料六國之慳而難于予矣。

兵家只情形兩字，參得入微，當機自不犯手。武安君之自道其伐楚也，曰：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此主反爲客之勢也。自道其伐韓，則曰：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

鋒二軍爭便之形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魏。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此合反爲分之形也。

長平之後。秦失亡趙之機。趙懼而秦驕。自無勝趙之理。秦王自請白起伐趙。起不肯行。曰。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于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謀國之忠。盡此數語。應侯必欲誅起而無名。快心于趙。以致臣罪。暗刺應侯之心。尤爲微中。又曰。忠臣愛其名。臣寧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君之將。不覺說出本心。杜郵之劍。起明知之而甘受之矣。伐趙不行。與行而無功。皆足以成應侯殺起之計。而國事不問焉。吁。千古而下。爲應侯者。何患無人哉。

韓非斥秦之謀。臣不盡其忠。遺恨于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者三。而于長平之役。秦之釋趙。使趙得退而脩備自立。尤深致意焉。不知白起已先言之矣。其言曰。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彊。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言言皆韓非之指也。使起不先言之。論秦事者。不追咎起之疏哉。

邊吏浚民膏。損軍實。以餽遺權倖。非惟爲邊患不細。亦足傷忠臣清疆任事之心。而爲庸人養交欺蔽之地。然其來久矣。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或謂王稽曰。君胡不賜軍吏乎。稽不聽。軍吏窮。果誣以反。杜預伐吳。數餉遺洛中。貴要人問其故。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以預名德。元勳猶如此。況其他哉。亦可憐矣。

齊

章子以不欺死父之故。能使齊王必其不欺生君。士固有忠而見信者。諸葛瑾仕吳。不彊其弟亮背蜀。吳大帝以此信瑾之不背吳。皆可爲忠信之勸。

鄒忌衣冠窺鏡。問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不知其妻之私己也。問于妾則疑之矣。其妾美之。不知其妾之畏己也。問于客則疑之矣。其客又美之。不知其客之有求于己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非惟疑之。且信之矣。暮寢而思之。大有悟頭。入朝而見王。言其蔽大有作用。王曰。善。下令求言。曰。受上賞。曰。受中賞。曰。受下賞。與私我畏我求我三段。暗暗反應。轉境甚妙。千古臣諂君驕。興亡關頭。從閨房小語破之。快哉。令初下。羣臣進諫。數月之後。欲言無可進者。是受諫者絕妙結局。

楚軍之法。覆軍殺將者。賞極于令尹。昭陽已爲楚令尹。伐魏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得以蛇足之說止之。可見國家有事。人臣勳名已極。封賞已盡。其人多不可復用。何也。功不成則喪其所有。功成則不能加其所無。有生之樂。無死之憂。此田單攻狄之形也。況賢不如單者乎。

齊將封田嬰于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公孫闈爲嬰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夫齊之裂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此言有至理。卽尾大不掉。枝大披根之說。齊田氏魯三家。晉六卿。其驗也。使齊王聞此。當不敢封嬰于薛矣。

田文嘗諫其父靖郭君嬰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世矣。門下不見一賢者。蓋進之以好客也。然孟嘗君客

三千人止得一馮煖。始似不甚知煖。使有彈鋏之歌。煖之報孟嘗君也。爲之營三窟。使齊梁交重之。齋黃金相印而已。同其利焉。如是而已矣。嬰之客齊貌辯也。忘其人之多疵。門人證之勿聽。其子文沮之勿聽。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懽齊。貌辯者。吾無辭爲之。知之何其確而任之何其專也。及宣王薨。閔王立。靖郭之交。大不善于閔王。貌辯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公往必得死焉。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至其見閔王也。其一言王爲太子時。辨勸嬰廢之不聽。其二言楚昭陽以數倍之地易薛。嬰不肯。凡所以爲靖郭君者。無一步不自處死地。由此觀之。則靖郭之客貌辯。置其心于毀譽之外。固非孟嘗所及。而貌辯之所以報之者。投其身于生死之中。去馮煖遠矣。戰國之士稱孟嘗好客者。孟嘗之客三千人。而其父不三千人也。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教之以後起之藉。遠怨之時。其大指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全是老氏退一步之法。蓋其學于鬼谷者如此。由此觀之。則道德之意。不惟通于申韓。且通于孫吳矣。蘇秦之說秦惠王也。言戰之利。其說齊閔王也。言戰之害。蓋惠王主賢而國實。正當後起遠怨之會。閔王主驕而國敝。適犯先天下而主怨之形。戰不戰各有所宜耳。且秦不生戰國。親見戰之苦。其言不能痛悉如此。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尙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王孫賈之誅淖齒。立齊王。其母倚門倚閭之言。激之也。其

意在不得齊王則不歸耳。今人以此爲母望子歸之言，作兒女子私情視之，失之遠矣。

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殿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雖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救殺之，乃使人聽于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齊王忌田單而欲圖之，此密事也。他人不聞而貫珠聞之，爲貫珠者危矣。乃旣自全，又全單，旣全單，又廣王之意，而爲之收譽于民，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大哉言乎！所以處王者體面地步甚高，非惟爲君，爲大臣者尤當知之。爲君而妬其臣之善者，自同于臣者也；爲大臣而妬小臣之善者，自同于小臣者也。非高于自處之道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威后曰：「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知本哉。」又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撒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三問發端甚奇，而心亦甚熱。又

問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爲人。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此一問。膽識尤自過人。卽韓非所云太公誅華士者也。名法家學問。從何處得之。君王后事。秦四十年不被兵。人以爲齊亡于此。不知君王后內治。視趙威后何如也。

楚

江乙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上語易見。下語難知。深思而善用之。馭下之道。不出此矣。蘇子謂楚王曰。人臣莫難于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沙丘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于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進賢之難。難于人。進賢之難。難于爲主死。爲主辱。洞見至隱之言。人未道及。由此觀之。人臣妬而不進賢。雖爲主死。爲主辱。不足以贖其誤國之罪也。況庸庸者乎。

趙

智伯請地于韓。韓與之。請地于魏。魏又與之。韓魏滅智伯之志。定于與地之日矣。韓魏志在滅智氏。而不欲爲禍始。知智伯之欲。必不能得于趙。而趙襄子君臣之不足以辨智伯。待趙之起。而韓魏應焉。趙亦恃韓魏之陽合于智伯。而陰欲亡之也。故果于拒智伯之請地。而無所忌。張孟談之約韓魏。其線索呼應久矣。用趙以滅智氏者。韓魏也。蘇秦所謂後起之藉。韓魏得之。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寬其文法。三者皆無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焉。然則備遂可已乎。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

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牆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箇露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實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于牆。寓兵于柱。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既無勞怨可避。而又不藉資費。不假事權。不畏文法。如此脩備。居無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可爲。處處可爲。而一切委之不可爲。可嘆也。陶侃竹頭木屑。猶師其意而爲之。從古將興之國。與將亡之國。皆各有一種奇人生其間。張孟談既約韓魏之君。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張孟談。轅門之外。其志於其行高。孟談亦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智氏有過。趙有孟談。其心目靈警。真是犯對。孟談之言用則爲襄子。過之言不用則爲智伯。臣能當其臣。君不能當其君。故成敗異耳。今謂興國之必有人。而亡國之必無人。豈不誤哉。當智伯從韓魏圍晉陽。城且下。郟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曰。城降有日。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智伯以告二君。其庸淺已可笑矣。二君趨而出。郟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神識徵驗。一至于此。而猶不能悟。豈非亡國之主。禍來神昧乎。

武靈王胡服之令。行于公子成。又行于周紹。成叔父也。而紹太子之傅也。猶以體貌論之。趙燕臣隸也。則曰寡人胡服。子弗服也。逆主罪莫大焉。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直劫之以刑矣。蘇代說秦陽君。天下事秦有六害。皆不利于趙。而皆以君不得陰一語收之。事秦之利害。不在天下。不在

趙而決于奉陽君之得陰與不得陰。可見戰國之士不探得權貴人身家之便而微中之。雖有一片爲國真心。安能行其說哉。探得權貴人身家之便。而微中之以行其說。而後己之身家利焉。又不獨戰國之士也。然則人臣事君。探人主喜怒者。固落第二義矣。

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于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觀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曰。其子之肉而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旣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以樂羊之才之功。事魏文侯有餘。何必食其子而後爲忠且信。效易牙之所爲哉。觀斯贊一語。勝滿篋謗書矣。且質其生子而置之不顧。可也。子已死而啜其羹。何爲者哉。此可爲人臣殘忍求信而取疑者之戒也。

秦敗魏于華。魏王且入朝于秦。周訢止之。不可。支期止之。不可。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于應侯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支期恐長信侯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入見王曰。王母行矣。臣能得之于應侯矣。一魏王也。長信侯欲使之入秦。則入秦。欲止則止之。權貴人市其主之身。試于不測之地。以媚于彊國之臣。則亦何所不至哉。魏王行止。外聽于應侯。內聽于長信侯。然能使魏王不入秦者。長信侯也。能恐長信侯。使自首其使魏王入秦之情。而又能止之者。支期也。線索機關。已被支期點破。而千古庸君不悟。猶以其身供權貴人一擲。

悲夫。

六國割地賂秦之害。人能言之。莫透于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二語。從古亡國之禍。皆臣市其君。豈可獨怨于彊隣哉。

韓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怒色。昭侯曰。非所謂學于子者也。從子之請而廢子之道乎。又將專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從乎。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循功勞。視次第。此名法家學問得力處。申韓治國本領也。申子請官其從兄。昭侯不許而申子有怒色。是昭侯之于名法深。而申子之于名法淺也。成午從趙來。謂申子曰。子以韓重我于趙。請以趙重子于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由此觀之。戰國之士。誰非用其君以自便其私者哉。昭侯不爲申子用。所以能用申子。惟其名法之學深于申子故也。

燕

蘇秦說齊宣王之言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此爲齊伐燕言之也。然戰國之士。沒于富貴而殺其身者。正坐此病。魯連輩所以不食戰國之食者。非不饑也。不敢食烏喙耳。蘇代爲燕謀齊。請以寶珠玉帛事其左右曰。夫驕主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于財。痛入骨髓之言。每感承平君臣。誦此爲之心悸。國旣亡矣。貪者持其財。安往無事。語之則不信。事至又無及。千古一轍。神或蔽之。

悲哉。

郭隗論致士。請先從隗始。其主不以爲嫌。而隗亦不自爲嫌。真心謀國人。自無形迹可避。蘇子始爲燕說齊伐宋。非讎宋也。齊伐宋。宋急遣書昭王。使之取秦窮齊以釋宋。非德宋也。齊力未敵。則使之伐宋以敵之。齊力既敵。則與秦共承齊之敵。承齊之敵。乃說齊伐宋之本謀也。次第先後。自是如此。其意原不在伐宋與釋宋。在爲燕謀齊耳。戰國策士中。忠于爲一國者。如蘇氏兄弟之于燕是也。

史懷卷五

史記一

五帝本紀

太史公五帝本紀贊。不作一了語。其一段傳疑。不敢自信之意。往往于運筆虛活承轉處見之。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使人讀未終而先得之。其引證原委。又似歷歷有據。正其不敢自信處。蓋多聞而後能闕疑。多見而後能闕殆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作史之本。擇其言尤雅者。是作史之法。一部史記要領盡此矣。

周本紀

古公是古今第一知取舍人。和戎之說。實自古公啓之。土地重于財物。則畀財物。人民重于土地。則畀土地。然狄人能舍財物而欲土地。其取舍又自不凡。蓋亦漢世冒頓之流矣。遷岐後。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居之。作百官有司。民皆歌樂之用。夏變夷。千古特識特力。周有天下。定于此矣。古公立季歷。以傳昌。積德累仁。使子孫得待時乘勢。以有天下。此亦開國立家至情。初無損于古公。故翦商之說。周人自道之。初不爲其祖父諱也。而後人乃屑屑焉代爲之諱。不亦多事乎。是欲使前而古公。後而武王。與文王同一行徑而後可。此古聖賢必無之勢也。孔子論周之至德。自太伯文王外。不彊及其他。嗚呼。盡之矣。

姜里之囚。閔天之徒。患之用美女文馬。因嬖臣獻紂。以贖文王。處昏暴之君。不得不如此。是亦臣子至情。所謂巽以濟蹇也。且救君父。而又爲百姓去一炮烙之刑。豈可以其出于美女文馬而不爲功哉。齊世家謂其本謀出太公。尤爲得之。

秦本紀

秦之先蜚廉。惡來父子。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誅惡來。是時蜚廉爲紂。召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此千古義人也。嬖倖之臣。豈可易言。晏子曰。國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若蜚廉者。可謂無負于私暱矣。樂布反命。祠彭越頭下。差有此意。嗚呼。後之以忠義自命者。其于故主存亡之際。視蜚廉何如哉。

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五歲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魯豎牛爲叔孫氏廢二子而立昭子。然討豎牛者。卽昭子也。三父爲秦殺出子而立武公。然討三父者。卽武公也。假手藏機。天人之間。妙有微意。使二人枉作賊臣。巧哉。若討賊出于他人。則尋常矣。凡報施之尋常者。皆不足以警頑悍之人也。

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其妙在于用誘。誘則誘矣。然從一片求賢苦心出之。其取由余于戎。

亦略祖此意。及得奚，授之國政，號曰五穀大夫。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臣常困于齊而乞食餽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積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積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爵祿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奚之于蹇叔，一一從識上看出，可謂觀其大者。繆賢于藺相如，亦以此得之。秦君臣如此，所以霸也。

舉大事以人心爲本，雖作不順，亦恆藉民心爲之。晉殺丕鄭，鄭子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誅大臣是動衆事，而反以此察其民之調，看得甚妙。司馬懿誅曹爽，何鄧而民安之，只是得民耳。田恒亦用此取齊國，有民而使人得之，藉吾民以爲所欲爲，而國亦從之，可不畏哉。

由余入秦，秦繆公問以中國詩書禮樂法度，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戎狄不然，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此種議論，全是一部莊子學問，大旨在簡易，以便民而勿彊之，其用意自妙。而商君遂醜詆先王之法，而破滅之，以爲其所爲。秦以富彊兼天下爲皇帝，不知秦之所以帝，正秦之所以亡也。蘇軾謂先王制禮，莫不近于迂闊，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秦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恥于無禮。又云：秦變篆書爲隸，簡策爲紙，簿書繁多，吏不能究。姦人有以厝其手足，如今世而尙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道無由。簡易之流弊一至此，思深哉。其言之也。由余之論，一變

爲商君申韓原于道德。豈不信哉。太史公推言之。蓋有深感矣。

秦始皇本紀

秦以名法繩臣下。臣下所以禦其上者。由恐懼生蒙蔽。由蒙蔽轉入遊戲。名法之效。以遊戲終。而國隨之。乃知先王德禮之所以久也。太史公之傳酷吏也。曰。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近于戲矣。蓋以此爲漢用酷吏效驗結局也。吁。得之矣。

始皇用衡石量書。太史公曰。貪于權勢。至如此。用貪字。易卻勤字。用權勢字。易卻政事字。洞見深文。後之史官。無此眼。無此手。博浪之椎。誤中副車。大索十日。不得此。自子房高手。二十六年。墜星至地。爲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秦法如此。而猶有不到處。智力其可專耶。至平陰道。有人持壁遮使者曰。明年祖龍死。則法之所加。人不敢開口。鬼弄之耳。

以秦末土崩。而猶能誅陳勝項梁魏咎。固彊兵之餘效也。然秦隨以亡。民動盜起。徒恃力足以勝之。勝之而無補于亡。況後世承平之後。兵無可恃。勝之亦不易乎。

項羽本紀

司馬遷以項羽置本紀。爲史記入漢第一篇文字。儼然列諸帝之前。而無所忌。蓋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所以掩其救李陵之失也。然觀羽舉動局量。自無作帝王之理。蓋帝王有帝王之分。英雄有英雄之分。項梁之分。止于破秦濶陽。項羽之分。止于西入關。梁濶陽以後。羽入關以

後著著皆錯。分止于此而不能過也。使其過之。梁可羽而羽可沛公矣。梁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非有兩段大喜。略知其意。自然不可竟學矣。妙解難與人言。陶元亮讀書。正用此法。

戮會稽守通一事。與陳涉田榮起手略同。庸人不能爲。帝王不屑爲。真羣雄局面也。

陳嬰之母。止其子勿王。以讓項梁。然其識力。殊不在此。在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數語說得有權術。是世上第一占便宜人。沛公之起。蕭曹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二人安身立命。全是此一段主意。

楚懷王用宋義爲卿子冠軍。直以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一語破的耳。義謂項羽曰。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飲酒高會。驕惰甚矣。何以責項梁也。留安陽四十六日不進。胸中原不能辦耳。承秦之敵。語似可聽。然實無所見。不過戰國鸚鵡蚌蘆話而已。承平日久。人不習兵。倉卒求一將。無從摩娑。聞一言之近似。卽以爲能。不考實慮遠。漫然授之重任。古今用人。往往如此。

信陵竊符救趙破秦。已竊符矣。雖欲不破秦而不可得也。項羽殺宋義救趙破秦。已殺宋義矣。雖欲不破秦而不可得也。何也。無退步也。善爲必勝者。不留退步。

沛公謝羽鴻門一事。其閒機緣所湊合。有少一人不得。省一步不得者。節次所布置。有多一語不得。錯一着不得者。項伯夜告張良。天送一項氏人與沛公及良用也。良入告沛公。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

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何其見事之捷。而入想之細乎。從張良樊噲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先入關。得見將軍于此。謝羽詞氣。只合如是。卻妙在入關秋毫無所犯。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等語。先向項伯講明。傳意于羽。後又留與樊噲代爲說脫。此處全然不露。蓋謝羽只在平其氣耳。一說事理。便落第二義矣。此是古今應變解紛一大關目。太史公寫一榜樣示人。當細看之。益人智意。

人主不與臣下爭智力。而氣局自勝之。良謂沛公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此倉皇中倔強也。樊噲擁盾入坐。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及噲折項王。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此驚怖中安詳也。地步體面。毫不自失。一時應機鎮物。發付之妙。更不能別尋一語替之。二主如此。在楚欲勿爲項王。在漢欲勿爲高祖。其可得乎。

鴻門一役。張良之智。樊噲之勇。天護真主。缺一不可。不知二人膽智。皆從忠孝天性中出。方是真正膽智。所以卒能濟事。項伯要良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此時良非沛公臣也。尙不忍負其念頭本領。與漢興諸將相。已自不同。至讀樊噲所云。臣請入與之同命一語。感動幽明。鬼神爲泣。豈尋常武人可到。其擁盾帶劍。裂眦怒髮。氣固足以制人矣。飲酒啗肉之後。徐折項王。節次尤妙。莽莽中有左師公緩步迂語氣象。其一段正議。妙從樊噲吐之。若出自張良。則漢輕而語亦疑矣。尤妙在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二語。蓋封侯之賞四字。明明以盟主推尊項王。項王得此。意滿而心解矣。其

立言之妙如此。觀噲諫漢王入關及枕宦者數事。有大臣風節。噲不死。其肯黨諸呂以危劉氏乎。留侯不必言。詩曰。糾糾武夫。公侯腹心。噲足以當之矣。

太史公敘項羽封賞諸王侯將相。其用意之公私輕重。一一從虛字過接處摹寫。肺肝如見。真是老吏舞文手。先用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二語。說透項王心事。本領眼力已高。而以項王乃自立爲西楚霸王。終之筆下如破竹。

高祖本紀

沛公入關。西略地至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衛衆距險。今不下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圍宛城三匝。此留侯佐漢初著絕妙起手也。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止之。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留守宛。宛大郡也。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莫若約降其守。因使止守。引其兵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陳恢此策與蒯通說武信君封范陽令。下趙三十餘城同意。恢雖爲南陽守。及自爲。其實與子房計先後相成。缺一不可。沛公入關緊要著數也。

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拒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武關。項羽必引

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閒，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袁生此策，亦漢得天下要著。楚雖勝漢，力疲而神亂矣。所備者多一語，尤爲居要，可悟兵家分合勞逸之故。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如弈者然，妙處不過數著，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不計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于睢水，可也。項王怨黥布，漢得使隨何說降之，雖使楚擊破布，可也。此楚讓漢妙著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于蜀，燒所過棧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擾漢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反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此漢自得妙著也。楚方自賀戰勝，而不知漢有天下之局，已定于此數著矣。妙著有數端焉。我與敵之所共，敵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先著。我發之于此，而敵不得備之于彼者，曰警著。敵備之于此，而我引之于彼，使不得至此者，曰鬆著。我與敵俱不得與，旁出而中起之，敵所不利，卽爲我所利者，曰應著。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勝者，曰穩著。取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帝王初興，其智勇盡取之臣下，又皆其故等夷，必有一種意外舉措，先制其命，奪其魄，使不敢動，而後能爲吾用。高祖至脩武，自稱漢使者，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至定陶，馳入韓信壁，奪其軍，此時已弄信于掌股之上矣。駕馭籠蓋，寓于玩戲之中，足以逆折其邪萌，而消之于未然。韓信不入蒯通之說而不反，非不欲反也。知其反之無能爲也。知反之無能爲，而又負反名，信豈肯爲之乎。善乎信之言曰：陛下不善將

兵而善將將。此心服之言也。高祖自謂不如留侯。蕭何韓信。而又曰。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二語殊占地步。非謙遜歸功臣下之言。正自明其能驅策智勇出三人上耳。封王子弟。至吳王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若耶。屬呂后後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此從何處看出。悍王驩后。當亦骨驚。文帝勞軍至灞上曰。如兒戲耳。則二將伎倆已落其胸中眼中久矣。帝王識量與臣下不同。屈策屈力。豈待其反而後制之哉。

漢五年。諸侯羣臣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事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真英雄真皇帝之言。敗盡後世勸進者之興。至蕭何營未央宮。則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此何時也。而猶云云。遠識遠慮。其異于羣雄以此。光武有言。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亦是此意。然其徵時。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高祖卽自疑。此何等事。而以自疑。出關令除秦社稷。立漢社稷。乃二年二月事也。則其意向局面久定矣。蓋所可自許者。有天下之才。故未爲天子之時。自視常若有餘。所不敢自信者。有天下之心。故將爲天子。及旣爲天子之時。自視反若不足。

高帝終不以戚姬故。廢嫡立愛。明知有人斃之虐。諸呂之禍。而聽後人爲之。所不肯作法于涼。不獨開國遠慮。亦自是丈夫氣。然呂雉老狐。不得用武帝處鈞弋夫人法處之。爲千古恨耳。高帝病。呂后問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次曹參。次王陵。次陳平。次周勃。此數人者。呂后瞑目屈指中數之熟矣。窮究到底。正觀其用人次第分數何如。其意不在劉氏。而觀其何以備呂氏也。不待其詞之畢。而帝已見其肺腑矣。問

至周勃漢之人數已窮而復問其次尤爲很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一語恨甚此時發付只得如此然上亦知呂后之老諸呂之庸而平勃諸人辦之有餘知平勃諸人之足以辦諸呂又何必除一呂后以爲開國綱常之累哉上之言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爲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其一片苦心如醫之量藥剛柔佐使毫釐不差而低回顧步長慮深思尤于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一然字中見之處分如此則帝亦何有于諸呂也蘇軾謂不去呂后爲惠帝計如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僕不敢與弱子抗當時韓彭已死其將以蕭曹平勃爲豪奴悍僕乎似亦不倫之甚矣且自蕭曹平勃輩而下其能爲豪且悍者誰也漢之不必除呂后正以有平勃輩在耳他日呂后欲王諸呂問于平勃平勃順旨蓋諸呂伎倆業已看定算定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時不可爭不得不爲此養晦行巽之道以爲所欲爲耳然其際亦危矣

呂后本紀

項羽入本紀在高祖本紀前惜羽之奪于漢也呂后入本紀在高祖本紀後惠帝遂無紀危諸呂之奪漢也

周昌當高祖時不阿高祖意廢太子立趙王所以當呂后時能不阿呂后意保持趙王此高祖託趙王于周昌意也在期期不奉詔時已定矣

留侯有逆子辟疆使呂氏得握大權以危漢千古遺恨自是漢家殺運未休天生一鄼商子寄救之妙甚

呂后謂酈兄不欺己。酈兄二字。口角面貌酷象。或作酈况。便失之矣。

呂后病甚。部署後事。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仍誡曰。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勿送葬。毋爲人所制。主意如此。雖百酈寄何爲哉。及寄給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呂嬃聞之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無處矣。適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以此觀之。呂氏獨有兩女子。祿產輩奴耳。呂雉死後。諸呂中有一人如嬃者。漢危矣哉。愚嘗謂嬃封臨光侯。自是爵賞之妖。然嬃之雄略。消得一侯。勝呂氏數王耳。

齊王舉兵誅呂氏。呂產等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屯留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此最是誅呂安劉先著。其得力在平勃朱虛之前。呂產欲發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呂氏之敗。敗于灌嬰牽制耳。文帝卽位行賞。先論灌嬰合謀功。而後及平勃朱虛等。得之矣。

文帝本紀

趙王恢幽死後。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有識有體。藏身甚妙。此老氏退一步法也。文帝善用之。

卽位之三年。遣諸侯之國。固自有深意。然其言曰。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出題甚正。立言甚妙。一毫形迹不露。此大作用大權術也。三年十一月。又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

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駕馭責成。何其雄警而詳安也。

緹縈上書救父。自是豪傑立言婉篤。情理感人。肉刑法其來久矣。以一女子除之。其功又豈止救父哉。然文帝博大長者而學道人也。胎骨中原有此慈慧夙根。

文帝謙遜愛養。事事以靜爲主。至欲自將擊匈奴。大臣諫不聽。何其勇也。愚嘗謂文帝用兵。遠過武帝。武帝擊匈奴。在行一己之志。故常生事。文帝在圖天下之安。故常歸于無事。大小公私。其本末不同耳。文帝遺詔薄葬短喪。其旨本出老莊。而以一片虛懷謙志發之。不露奇言異迹。帝王舉動。自應如此。不爾。便是一楊王孫矣。

天官書

此書以理數爲主。文之工拙不必論。然文不能妙。將使人苦其艱而棄之。故凡文章敘事理幽蹟者。必使讀者雖不甚悉其故。而其文一一有鍼路可尋。誦之了然。乃爲妙筆。如天官書等作是也。蓋由作者能了然于心口手之間。寫幽蹟處。與尋常顯明者無異。而其古而靈。奧而動。整而變。奇而則。亦不出此而有之。一部天官掌故。得存于後世。固文筆之妙留之也。

封禪書

封禪依古郊祀崇望之義。後世人主用以誇其受命之符。從驕心出去之已遠矣。漢武附之求仙長生。則又益一癡心。支離紐造。愈遠愈訛。此書妙在將黃虞歷代祀典。與封禪牽合爲一。將封禪與求仙牽合爲

一。又將河決匈奴諸事。與求仙奉合爲一。似涉博會。而其中格格不相蒙處。讀之自見。纍纍萬餘言。無一著實語。每用虛字。誕語翻弄。其褒貶卽在其中。蓋武帝雄主。甘心求神。必有一段微言妙理。足以深入而先奪之。太史公舍其微妙者不言。而娓娓談方術。皆不出虛穢之語。如夢如瞻。如譴如兒戲。如街談。寫人主迂默惑溺。全在事理明白易曉處見之。所謂欣然庶幾遇之。羈縻不絕。冀遇其真數語。是其胎骨中貪癡種子。疑城慾海。累劫難斷。怪迂阿諛苟合之徒。接踵而中之。往無不獲。其原在此篇末一語曰。然其效可觀矣。意興颯然。斷案悚然。此一篇長文字。最好結語。卻妙在含蓄冷冷。無極力收括之迹。

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五也。真主之言。無所因緣。斬斷葛藤。自是特識。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明明以黑帝自處也。雄斷如是。方士烏得而惑之哉。

褚先生以封禪書補武帝本紀。此用考工記補冬官法。不知司馬遷仕武帝朝。武帝紀自當待後人爲之。不必有紀也。其一切可喜可愕之事。散見于諸傳紀之中。而使人自得之。微獨武帝卽諸帝有紀者。亦不過編年梗概耳。其詳自散見于他處。作史之法。原是如此。

河渠書

三代至漢。言水利者。以漕而兼溉。鄧艾屯田。又以溉兼漕。後世營一漕而力不暇給。文法繩其後。事變亂其中。不敢復言溉矣。

鄭國爲韓開秦。令鑿涇水。開渠溉田。此商君疆本之謀也。苟免韓一時之患。而永開秦數世之利。使秦暫寬一韓。而兼收六國。安在其爲韓開秦乎。蓋戰國策士之習。本爲身謀。術用身利。初無分子在韓。與在秦也。秦幸而韓不幸耳。

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一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開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漢言治河者三。鄭當時漕與溉全利。通褒斜者。見其利。不見其害。番係之言。利害半。此其大較也。

然河之爲物。天時地理人事。相馭成變。全利之說。未可長守。而通行之要。當擇其利害中之輕重耳。武帝塞宣房。實有一段畏天憫人之意。所謂以秦皇之力。行堯湯之心。功成而利亦普。未可概以好大二字抹殺之。所以武帝紛紛制作。太史公皆有貶詞。而此書獨無譏刺也。

平準書

平準書言財賦。而一代世變人情。紀綱風俗。反復之故。有順而相因者。有逆而相反者。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又曰。一質一文。始終之變也。二變字是一篇眼目。血脈節節相生。不出變字。蓋胸中別有本末。而借一事發之。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著。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繙之禍。所謂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世。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錢幣不效也。耐金而耐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曰。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曰。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曰。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曰。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躡財役貧。曰。公卿大夫諂諛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已見而勢已窮矣。至于告繙之令下。以天子而同于盜與兵。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爲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爲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于縣官。而相灌輸。貴卽賣之。賤卽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

饒。是利臣籠絡人主之語。而賞賜帛百餘萬匹。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緡。此卽平準之效也。或曰。是又以天子而同于負販矣。以天子而同于負販。不猶愈于以天子而同于盜與兵乎。且告緡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曰。平準者。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其道不得不出于此。然則史遂無譏乎。曰。惡得無譏。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爲武帝之天下也。觀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于平準之故也。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爲用。在乘其急而捷得之。一不得則興盡而意改。故其道難于持久。今式輸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報冤。奇矣。數歲不報而田牧如故也。持錢二十萬給徒民如故也。外繇四百人盡復予。縣官如故也。爲郎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爵。使人主自予之而已。若無所取焉。故古今善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于奇。難于其奇而能持久。公孫弘。鐵人也。駁之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然卒不能出式。穀中。式之彊忍。出弘上遠矣。至已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鹽鐵船算。欲享弘羊。置身于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一生狡狴。以持正終。何其工也。觀其操放進退。蓋得老氏之術而用之者也。

十餘鍾致一石。只七字寫盡千古漕解之苦。

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後世鹽法。倣此意爲之。

言利之流。至選舉陵遲。吏道雜而多端。猶可言也。至廉恥相冒。諂諛取容。不可言也。非洞見本末。說不到

此。

太史公詳著卜式始末。與平準意義原不相蒙。蓋天子尊顯卜式。其意在風示天下。使百姓分財助縣官。較之鬻官鹽鐵規模稍寬。較之船算告緡情理稍順。而天下猶然莫應。則其勢益窮。而其道益不得出于平準。平準行而弘羊用。弘羊用而式黜。輸財助邊之效。益無所發明。所謂不加賦而用饒。名與實。弘羊徐收之。而式袖手觀焉。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上令官求雨。式突然曰。亨弘羊。天乃雨。其中熱而目出久矣。



3
4
3560

史

懷

二

史懷卷六

史記二

吳太伯世家

太伯心同夷齊而才過之。故讓國而能不失國。

季札古之篤于友者也。所至以人才爲念。不識其賢者不已。與人處吐出心肝。忠告勸人。蓋有心用世人也。獨愛身一念太重耳。故凡事皆不肯犯手。當闔閭弑立之際。趨避圓捷。與晏子處崔杼之亂。同一機權。是古今一大鄉愿也。

伍員奔吳。不歸王僚。而客公子光。員欲有光而用之也。伐楚之利。光不使員之說得行于王僚。光欲有員而用之也。英雄心計。各不相讓。而相爲用如此。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進之光。轉想甚捷。解人相遇。點頭卽知。千載在目光。喜乃客員。員退而耕于野。以待專諸之事。藏身觀世。節次地步。何其妙也。然殺人之君。以自快其父兄之仇。能無天道。屬鏤之報。有由然耳。

夫差之報父仇。自是千古孝義男子。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對曰不敢。二語可泣幽明。子胥抱父兄之恨。機緣本末。尋對正爾相值。赦越王一段。若不以驕心出之。豈不是英雄收放。觀劉項吳越成敗之際。可見古今霸王。其君若臣。無樸心而慈性者。

083
1124
2:356

史懷 卷六

七九



52436

齊太公世家

古聖賢如黃帝太公皆是得人。司馬遷謂呂尚多奇計。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奇計陰權四字。乃後世腐儒所首爲太公諱者。不知太公事周。其本領不出此四字。但用之妙耳。古聖賢何事廢權謀。況兵乎。治齊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已豫作一富彊之規。爲管子霸齊張本。周公見太公報政速而伯禽遲。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周公豈不能爲太公所爲哉。能爲太公所爲而不爲。寧聽後世北面事齊。此其所以爲周公也。然田和篡齊之後。魯之血食者數世。弱者後亡。孰謂齊得而魯失哉。

晁錯有言。五伯不及其臣。此語說桓公與管仲尤確。然射鉤之時。小白佯死以誤管仲。管仲不知。畢竟桓公先管仲一著。此其所以能臣管仲也。

春秋諸伯佐皆不及管仲。而齊桓本質較之晉文楚莊秦穆爲最劣。獨以能用管仲勝之耳。是以用管仲則伯一不用而其敵幾可以亡。管仲病而問相。此何等大事。乃及于易牙開方豎刁。庸妄之極。已盡于此。一問矣。志氣如此。卽幸而聽管仲言不用三子。又豈能更求賢者而用之。況卒用三子乎。然殺子以適君。忘親以適君。自宮以適君。三子所以中桓公而致其問者。正在于此。管仲卽以此迎而斬之。可謂妙手。非人情難近五字。是千古觀人用人始終定案。告昏庸之主語甚簡捷。而猶不能入。甚矣桓之易惑而難悟也。

燕召公世家

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于是召公乃說。始而曰。召公疑之。曰。君奭不說。直道也。既而曰。召公乃說。虛心也。疑而後信。乃爲真信。不說而後說。乃爲真說。古君臣朋友之間。相知相得。正在于此。所謂和而不同也。豈必一一不疑。一一皆說。而後爲周召乎哉。

管蔡世家

周公誅管叔後。分殷遺民爲二。離其黨。弱其力也。其一封微子啓。其一封康叔。仍是監殷故智。而其迹不露。歷變而心計彌精。孰謂聖人無術哉。

楚文王虜蔡哀侯以歸。留九歲。死于楚。虐甚矣。其後懷王客死于秦。報施之間微矣哉。

陳杞世家

國君宣淫而殺其諍臣。亡道也。乃陳又甚焉。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于夏姬。泄冶諫。公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其失又甚于自殺之也。惡乎可。

衛康侯世家

伯夷叔齊。利所在則讓之。伋與壽。死所在則爭之。讓。仁也。爭。勇也。天倫之間。吾願爲仁而不忍言勇。雖然。

爭死不難于讓國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晉世家

成王與叔虞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于唐。後人紛紛是非竟無定論。不知天子之弟出封于外。自是周家常典。特地定于唐。故史佚因而成之。卽無削桐之戲。此舉故終不可廢也。若典禮所無。及一切私暱恩倖。史將諫之。其肯遂君之過乎。

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叔伐曲沃。武公此舉在衰周自不可少。武公入于曲沃立晉侯弟緡爲晉侯。立二十八年而後武公始滅之。此二十八年。一日皆桓王之賜也。至釐王受賂命武公爲晉。如祖父擊盜而其子與之市。因以爲利焉。敗興極矣。

晉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其妖黠動人。全在一段廢立正論。似不從姬妾口中出。而機鋒險毒。在數將兵百姓附之二語。陵逼之形。隱然言外。爲後來弑代暗伏一案。及置藥胙中之計。得行。驪姬又泣曰：太子何忍也。史遷兩泣字。寫出情形。千載如生。若只如戚夫人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則庸且淺矣。又賂二五。使出太子申生于曲沃。出重耳夷吾于蒲與屈。則曰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女子小人。偏有此標本遠謨。足以聳動雄主。而民慢其政四字。此管商經國語。二五從何處拾來。美女破舌。利口覆邦。豈漫無所操而嘗試之乎。

獻公謂荀息曰。吾欲以奚齊爲後。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息此處不及周昌遠矣。息之死自不錯。錯在以立奚齊自任耳。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息死于信。不死于義。不學之過也。爲大臣者。其可以不學乎。

重耳以亡人留齊五歲。此時處約。非處樂也。其愛齊女無去心。當羈旅疑畏之際。藏身觀勢。其道似不得不出于此。從者謀行。桑上人知之。以告其主。其主殺之。勸重耳行。重耳猶辭之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數語蓋從戒心出。正以堅齊女之意。而防其泄。破其忌耳。及齊女謀醉而載之。以行。始得坦然脫于樊籠。英雄一片深機苦志。其可以告人乎。襄公卒。趙盾執政。太子夷皋少。國人以亂。故欲立長君。盾乃迎公子雍于秦。欲立之。秦衛而送焉。將入矣。太子母日夜抱太子泣于朝。盾與諸大夫患之。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發兵拒秦。送公子雍者。廢成謀而挑疆鄰之怒。無故而欺公子雍。此國家何等事。而盾舉動始終輕戾。一至于此。夷皋立是爲靈公。推而論之。則靈公蓋盾所本欲廢不立。立公子雍。雍立不成而復立之者也。雖立之。德不勝怨矣。鉏麇伏甲之謀。蓋自迎立公子雍時已定之。此亦人情所必至也。豈患其數諫乎。若是乎盾之開而鈍也。

楚世家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夫重黎之誅共工氏。特不盡耳。帝嚳誅之不疑。古軍法之嚴如此。然不盡云者。可以誅之詞也。縱寇養亂。其意可疑。而其情不可赦。甚于力不能誅。

之者矣。

楚莊王負大志善藏其用人也。卽位三年淫樂不聽政用以自晦而大有爲耳。被伍舉看破微言挑逗只得說出。非因舉之言而後悟也。雄謀隱衷一時君臣相視莫逆。千古讀書人容易瞞過。

春秋時伍氏之釁子胥入吳。楚始終爲吳所困。至昭王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殺吳王。吳乃怨越而不西伐楚。此吳越之所以敵而楚之得由春秋而戰國稱七雄者。其機緣關節全在于此。儀秦縱橫之士其意以遊說取富貴止耳。然以商於之約欺楚。楚方甘心于儀。儀請自往謝楚。雖恃有靳尚在內。然膽智亦已過人矣。豈後世謀國者所及。然則遊說以取富貴。又豈一切身家趨避之人所能倖而致乎。

越世家

句踐滅吳。後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于宋。與魯泗東地方百里。夫句踐起小國窮而滅一彊吳。此數處者其勢非越之所得獨有。其勢非越之所得獨有。而因以與人。不待人請之。自作恩威。占一先著。蓋同一與地也。自人請之。則我畏人。我先與之。則人德我。其取舍因應之妙。固范蠡輩作用也。

能用財者少子也。能用財之人者朱公也。朱公之妙不在用莊生而在用少子。用少子則中子生而千金固在。用長子則虛費私齎之千金。而無益中子之死。故古今事無大小。其成敗只在明取舍。明取舍只在知人。越滅吳。霸諸侯。得力在一范蠡。而史遷以活中子一事爲越世家終局。舉此以見蠡之用財用人。

所以事越之道。不出于此。不然是陶之一富人而已。重于棄財。此今世俗富人所謂保家主也。而其害至于殺其弟。蘇子瞻嘗謂子弟不才。亦有用處。從此看出。

朱公不得已遣長男。已知中子之必死矣。屬之曰。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二語正庸鄙富人所難。朱公不遣長男。意正在此。若少子去則不須爲此言矣。莊生謂長男亦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卽弟出。勿問其所以然。數語正是無與爭事之意。智謀所見。自然暗合。長男蠢物不知。亦何足怪。使莊生長者。以通家年少見遇。正當憐之。終始周全。其解紛之仁。不取之義。不必見諒于賈豎之長男。亦何患不見信于知己之朱公。乃硜硜一念。必殺一朋友之子。以自明其不取金。小人哉。莊生何其忍而狹也。

鄭世家

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夫以桓公之賢。大不言霸。小不言彊。而急急乎逃死之不得。何其言之太甚而不祥邪。及犬戎殺幽王。並殺桓公。秦非子亦與焉。逃死之難如此。人不生亂世。安知此語之真。士大夫願天下太平。不獨爲國。正以爲身。彼小人安危樂禍。不顧國家之亂者。不知逃死之難故也。太史伯教桓公居饒鄒之間。而勿近楚。桓公雖死。鄭亦能國。周衰。料齊秦晉楚之必興。一部春秋戰國全局。從數百年前掌上畫定。如數一二。理乎數乎。時與勢乎。何其不失尺寸也。生亂世有此識鑒。何患趨避無門。藏身無所。

傅瑕殺鄭子而內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去一君以立一君。雖有德于人。人卽以此疑之矣。此魯豎牛晉

里克之所以死也。其本謀在樹德于人。以自爲利。而先處一死也。然則欲勿處此地者。在勿爲德我者所疑而已。以周昌之戇。而廢立之際。得免于死者。不爲人所疑也。

晉平公有疾。卜實沈臺駘爲祟。子產詳二神所出。至辨至核。令其胸中豁然而後。乃曰。然是二者不在君身。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前段之意。其歸重全在此。正欲公之聽于人。而不聽于神。其立言節次甚妙。平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似全不達子產之旨者。何其喜于徵事。而略于觀理也。以叔向之賢。而從君諾諾。聽言之難如此。

趙世家

事有可筆諸書而不可見諸事者。如太史于趙盾書弑其君。可也。直以弑君之刑。刑之。不可也。屠岸賈滅趙宗。畢竟用董狐一語。作口實。可不慎哉。

全趙祀。始終自是韓厥爲主。厥告趙朔趣亡。朔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朔亦自知人。韓厥許諾。厥從何處許諾之。此時朔未一言。及程嬰公孫杵臼也。無程嬰公孫杵臼。厥將不全趙祀而立其孤乎。稱疾不出。妙用深心。其際甚微。難以告人也。

扁鵲醫也。視簡子病。其言又近于巫怪甚。引秦穆公事。通博辨悟。似子產一流人。醫豈易言。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富之可三字。原非實語。其意在緩之耳。然此語一出。烈侯欲賜歌者田。公仲自不能變其初說。應曰。諾。居一月。問歌者田。公仲曰。求

未有可者。愈欲緩之而別爲計。然未有所出也。若只就此事尋討。有何出路。奪門轉關。必于此一事之外。別開妙想。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相趙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心開而途啓矣。乃進牛畜荀欣徐悅。復問歌者田。公仲曰。方擇其善者。同一緩語。求未有可者。胸中無主而緩之也。此語有主而緩之也。有主則詞益緩而意益定矣。三人進而君漸說。至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使人主自作自止。而人臣若不與焉。此三代以上大臣事君之道也。然其要在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一語中竅。臣不知其君。納牖遇巷。從何處入手。

武靈王胡服主意只爲教騎射耳。教騎射可也。何必胡服。人主以騎射之故。率一國而胡服。則騎射重矣。騎射重而後能教民騎射。是胡服之意也。

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亦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橫態傲語。目無一世。寫出英雄在。目其妙在于頑鈍。惟其頑鈍。所以能勇決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于親而國聽于君。又將大道理。歷此一輩庸人。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其言何其沈而透也。然作此一段極奇舉止。又須看他此後用人行事部署收放之妙。

武靈王始末規畫。止于疆國。探敵餓死。與齊桓公尸蟲出戶。同一結局。若武靈王者。人臣之才略有餘。帝王之識量不足。

左師公諫趙太后出長安君爲質。不當在言語上看之。全在舉止進退有關目。有節奏。一段迂態頓語。字

字閒話。步步閒情。與本事全不相沾。而一字一步不可省。得力處即在于此。又妙在一字一步。俱從婦人性情體貼探討出來。未及正說而氣已奪矣。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稍解。轉關之難在此。其工夫卻在前段。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漸漸入題。一毫無迹。至太后曰。丈夫公憐愛少子乎。則題目在我。收放如意。千言萬想。只欲討此一句。以後便如破竹矣。蓋老臣一片爲國苦心。誠則生巧。正可與公仲事參看。而烈侯丈夫也。故用正。太后婦人者。故用譎。

魏世家

李克與魏文侯定相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至云魏成子所舉三人。君皆事之。翟璜所進五人。君皆臣之。以此定二子相不相之故。詳其始末文義。原只重達視其所舉一句。蓋達之所舉。卽居之所親。富之所與也。猶得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卻以五者並說。立言甚妙。論其理而不必指其人。此對解人言也。文侯已得之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慧而捷至此。讀之快人。李克趨而出。過翟璜。璜問卜相爲誰。克曰。魏成子爲相矣。一時君臣默會。莫逆光景。千載如生。然謂食祿千鍾。十九在外。十一在內。則不爲不取。二義亦備其中。又以此爲魏成子得士之本。尤有原委。信陵君上書魏王。止在親秦而成韓。以求故地。所謂其兄關弓垂涕泣而道之者也。主意在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三句。又恐魏謂秦之將攻楚趙而寬于魏也。卻將秦所以不攻楚趙之故。盡情說透。而所云非魏無攻之說。其意自明。其言自省。此先秦文字有閒力處。魯連之說燕將。春申之說秦昭王。皆用

此法其旨與蘇秦合從無大異。而立言之意不同。蘇秦規其利。羈旅之人。事成與分其利。故其言夸。信陵規其害。同姓之臣。國亡與共其戚。故其言苦。信陵此論。不入本傳。而載魏世家中。見魏之存亡係于此也。可謂觀其大矣。

田敬仲完世家

田常厚施于民。民歌舞之。既弑簡公之後。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由此觀之。孔子請討之舉得行。未爲無成也。然其收拾人心。布置規局。其節次亦自不同。恩威在我。欲盡誅鮑晏監止。乃言于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四語奸甚。千古篡弑人盜人國家。同此一種學問。

孔子世家

孔子而王也。不幾于臣魯乎哉。愚所不敢言也。史遷世家之。是用漢法侯之矣。用漢法侯之。其亦可也。曰。猶愈于王也云爾。

陳涉世家

勝稱涉。書字也。字之者賢之也。世家者貴之也。曰勝雖已死。所遣置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者。明涉所以得爲世家。處秦諸將相之後。在漢功臣之前。詐稱太子扶蘇項燕以從民望。草草中起手。亦自有想頭。有本領。至其諛衆之言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勿斬。而戍死者固十七八。但壯士不

死卽已。死卽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非惟雄略可想。情辭明決。實有一片賊心。感人。驅策智勇。良非苟然。歿諡隱王。賞其功而惜其志之不成也。死之後兩言。復以陳爲楚。徘徊感慨。有不盡之意焉。勝爲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悵久之。全盛時。草澤中有此一種悵悵之人。爲憂不細。由秦滅六國。士無所歸耳。魏武帝詩曰。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正指此一流人。人之愛死。生于身家一念。先王設爵祿。與天下智勇共之。不必盡得其用。正使之身家念重。不肯輕死爲非耳。

外戚世家

總敘中突出一命字。遂用作全篇主意。逐節敘事。不必直言命字。而起伏顛倒。隱然各有一命字。散于一篇之中。而使人自得之。非獨文情章法之妙。使宮闈恩倖之間。各有所以自安。而無所覬奪。無限妄想。消無限隱憂。固作史者之苦心也。

始薄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成皋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故。兩人以實告。是日召而幸之。兩美人妙于薦薄姬。全在一笑之中。可謂不負約矣。古今丈夫處友者。其于得失先後之際。若此者幾人。況入宮相妬之女子乎。

齊悼惠王世家

文帝自將擊胡。意自有所爲。本非輕舉。齊王興居之變。乘此而起。天子出入。其可易言乎。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樸忠人也。明于國家大計而智不暇及。身守關中。上使使勞苦丞相。賴鮑生言遣子弟之軍而悟。使使益封置衛。衛之賴召平言出家財佐軍而悟。上擊黥布。使使問相國何爲益逼矣。賴客教以買田地。自汙而悟。至上且喜。令其自謝民。乃爲民請苑。自媚于民。益犯上所忌。又若與其買田自汙之計相反者。所以上一旦繫之不疑。王衛尉之說。猶未能使上釋然。雖使使出相國。帝猶不懌。相國徒跣謝。上曰。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明其德歸己而過歸君。其忌尙在也。而相國猶若不知。稍知自爲者。若是乎。其得免者倖矣。故曰蕭相國樸忠人也。若曹參則藏身甚妙。然術彌工而心彌苦矣。

智勇之士。生亂世。欲以將相自奮。羣雄並起。人人皆君。全在審擇所事。不輕從人。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毋行。眼中已看定一沛公矣。從來開國中興佐命之臣。未有不從此看明者。不然。不爲豕彘巢卵者。幾希矣。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英雄草莽中一段結識。君臣之緣已定。入關先入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所以具知天下掘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故也。功第一便定于此。刀筆吏此種識力。從何處得來。真天授也。

上已擣功臣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議。盛言何守關中。補軍給食。將漢王與何患難。相須情勢。及何事漢一片赤心苦志。寫出見血。漢王心醉而疑解矣。非惟明何之功。所以解何之禍。不出于此。明何之功。何知之。解何之禍。何或未之知也。

何守關中時。聽客計買民田自汙。及爲相。置田宅必居窮處。居家不治垣屋。此一清謹者能之。至云後世。

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達識名言。從學問世故中出。何最後作此舉動。出此議論。正以自解其疆。買民田之嘲。而明其始之爲自汙也。人之愛名如此。

曹相國世家

曹參大學問人。深于黃老言者也。相齊。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其主意何嘗不定。禮蓋公以定羣疑。卽田單拜卒爲神師。故智耳。蓋如齊故俗。參一生作用。始終只此四字。故去齊以獄市爲寄。曰。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大哉言乎。千古不易。王導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師。其論本此。爲漢相一遵。蕭何約束。只是如齊故俗之意。吏之言文刻深。務聲名者。輒去之。知千古吏治。無如務名聲三字。正惡其擾耳。何其識之遠也。飲醇一段。似頑鈍復似滑稽。其藏身之妙。卽寓于治國之中。善用黃老者。留侯外參一人而已。

蕭何與參不相能。及病。舉參自代。識量如此。雖欲不以大臣許之不可也。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何蓋棺後。一腔公忠。被參託出。以告千古。古人真相知處。卽在不相能之中如此。

留侯世家

留侯一生作用。著著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學問操放。全在用人。立韓後。則用項梁。謝羽。鴻門。則用項伯。用樊噲。欲楚之勿西。憂漢。則用田榮。反書。捐關東。以破楚。則用黥布。用彭越。用韓信。定太子。則用四皓。而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爲漢用者也。爲韓報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于一試也。以

爲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以功臣待之乎。故爲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臣能知之也。曷爲欲使漢知其爲韓報仇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于何之囚。參之醉。平之汗。信越之族。子房于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使爲韓報仇一語。子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臣不知。卽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

子房是何等英雄。一圮上老人。素不相識。直墮其履。圮下呼曰。孺子下取履。奇著驚人。子房已心折矣。點化機鋒。全在于此。禪家所謂棒喝也。豈待授書之後哉。長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而去。光景絕異。良隨目之。自是有心人。父去里所復還。是何等度人心腸。畢竟是子房報韓一念所感。言外授受。莫逆于心。惟子房與老人知之。史遷乃云。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取履。如此。子房一淮陰少年耳。豈不是說夢。予過圮上。曾有詩駁之曰。警蹕秦皇帝。溪橋老禿翁。奮椎羣力外。進履衆人中。智勇皆何往。天人有所通。英雄關運數。授受不相同。

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曉下軍。良說曰。秦兵尙彊。未可輕。吾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乃張疑兵。使人持重寶啗之。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良之計成矣。沛公方欲聽之。良之妙用。卻不在此。乃曰。此獨其將畔耳。士卒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警著在此。很手亦在此。始不戰而啗之降。不受其降。而又戰。其意原主戰。用其解以戰。用其降以解之。節次吞吐。不可亂。亦不可測也。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

梟將與項王有郟。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觀子房以田榮反。書遺項王。及此段。漢有天下之局定矣。合高祖本紀讀之。始末自明。三人中取其二于敵。奇絕險絕。布方在楚。越方在梁。而不知自頂及踵。已爲漢所有矣。然緊要在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一語。自漢王先吐之。何人出如此手段。具如此眼孔。先開一大門戶。以待留侯之放步而入。真大度人也。使如項王印刻不予。此策亦安施乎。

立六國後。樹秦敵。此入關以前事。非入關以後事也。項羽業破秦。爲西楚霸王矣。復封諸侯王將相。此正與酈生立六國後之策暗合。後著用前著。所以敗也。子房借前著而發八難。八難中其文儘有可省可合者。然妙在截然分作八段。歷歷數來。其指畫光景。乃能千古如生。其主意在末段。天下遊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卻先用前七段發之。節次甚妙。石勒胡人。目不知書。使人誦此而聽之。聞食其請立六國後曰。此法當失。何以有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古今善讀史人。孰爲過于勸者。

沛公入關。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留侯言之。乃還軍灞上。劉敬說都關中。上疑之。亦以留侯言。卽日駕西都關中。同一諫出舍也。同一勸都關中也。豈其出于樊噲劉敬則非。而出于留侯則是乎。蓋重留侯之爲人耳。人臣事英主。不能自以其人重。而一一取必于言。不亦難乎。

天下已定。上欲廢太子。呂后劫留侯。此第一難題也。子房之妙。卻妙在用鬆。到底不露一毫手脚。然召四皓後。上猶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此一諫尤不可少。諫不聽而後聽。四皓爲之。以見大臣悟主回天。不得

已而後出于奇也。

留侯之言曰。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天下二字。重四皓之爲人也。四皓自是有心人。非一意忘世者。特擇事審時。不輕用其身耳。事有大于定太子者乎。此四皓出山之時也。然非以子房之意召之。決不能使之出。氣類呼應。自不可彊。其出爲子非。不爲漢也。說者謂四皓本不可致。蓋子房飾之。而其說子房教之也。高帝何如主。而可以傀儡偶人弄之哉。非惟不知子房四皓。並不知高帝矣。

前有黃石。後有四皓。皆天生此輩奇人。爲子房用。觀其血脈線索。自是一路人。使子房不出爲韓報仇。世亦安知有黃石。有四皓。且並子房而爲黃石四皓矣。子房出而後。此輩助之。黃石助子房報韓仇者也。四皓助子房報漢德者也。黃石不約而來。四皓呼之卽至。如此行踪。不謂之一路人可乎。子房只爲恩怨分明。與伍子胥俱從忠孝至性中出。惟其布局寬。當機緊。藏意圓而微。故勝之耳。

陳丞相世家

平少時家貧。好讀書。見伯常耕。縱平使游學。此古孝友人所爲。張負亦甚有品。不難在子平女孫爲婦。資之以財。難在誠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伯如父。事嫂如母。數語典則廣大。人不能道。人生三黨。此一流人最不易得。而平兼之。真異數也。二人可標出作獨行傳。而反以平掩。才能不知何如。其行隨恐出平上。

對雄主。其氣貴彊。而情貴真。平初見漢王。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彊之。

極也。諸將譖平受金，平辭去曰：「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真之極也。氣不彊，則以爲庸人而自取其輕，情不真，則以爲僞人而自取其疑。彼雄主者，何藉于庸人僞人而留之哉？」盜嫂受金之謗入，漢王疑平，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不辨事之有無，而直論用人救時之理，特達斬截，真高識濟變人也。其說從蘇秦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二語得來，但無知以此爲陳平分解，則有體。蘇秦自爲言，則無賴矣。」開國佐命，明于取天下者常多，而長于治天下者常少。故事創業之主，常覺有餘，而事守成之君，反若不足。陳平不對決獄錢穀，非真識宰相之體。其中原不辨耳。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問得精明逼人，縱下一段議論，足以飾之，而英主彊察，不被臣下瞞過，以守成之君，駁開國之臣，羣情觀望，正不可少此一問耳。」

絳侯周勃世家

勃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終西漢之世，看託孤之臣，專用此四字爲主。此武帝所以識汲黯霍光也。光武之于彭寵，又以此失之。不觀文帝勞軍細柳一段，不見帝王之大。然文帝留心邊事，正以匈奴故，爲亞夫輩屈耳。全是一片雄心所出。魏武賜荀彧食，發之乃空器也。彧卽自殺。景帝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載，無切肉，又不設箸，卽空器意也。條侯慙人，兵在其頸而不識，哀哉。猶顧取箸，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出，帝目送曰：「此快快者非少主。」

臣也。眉宇閒殺機怕人。

漢功臣世家者五。稱相者三焉。曰何。曰參。曰平。在漢猶可以相也。絳侯周勃。爵之名之將而不相矣。雖安劉以將安之也。留侯良所自處。漢幾不得而侯之矣。不得而侯之。又得而將相之乎哉。

史懷卷七

史記三

伯夷列傳

世家首吳太伯。列傳首伯夷。存君臣也。湯武又當別論矣。

武王已平殷亂。伯夷采薇。餓死作歌。真有不滿于周之意。非獨不忘殷而已。古人胸中是非。天且不能奪。而況人乎。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二語是餓死作歌主意。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放下殷字。立言甚妙。夷齊般人也。放伐之事。自殷始有。天下之局。爲之一變。非惟爲殷諱。蓋亦有不忍言者矣。

武王克商。天下宗周。前不生夷齊。後不生管蔡。亦覺宇宙雷同。索然無色。不見造化與君相之大。

伯夷傳之妙。妙在誕。古忠臣孝子精神。使人于若不可尋處得之。已得之而若不能指其所在。讀者必欲彊令辭意相屬。便失之矣。

管晏列傳

鮑叔薦管仲。不獨忠于君。信其友。自是春秋王伯一大關頭。夷夏一大公案。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二語有淚。豈是一人私感。

晏子解左驂以贖越石父。載歸弗謝。久之。越石父請絕。不情甚矣。然詘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卻是千古

交情盡頭之言。處晏子地步甚高而分誼甚深。所以報晏子者至矣。知己而無禮。不如在繯絏之中。語極感憤。又極真至。交友之道。不盡于一解。驂相贖。使淺者自失。而人己之閒。補一禮字。爲交道全局。平仲善交。久而敬之。便是此種學問。語語爲晏子。非自爲也。管晏一傳。朋友三致意焉。越石父一段議論。又似爲知我者。鮑子也。下一注脚。

老莊申韓列傳

古來勳業富貴中。皆有一等極超曠之人。往往先置成敗禍福於度外。孟子所謂不動心有道者是也。韓非說難。涉世太深。居心太苦。置身太窄。言未脫于口。橫胸中盡是一難字。神亂而氣餒矣。李斯姚賈殺之。不忌虎之食人也。待其懼信哉。

太史公極推尊老子。乃與申韓同傳。曰。申韓原于道德。見老子之大也。讀書得力。看出古人學問通融處。司馬穰苴列傳

穰苴誅莊賈之意。在請賈爲監軍時已定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誅賈後。自然少不得此一番舉動。非惟厲衆服人。以穰苴人微權輕。一旦誅君之寵臣。辱其使者。不如此無以自信于君。然使穰苴胸中本無人微權輕之疑。則亦不必請賈而誅之矣。

孫子吳起列傳

孫武用吳王寵姬二人爲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乎？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可見古人用法嚴明不貸。皆從極簡極近極易。知易從處示之。易知而後可責。以不知易從而後可責。以不從不獨行兵。凡立法皆然。若以煩苛不可從之令示之前。而以誅死不可貸之形隨其後。此自禍之道也。

讀孫子形禁勢格。則自爲解耳。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道之數語。只是行所無事而已。從道術世故中透熟出來。乃有此言。兵危道也。世間危險事。須以熟勝之。

伍子胥列傳

以伍子胥報父仇爲主。而鄭公子平王。一父仇也。夫差于越王句踐。一父仇也。白公子鄭于子西。又一父仇也。不期而會。不謀而合。穿插湊泊。若相應若不相應。覺一篇中冤對債主。殺機鬼氣。頭頭相值。讀之毛豎。人生真不願見此境也。

楚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輔太子。二人同事。已是禍本。奢知無忌讒太子于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處人所難言之地。不知當有許多快心妙論。而以一懸語塞之。安得不危身以及太子。甚矣忠之不可以無術也。

仲尼弟子列傳

顏回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分明以洙泗中宰相與之。孔子爲素王。素臣一坐。不應在丘

明而在回也。

子路冠雄雞。佩玃豚。陵暴孔子。愚謂聖門無子路。不見孔子手段。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僭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是何等悟性。真大勇人也。聖人不得中行。最喜此一種人。佛家所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正取其剛耳。

子貢說田常曰。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僞之一字。說透古今承平時。臣子一種養亂誤國情形。況以僞臣而事愚主乎。韓非吳起商君輩。治國學問。只欲救一僞字。其見解從此看出。

商君列傳

衛缺以帝王之道說孝公。公已不說矣。後五日復求見缺。真是有心之主。想五日內已默計缺之意。別有所在。而言必有所不盡。所謂挾持浮說。非其質矣。蚤被英主看破。曰孝公時時睡。曰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一段疆國精神。全在此寫出。

家給人足。勇于公戰。怯于私鬪。此商君變法絕頂功效也。卽管子治齊收功結局主意。亦不出此數句。今按商君之法。什伍禁姦。疆本急公。與管子作用不甚相懸。獨其以意外賞罰必行于目前。功罪操之稍急耳。然管子與民同好惡。下令如流水之原。一切變更。能順民情爲之。商君必拂民情而後能爲之。商君之使民說也。在法效之後。與凡民樂其成。管子之使民無驚也。在法立之初。能與凡民慮其始。此商君之才不及管仲。非其法之罪也。然齊僅以霸疆者數世。秦得天下。不旋踵而亡。辟之取非其有。得少者其禍小。

得多者其禍大也。

蘇秦列傳

蘇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彼雖富貴之士。閉門造軌。皆有成算。何曾一毫嘗試。然其言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取尊榮。可惜此一段苦願力。但以取尊榮三字作起念結局。此秦之所以死于富貴也。不然。其才辨豈出魯連輩下乎。

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不曰妬士而曰妬君。辯士舌鋒可畏。然千古權奸壅蔽欺橫。寫出刻骨合從兵事也。開口便用安民無事四字作起發端。甚奇。說來卻甚切至。有著落。

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趙一語。何等激切。然其故卻不在伐趙而在攻韓魏。有節次。有原委。極其紆回。乃以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于趙矣。一句收之。大凡激切之言。必說得紆回。真有一段情理。乃使人不得不聽。

臨淄之中三萬戶。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嗟乎。豈有一家三男子盡爲兵者。輕民命甚矣。民生斯時。真是劫運。此信陵君選軍八萬之令。猶有古法。戰國不再見也。

秦之力非必能勝六國也。其氣能伏之。而其權足以使之。蘇秦所謂恫疑虛喝驕矜。六字連用。方得秦人數世精神。

蘇代約燕王一書。比之蘇秦。其說更密。更鍊七國情形。胸中目中掌中井井然。其筆頭口頭落落然。正告

天下數段言秦之橫。適燕者數段言其譎。雖模寫暴秦罪狀。然秦所以制六國之道。要領作用。不出于此。其文縱橫出沒。奇變莫測。而絲理易尋。覺出之絕不費力。古人規一事。固非逐節而慮之。出而爲一文。又豈逐句而成之者哉。

蘇氏兄弟起結皆在燕。雖中間成敗離合稍異。終以燕爲著腳。

張儀列傳

蘇秦自以爲不及張儀。人未之許。愚觀兩人皆富貴熱中之人。然儀有功于人國而身享其利。秦苟能享其利。不必有功人國。秦意自六國相印而止。故儀爲秦連衡之前。取蜀伐魏。伐韓。欺楚。得黔中地。秦爲六國約從之後。實事實效。尺寸無聞焉。秦見疑于燕。乞身之齊。以車裂終。儀見惡于秦。乞身之梁。竟得良死。儀秦才局。優劣見矣。然七國時。天下所惡莫如秦。而勢在秦。故士樂歸秦。猶之三國時。天下所惡莫如魏。而勢在魏。故士樂歸魏。蘇秦初著亦在于秦。不得于秦。而後以六國爲退步。非得已也。儀秦成敗。亦其所託幸不幸耳。

司馬錯與儀爭伐蜀之利。在臣願先從事于易。一易字甚醒。此儀之所以伏也。伐蜀一事。史不爲錯立傳。于張儀傳見之。嘉儀之能爲國以從錯。且伐蜀後。秦以富彊輕天下。爲儀連衡地耳。

教六國攻秦者。難于弱。蘇秦之于韓是也。教六國事秦者。難于彊。張儀之于趙武靈王是也。了此。思過半矣。觀儀之說趙。又與他國不同。抑揚吞吐。綫索機鋒。甚妙甚苦。所謂恫疑虛喝。矜矜六字。俱于此見之。

穰侯列傳

穰侯有功于秦。在舉白起。范雎逐穰侯。豈能聽白起之留于秦哉。史記穰侯傳云。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插此一段。明起之死。死于此也。禍福機緣。看得甚透。

白起王翦列傳

上黨之役。爲上將攻韓伐趙者。王齕也。及秦聞趙括代廉頗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而齕爲尉裨將。齕亦安焉。與起共事。兩無嫌怨。卒以成功。此亦後世人臣所難。其用兵布置節次。著著皆妙。王翦始終請用六十萬人伐楚。非法也。用衆正自不易。老將自賣本領耳。

孟子荀卿列傳

孟荀傳自爲起止。落落忽忽。伸縮藏露。尋之無端。首略敍孟子。卽及三騶淳于髡諸子。全不及孟子一字。若忘卻本題者。而于三騶淳于髡諸子處。煩簡長短。任其所止。不必如一。蓋以孟荀爲主。而錯用諸子。佐使之。諸子雖非孟荀之倫。亦以見士生戰國。從橫游說之外。又有此一流人也。

淳于髡見梁惠王。壹語連三日三夜。欲以卿相待之。遂謝去。終身不仕。觀其觀于事先。游于事外。玩世藏身。自是魯仲連流亞。其數譏刺孟子。生戰國時。冷眼熱心。見能救世者。惟孟子一人。故望之深。而責之備耳。史遷謂其博聞彊記。學無所主。看髡甚高。又曰。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其于梁惠王。一見知其志在驅逐。再見知其志在音樂。默然無言。王聞之大駭曰。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

人未及視。後人有獻諷者。寡人未及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髡無他神術。只是承意觀色四字。用之入微耳。未及視未及試。六字妙甚。私心在彼有之一語。從此生出。承意觀色。正于此著精神。若已視且試之。則已了然。不待髡而知之矣。然承意觀色學問。戰國策士用以取容希世。孟子比之妾婦。而髡用之以重其言。重其身。則其品較然矣。

孟嘗君列傳

田嬰駿人也。五月五日生子。而彊其母勿舉曰。長與戶齊。將不利于父母。此與市兒村媪口語何異。既舉而怒責其母。豈人情乎。田文代母答父。便自奇矣。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耶。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語語帶諶。卽穎封人闕地及泉隧相見之意。對駿人只宜如此。用事相齊。門下不見一賢者。責其父以好士。是孟嘗主意。卻問子之子。又及孫之孫。以至玄孫之孫。忽生一散財結客之想。發端奇甚。欲以遺所不知何人。透悟之言。喚醒一世貪癡。此達生學問。不獨通于好客而已。

戰國四君好客之說。春申率入者也。其他則信陵尙矣。平原好客而眼不及孟嘗。然其意猶在爲國。孟嘗則一意工于自爲者也。中立爲諸侯。是其主意歸宿處。然孟嘗絕後。而平原猶得與趙俱亡。有天道焉。孟嘗貸錢求息。其意原在奉客。馮驩收責。舉券燒之。告其民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改換本題。若所重在民。而反以奉客爲第二義者。對民言正宜如此。當機轉境。可悟處事立言之法。

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合從于楚。約客同往。以二十人爲限。固已失之矣。有士而使之自贊。何名好士。此毛薛二公所以生于趙。而竟爲信陵有也。毛遂之言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此明笑平原君語也。至楚。按劍歷階。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言從。中日不決。何也。此語不向楚王道之。而先責其主。節次甚妙。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語甚破的。說得理勢鑿鑿。方能服人。所謂兩言而決。正是此語。樊噲鴻門一篇議論。便祖此出之。不然。一按劍擁盾。遽足以怵彊主乎。

古人所謂窮愁者。意有所欲爲而不得爲。非貧賤之謂也。捐封侯卿相之位。而不能救魏齊之死。此卽是虞卿窮愁。莫將此窮愁二字。看得太淺太酸。史稱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蓋自傷不能救魏齊之死。及信陵之賢。不免殺齊以拘秦怒。此窮愁著書之故也。平原好士。于信陵無能爲役。處魏齊一事。固爲過之。

信陵君列傳

古之好士者。其于士皆一過而得之。公子無忌居魏。得侯嬴。去魏入趙。得毛公薛公。皆一過而得之者也。一過而得之者。識也。無識不可以好士。然則好士者。好其所一過而得之者而已。曷爲乎士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也。曰。此好士者之招。不恃此以得士也。方公子虛左迎侯生。生之倨。公子之恭。正公子與生之相視。莫逆者也。惟公子與生知之。諸客不知也。諸客者。正所謂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者也。如探得

趙王陰事。及所遣說魏王救趙而不得者。皆其人也。當其時。非惟公子知侯生。生亦能知公子。侯生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何以知生之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也。曰。于侯生之死知之。侯生曰。合符而晉鄙不聽。必擊之。于是公子泣。公子泣而生益不得不死。侯生死以償晉鄙。且以謝其教。公子竊符之罪耳。然侯生所以報公子者。獨救趙一事。是救趙之事。重于一身之死也。明矣。等死耳。曷不待公子事成而後死之爲快乎。曰。待公子事成而後死者。必有所不能信于公子者也。救趙。公子所易也。得臥內符與合符而晉鄙之授軍。公子所難也。代其所難者。揭一符及一朱亥以付公子。而生可以死矣。且死而可以固勉公子。豈必待事成而後死哉。侯生以死送公子。而返魏之路絕。返魏之路絕。而毛公薛公開之。微二公。非惟魏不魏。而公子且不得爲公子矣。其責公子數語。鑿鑿綱常名教。非戰國人之言也。毛薛之前。侯生之後。得一客焉。諫公子于驕矜自功之時者是也。公子歸魏。此諫不無先助之。數客者。缺一不可。然公子皆從數千人中。一過而得之。一過而不得之。遂失之矣。若恃吾之所以禮士者。無賢不肖。射覆而得一士。此平原君所以失毛遂者也。雖日斬美人。造壁者之門。何益哉。故好士而不得士之利者。平原也。不得士之利而有好士之名。上與下忌之。而受其禍者。陳豨也。魏其侯也。吁。此無識之過也。侯生欲公子枉車騎過朱亥于市屠中。自不是閒著竊符之事。尙未萌芽。已先看定一擊晉鄙之朱亥矣。所云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此意甚淺。不是侯生本意。當此時自難明言。只得如此說耳。太史公亦云。欲以觀公子。不免被此老瞞過。隨其口角轉身。卽是看留侯圯上進履識。

解耳。

公子與客赴秦軍。別侯生而無言。復引車還問侯生。疑得妙。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信得又妙。英雄對手。光景甚微。侯生到此。不怕公子不拜。公子到此。不怕侯生不言。

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楚功臣也。上書秦昭王。全楚。護太子歸國。立爲王。其功在社稷。然皆從富貴起念。所以不能燭李園之奸。所謂器滿智昏也。詳其始末。與好士無干。玳瑁簪珠履。直是玉石村富人狡獪耳。

楚使黃歇與太子完入質于秦。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歇說應侯歸太子。秦王欲先遣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疾。返而後圖之。歇遣太子與使者出。自請止以死當之。度太子去已遠。乃自言秦昭王請死。應侯諫令歸歇。以親楚。歇固先算定一應侯爲之用矣。膽智如此。豈不能消楚之一春申君乎。愚嘗觀歇此舉。覺相如完璧歸趙一事。大智而小用之。

范雎蔡澤列傳

王稽爲秦使于魏。鄭安平欲薦范雎。乃詐爲卒侍稽。古人薦一士。苦心如此。稽見安平。便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何其急才之甚也。與雎語未究。卽知其賢。世有此識乎。雖志在食報。亦已難矣。然兩人能識范雎。及任事于秦。則俱敗。世固有長于知人而短于自運者。此漢高帝于魏無知鄂君。所以獨賞其薦賢之功也。

一范雎耳。齊王知之。鄭安平知之。王稽知之。何魏齊須賈之獨聞也。故曰禍來神昧。

鄭安平降趙。王稽與諸侯通。應侯懼。不知所出。秦之相印。懸以待一人矣。蔡澤聞之。往入秦也。所謂齋糧躍馬。惟恐失時者乎。然謂澤能奪應侯相。其實不然。何也。此時應侯求釋相位。而無其受之者也。非釋相位也。釋其死也。澤釋應侯于死耳。豈奪其相位哉。若相位則安可奪也。曰。若是則澤不幾代應侯處死地乎。曰。久于相而後死。地生焉。相秦數月。謝病歸。澤相印未入手之時。先辦此一生路矣。戰國之士。取相位有餘。而救死不足者甚多。若澤者。能釋人于死。而又不代人處死地。亦可謂有識矣。蓋成功者退一語。澤以之責應侯。而又能以之自處。乃澤所以謝應侯。示不奪其相者也。

雎之奪秦相于穰侯手也。其時勢難于蔡澤百倍。何者。穰侯戚而相。方有功。持其所有也甚堅。雎疏而相。方負罪。求釋其所有也甚急。取所堅持者于戚而有功之人。與受所欲急釋者于疏而負罪之人。順逆固已不侔矣。故雎之于穰侯。上書不敢言而待見。見又不敢深言。待其進用。有功于秦。至再至三而後言之。澤面取相印于雎。授受立談閒耳。故穰侯之相。雎真奪之。澤之相。雎自予之。予之自我者。身安而名全。奪之自人者。身危而名辱。識時知幾。進退巧拙之際。雎不如澤。穰侯不如雎也。

樂毅列傳

古去國之臣。絕而復通者甚少。故廉頗之楚。思用趙人而不可得。樂毅奔趙。予燕王書。後往來復通燕。兩國安之。君臣間非才與誠合。未易言也。

廉頗藺相如列傳

以廉頗藺相如主盟。中間趙奢李牧周始穿插。斷續無痕。而趙之興亡節目。全在于此。數人共一傳。只如一人。賢才關係國家。從文字章法錯綜中寫出。此史之識也。

觀藺相如爲宦者。令繆賢舍人。可見古今奇士。埋沒者甚多。然賢之定力高識。卓然有主。看相如智勇。從小小一事中得之。後世大臣。有如此心眼乎。相如事之。故自有見。人知相如隱于宦者舍人。安知非賢之隱于宦者也。

冒頓不以善馬愛妾易土地。秦數世以廣土彊國爲務。豈有用十五城易一璧者。開口已自不情。分明是一豪奪之局。亦欺趙之無人。觀趙所以處此者何如耳。一相如持璧入秦。非惟氣能制之。智能瞞之。其理勢鑿鑿。議論處分。一一中節。而秦始皇移其愛璧之意。以畏相如。并畏趙。故秦王左右。猶從一璧之成。毀得失起。見秦王識量。自出左右上。而曰。今殺相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此畏趙轉想也。非復求璧初局矣。

觀澠池之會。相如從而頗守。頗送王至境上。與王訣。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數語已壯相如之膽矣。可見二人在趙。缺一不可。各伏後來引車負荊之根。爲國愛人。與自愛。蓋兩得之。秦之畏趙。不獨在二人。而在二人之能相下也。二人皆有古大臣風。頗以勇掩。相如以智掩耳。

曹劌之論戰也。至小大之獄。必以情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獄通于兵。其旨微矣。其次則趙奢之說平原

君曰。君子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此申韓管商治國學問。奢爲將。從何處得來。蓋古彊兵之道。卽在治國之中。曹劌重一情字。奢重一法字。猶有古用兵遺意。爲將如此。方有本領。今營一戰而不暇。此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況未必能戰乎。軍令全憑一信。亦有不必信而妙者。趙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斬。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何以知其諫之必可聽。而易其詞曰。內之歷已諫。請誅。置對甚難。奢曰。胥後令。應變轉境。圓警之甚。在此三字。兵機復是禪機。難與癡人言也。

趙使趙括代廉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猶膠柱而鼓瑟也。此一語道破古今。匆急中用人之病。括嘗與其父奢論兵事。奢不能難。亦不謂善。旣不能難矣。何不謂善也。此中難言。非老成熟于涉世。深于謀國者。不能知之。奢告括母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可見天下事有不難于行。而反難于言者。奢一生用兵。從敬戒中出。可知矣。及括爲將。括母上書言括不可將。不單述括父之言。卻將括臨事舉動。占其成敗。而以父子異心一語。自發一片高識。成一片妙論。有母如此。亦可將也。若止將奢告己之言。再述一過。亦幾于括之讀父書。而不知合變矣。

李牧居鴈門。備匈奴。下令曰。有敢捕虜者。斬。不幾于爲將而縱敵乎。然緊要在如是數歲。亦不亡失。二語。是其作用收功之妙。其後王怒。召牧。使他人代將。以戰爲事。亡失多。邊不得田牧。而後知老將持重之效。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蓋虜困中國。只在使不得田牧耳。田牧者。戰之本也。不亡失者。田牧之本也。不失

卽爲得戰守之道。思過半矣。

田單列傳

戰勇氣也。李牧與田單俱在。養其氣。不滿不發。而牧之士氣實。法在持之。故謹烽火。多閒謀。厚遇戰士。用其喜。單之士氣虛。法在激之。故令敵人剽降者。掘城外冢墓。用其怒。其滿而後發一也。

兩敵相當。反閒之法。忙中偶一用之。可耳。數用則套矣。然千古行之。數驗而數不能識破。是何庸主之多乎。齊之閒燕也。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出自田單之謀。故時勢情理。揣摩不甚相遠。不然。燕易王亦非甚庸愚之主也。然此等處不察。卽明主與庸愚何異。

爲相者。有若魏成子。俸入十九。在外十一。在內者乎。爲將者。有若司馬穰苴。與士卒平分糧食。田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盡散飲食饗士者乎。何者。損己故也。有益于國之事。功名之士。所勇于言者也。有損于己之事。身家之士。所怯于爲者也。怯于此。又安能勇于彼乎。

燕入齊。令曰。環畫邑三十里。無攻。以王蠋之故。已而蠋不肯事燕。自經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于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蠋生而完畫邑三十里。死而立一王。復齊舊物。豈苟爲生死者哉。

魯仲連鄒陽列傳

魯仲連不聽魏之帝秦。至欲蹈東海而死。世以此爲高節。士固有高節而無救于世者。然不可以此論仲連也。仲連之所挾以爲仲連者。爲人排難解紛亂而已。其不聽魏之帝秦者。計欲魏之必救趙也。秦圍趙。勢不得不救趙者。莫如魏。魏雖畏秦。不敢聽公子無忌救趙。實無以自解于趙。苟且僥倖。思欲以帝秦之說。一塞其不救趙之責。而不知其必不可得也。秦破趙。且及六國。何憂不帝。乃必以圍趙求帝。以得帝釋趙。而代爲魏塞不救趙之責哉。帝秦之策。必不能釋趙圍。而魏爲之者。此時魏君臣方寸亂矣。猶以爲帝秦而萬一免趙于圍。吾遂可以不救趙。然而此必無之事也。爲魏計。莫如救趙者。仲連所爭者。救趙與不救趙。而不在于秦之帝不帝也。然不禁其帝秦之說。則不救趙之形已成。趙亡而魏不得爲魏矣。故其言曰。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又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又曰。使梁視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助趙之說。乃仲連不聽魏帝秦之本指也。烹醢梁王。其語已自刺心。而將軍何以得固寵乎。一語尤敗新垣衍之與。蓋衍首議帝秦之人也。衍起謝而秦不帝。魏不帝秦。舍救趙遂無可爲者矣。事固有不相蒙而可以相應者。雖謂仲連此舉。陰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可也。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而後不帝秦之局可終也。不然。徒爭帝秦之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趙之亡。且使魏趙利害真係于帝秦。雖百仲連蹈海。安能禁魏之不帝秦哉。

齊攻聊城。所謂彊弩之末。莒卽墨之形也。燕將亦待齊之敝而返耳。齊之必決于聊城。公無再計。二語要緊。所以絕燕將之望也。後告以歸燕歸齊兩著。其意原在說之歸齊。所謂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此必

無之理。必不可行之事也。然不先開此一路。後面說不去。

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蓋一守官。則其策自不能必用。身在事外。而後能用人。乃仲連之妙手。用其策。而深于寄其好者也。故有爲利其身以行其策者。范雎、蔡澤、張儀輩是也。爲利其身以行其策。而其身反不保者。蘇秦、李斯輩是也。不必利其身。策行而身榮者。廉藺、樂毅、田單輩是也。策行而身死者。商君是也。身死而策不行者。韓非是也。置其身以用其策。策行身去者。魯連是也。其策在行不行。身在用不用之間者。淳于髡輩是也。策行而身死不悔者。侯嬴、王蠋輩是也。不屑行其策。利其身。而志在天下者。孟子是也。志不在天下。又不必用其身行其策。而別以空言自見者。莊周、荀卿而下。三騶、惠施、慎接之徒是也。

屈原賈誼列傳

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蓋偷奪人文字。其來久矣。權佞庸醜。身都榮勢。何羨于文字。而必欲與之結緣乎。可見文章之名。雖不識字人皆知慕之。知其必不得于文士。而後肆毒焉。非其本意也。屈原寧死不與。亦是一種文人氣習。又孰謂忠義人不矜重文字哉。

賈生經世才也。與屈原同傳。以騷合耳。故諸奏疏皆略不入。甚有體裁。蓋不徒以文章經濟盡賈生也。後人不能如此割捨。

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革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

事儀法。色尙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天下和洽。是制作之本。提此四字。見賈生所爲。蓋審時觀理。其施爲次第。自有本末。非一味少年紛更已也。與魯兩生禮樂百年而後興。其意略同。正欲以三代制作。救叔孫草草。而兩生須之百年。故覺太迂。賈生乘漢興二十年之日。遇文帝可與有爲之主。其時勢正相宜。今于兩生則笑其腐。于賈生又病其躁。士之有爲者。亦何所適從乎。漢以後不見三代禮樂。此等議論。識見誤之也。

呂不韋列傳

不韋是古今第一善使錢人。只是取舍明。布置當耳。旣盜國。又盜經術。彌工則得彌贏。得彌贏則志彌侈。而所取彌大。大賈二字。惟不韋可以當之。然旣取邯鄲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獻之子楚。姬自匿。有身。期年生子政。曰。知有身。曰。自匿有身。則就中委曲。不韋與姬合謀。定計久矣。當子楚從不韋飲。見姬說。而請之。不韋怒。何其不情哉。然操縱之妙在此。真賈人狡獪也。

刺客列傳

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北。猶復以爲將。魯莊公之知沫。不減秦穆公之于孟明矣。沫戰之術窮。作一轉想。而以柯之盟報之。士固不可以一事盡也。雖用劫取齊。辭理自足。服人。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人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蓋仍以禮與信服齊。此一大學問刺客也。刺客可易作耶。史記列傳。如刺客。游俠。貨殖。皆儒者所不道。史遷特爲立傳。自有深意。故皆取其人足爲刺客。游俠。貨殖。重者以實之。彼其看刺客。

游俠貨殖之義自深。而後人淺求之也。

豫讓爲智伯報仇苦矣。所以懺其不死范中行之愆而滅其恥。蓋愧心所爲也。旣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不覺自說出本心。襄子數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乎。只此一語責得嚴正。讓亦何辭。衆人國士之言。爲襄子所窮。愧而爲此對耳。後來意氣中一流人。皆被讓此語瞞過。以爲交游美談。不知君臣之分一定。豈以衆人國士異其報哉。士前後趨舍不同。善變者甚多。豈可謂不死范中行之豫讓。必不能爲智伯死哉。觀襄子處豫讓始末。讓國士之知。畢竟不在智伯而在襄子。使讓真以國士之故報智伯。則又當移其事。智伯者以事襄子矣。然襄子再以其身試讓之鋒。雖自有不死之道。亦何苦爲此成人之名。以爲名人之好名。有甚于身者。此戰國氣習也。

聶政之報嚴仲子。不在刺一俠累。在一段善後之慮。不以刺累之故禍及仲子。是爲難耳。觀其謂仲子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舉韓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識密義重。政自刑以絕踪。其故在此。以身報人。至不有其名。只是不肯負心耳。意不專爲其姊。史記鄉使政知其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戮于韓市者。亦未必肯以身許嚴仲子也。此段文雖婉至。未得聶政之心。夫政豈不知其姊者哉。合前文讀之自明。

燕太子丹欲報秦讎。秦亦日出兵山東。禍且及燕。丹患之。問其太傅鞠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讎。亦以存燕也。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于單于。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惛然。

恐不能須臾。武以默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劫與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荆軻。其血脈鍼綫。固皆歸劫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語荆軻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着光此語。其少年爲一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求于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爲。而進荆軻自代。憤以一死。明己之所以辭太子者。非惜其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荆軻。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劫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于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皆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荆軻之意。不專重在劫與刺。而仍歸于合從。不過借劫與刺以爲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始終。中間更添遣荆軻刺秦王一段。過脈較之。鞠武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非其實矣。此一片苦心密計。卽對鞠武時有難言者。特其所遭燕秦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稍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沒也。

史懷卷八

史記四

李斯列傳

李斯古今第一熱中富貴人也。其學問功業。佐秦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貴之資。而其種種罪過。能使秦亡天下者。卽其守富貴之道。究竟斯之富貴。僅足以致族滅。蓋其起念結想。盡于倉鼠一歎。不知倉鼠食積粟。誠與廁鼠有閒。若其爲憂。豈止人犬之驚乎。如斯之爲鼠。不死于人犬。而死于狸者也。亦可哀矣。太史公言秦用李斯二十年。竟併天下。而于秦亡。關目緊要處。皆係之李斯傳。若作秦本紀者。而結之曰。遂以亡天下。見人臣重富貴之念。其效足以亡天下。罪斯已極。而垂戒亦深矣。嘗合李斯始末。自富貴至滅族。總看一過。想孔子所云。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二語之確。早看破此一輩人。

卻賓客以資敵國。使天下之士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七國重士。故斯爲此語。以怵秦。魯朱家猶用其言。以脫季布。然而非斯之情也。得時無怠四字。是斯一生學問。斯之時能并天下者。獨一秦耳。斯精于富貴人也。二十年後。秦并天下。而斯相之。較之六國卿相。所得孰多。矧六國且亡。斯一逐于秦。且無著足之地。求爲廁鼠而不可得矣。斯舍秦安之乎。此諫逐客一書。斯盡頭之著。別無退步者也。秦旣并天下爲皇帝。斯所以事秦者。節節皆其族滅罪案。而其大者。尤在聽趙高廢太子立胡亥。及阿二

世督責。今督責一書。人第喜其文之奇耳。不知讀其書。而一段氣喘神駭。心口相逆。恐懼苟且。無可奈何之意。已見于語言音節之中。望而知其爲違心之言也。蓋斯立二世以後。方寸亂矣。廢立一事。得罪神人。懺悔修補之所不能及故也。語曰。從惡如崩。騎虎難下。可以廢太子。立二世。則亦可以阿二世督責。固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重爵祿三字。實其胎骨之病。斯之短趙高也。曰。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厭。此正斯之自道也。

嚴法刻刑。秦所用爲富彊之具。以有天下者也。殺戮之氣。滿于幽明久矣。趙高卽以之用二世。行其壅蔽篡弑之志。二世亦爲之用而不知。卒以亡天下。有天道焉。

蒙恬列傳

蒙恬修直道。築長城。謂之輕百姓力。易見也。謂之阿意興功。難見也。深文定案。使賢者不能以才與功自解其罪。此史家眼力高處。

張耳陳餘列傳

蒯通見范陽令。則說之降武信君。見武信君。又說之封范陽令。兩路擒縱。雖是戰國策士伎倆。然交得其利而交無所害。說士皆如此。何至以空言禍人也。

斷養卒走燕壁。請趙王歸趙。開口便問燕將曰。知臣何欲。又問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知其志何欲。得勢在此兩問。後便省力。

陳餘不救趙，猶不失爲持重。未爲甚錯，錯在使五千人先嘗秦軍，送張儼陳澤于死，便有苟且塞責之意。于君臣朋友之間，覺爲不情。史謂卒存鉅鹿者楚力也，功在楚則罪在餘，張耳之怨餘，因楚益深矣。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千古謀國人有此一念，何事不可爲。貫高此後一番舉動，只欲了事敗身坐一語，上聞其事，問曰：壯士，誰知者？聖主開口，養千古忠義節俠之氣。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今人當此，誰敢認者？泄公亦義人哉。

貫高等壁人柏人，上過欲宿心動，真主志氣在禍福之先。問曰：縣名爲何？問得誕甚，驚甚。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解得無謂而妙，暗合事機。王者不死，有神告之。

魏豹彭越列傳

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必立魏主，後乃迎魏谷于陳，立爲王。章邯進兵擊魏王于臨濟，市爲請救于齊楚，不克，死之。市之于魏，雖不及子房之于韓，然始終之義盡矣。君臣之義，才不能爲子房，則當爲市，宜表出之。彭越雄警老成，其作用步驟，與漢諸將不同。呂后忌而殺之，有以也。然則越終反乎？曰：不反，非不欲反，氣奪于真主而不能反也。不能反而反，陳豨黥布輩所爲，彭越韓信不爲也。

黥布列傳

項王擊齊，及漢敗楚，彭城布皆稱病不佐楚，兩不佐楚者，必去楚之勢也。必去楚者，歸漢之勢也。故隨何

說布歸漢。直就其不佐楚一端窮之。而楚漢成敗。略用數語點破。全不犯手。其言曰。大主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此漢降布本謀。而何直以告布。此時已看定布之情形。歸漢無疑。如與家人語家事。不復知布之爲楚人矣。楚使者方徵兵于布。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卽勸布殺楚使者。先著使人不能爲應。急著又使人不能不如此應。真妙手也。天使楚自送一鯨布與漢用。使其有天下。而機緣相湊。不先不後處。漢王見之。留侯見之。隨何又見之。可見兩雄對手。勝局無多。疾足明眼者。俱不肯讓人也。

淮陰侯列傳

信而不以反誅也。不世家乎哉。然信實不反也。信不反而以反誅。則亦不得不降而列傳也。以尊法也。曰淮陰侯不名者。重其人其功。而原其不反也。鮑叔得管仲于囚。遽薦于桓公。曰。使相可也。蕭何得韓信于亡。遽薦于高祖。曰。必爲大將。夫囚之于相。亡之于大將。相去遠矣。何其言之無漸。而要其君以所太難乎。曰。仲不相何。取于不死。桓公之用仲。亦必其可以相而後用之也。信不爲大將何。取于不亡。高祖之用信。亦必其可爲大將而後用之也。鮑叔非惟知仲。何非惟知信。亦各自知其君矣。若公孫座之薦衛鞅于魏。惠王欲屬之以國。則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

滕公識韓信。又在蕭何前。何能薦信。而滕公不能者。何之言重。而滕公之言輕。卽出舍都關中之諫。出自樊噲。婁敬則疑出自留侯。則聽者是也。

漂母于信則飯之。屠中少年則辱之。皆天所以鍊信也。漂母見信饑餓，飯信。此亦婦人常性。竟漂數十日，則非婦人所能矣。信喜而言報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少年之辱信也。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信此時豈輕死者哉？少年業已看定，亦不可謂不知信者矣。信王楚召爲中尉，亦不以凡人待之也。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二語從來未有合說一人者。非惟看得項王甚透，亦是學問中高識之言。及觀信所論高祖一段，可見信舍高祖亦無可事之君矣。當時非漢卽楚，信亡將安之乎？其亡也亦知有蕭何之必追，追而必薦，薦而必得爲大將，故以亡激之耳。

何追信，或言何亡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問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信下齊，請立爲假王，上大怒，罵及聞良平蹠足耳語，因復罵曰：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兩復罵妙甚，轉變中機權無迹，而後一復罵尤妙不可傳。

木罌渡軍，拔趙幟，立漢赤幟，背水陳，及囊沙，不必有所本，想頭皆奇，然做來皆有著落，說來皆有至理，所以爲妙。

拔趙幟，立漢赤幟，計在趙軍之歸，乘其亂而擊之也。必算定趙之空壁逐利，逐利而又不勝，出背水陳，棄大將旗鼓者，所以使之空壁逐利，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者，所以使之空壁逐利，不勝而歸，見漢所立赤幟者也。死戰不可敗五字，乃是拔趙幟，立漢赤幟，歸著處，兵家用奇，著著從穩處來，空壁逐利者，在人。

不可敗者在我。能誘人而不先立其在我者，亦危道也。

韓信未出井陘時，使人閒視，知廣武軍計不用，還報大喜，便有先著，不專靠背水陳一策破趙。後求廣武君師事之，此豈戰將所爲？又謂廣武君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已成擒矣。」此時肯說此語，尤高人一著。然廣武君所謂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與陳平舍其兩短襲其兩長二語，皆看得事機極透，故說得全不費辭，做得全不費手，不獨用兵而已。

高祖僞游雲夢，縛信歸，豈不能殺之哉？赦信封爲淮陰侯者，明其自請王齊之非也。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雖信死心之言，亦欲以解高祖之忌，而求免一死耳。此時何時，信敢尙言反哉？史稱陳豨拜爲鉅鹿守，辭信，信屏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歎曰：「子可與有言乎？欲與子有言也。」云云，似是呂后與蕭何文致殺信，先爲此對高祖之言，史臣遂承之以著書耳。若果有之，如此光景，計窮而意亂，無聊甚矣。卽反何能爲也？愚嘗謂信之反與不反，只決于聽蒯通與不聽耳。一謝蒯通，信已失其可反之時，不反決矣。與陳豨謀反一段情事，則又在蒯通之後，信豈愚至此哉？觀信臨死之言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可見信之謀反，係于通而不係于豨也。亦可證信封淮陰侯後，與豨謀反之誣。

田儻列傳

觀田氏兄弟本末，儻之殺令自王，與項氏陳涉起手略同。儻死，榮負項梁而逐其君田假，假固齊後也。齊人立之以繼儻，較之儻自王者孰順？榮怒其立不由己而逐之，此豈子房輔韓成，周市立魏咎之義乎？且

項梁聞章邯急圍榮，引兵擊破邯以救榮。及梁追邯，告急于榮，而榮不應，以致殺梁。始而梁救榮，不旋踵而榮殺梁，項羽之不王榮，而又擊之，敗死平原，宜也。榮死，田橫爲齊相，當酈生之說下齊，何至罷守備縱酒，此庸人舉動也。齊之亡，橫實亡之，齊亡而橫又自立爲王，是齊亡則橫之利也，而橫之立，又無救于齊之亡，海島俱死，自是戰國輕生之習，亦稍可謝其亡齊之罪耳。

樊鄴滕灌列傳

夏侯嬰之爲太僕，自初從高祖起沛，至有天下，歷呂后惠帝，一官數十年，終其身，令平時仕宦人處此，能無快快，況開國功臣乎。此傳以太僕二字作眼目，到底嬰之品自見，雖冶熱中人讀之茫然。

張丞相列傳

以丞相二字作眼，卻從御史大夫說來，實歸重丞相，故本傳不曰張蒼而曰張丞相，此命題主意也。所傳止張蒼一人，而周苛、周昌、趙堯、任敖、曹窻、灌嬰、申屠嘉、錯出點綴，承轉收應，或用張蒼引起而諸人繼之，或中入張蒼而諸人後先周始之，數人出處，數十年官職，用舍沿革，斷續藏露，莫得其端，而歷歷可見，真不當以一人一事始末看之也。

趙堯薦周昌相趙王如意，分明欲出昌，奪其御史大夫耳，捷甚險甚，奪其位而代之可也。盧杞遂用其術，以薦顏真卿而殺之，小人作俑效尤者，不足論。有國者抑何不自愛其人至此哉。

申屠嘉欲斬鄧通，正也。欲斬鼂錯，私也。二事已不可並論矣。況斬通在文帝之世，猶可。景帝何如主，而欲

以私斬錯哉。甚矣嘉之不知變也。

酈生陸賈列傳

酈生聞諸將握齷好苛禮。乃深自藏匿。自是高識。以諸將好苛禮爲握齷。則沛公慢而易人。其爲豁達大度之徵無疑也。然好苛禮與慢易兩種習氣。人主與士皆有之。以好苛禮之諸將對慢易之酈生。自不入。以慢易之沛公對好苛禮之諸儒。其解冠溲溺無怪也。沛公一見酈生。輟洗延坐。何嘗真厭儒者。上折隨何之功。謂何腐儒。天下安用腐儒。蓋喜極而戲之之辭。陸生新語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可見英雄胸中。原有詩書種子。不然。何其入之速且深也。彼解冠溲溺。別是一種俗儒耳。

沛公踞洗爲酈生者。惟有長揖不拜而已。酈生長揖不拜爲沛公者。惟有輟洗延坐而已。狹路中英雄相遇。機鋒撩逗。只合如此。蓋酈生之賞沛公在踞洗。沛公之取酈生在長揖。英主高士。遇合之際。有順之而悶。反之而快者。非禮俗人所知也。

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辯士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勃之戰。良平之智。信越之勇。賈皆無聞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乃起而有爲。其一說尉佗爲漢服遠人。其一奏新語爲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爲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顯藏。蓋諸臣圖功食報之終。乃爲賈奮身揆策之始。意不能無所爲。而又不欲爲諸臣之所已爲。其有所不爲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全力。以標其獨能而已。抑亦置其身于諸功臣之外。

使漢不得有所加以預爲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爲也。則事必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身名俱亨。策力兩窮。而徐以一辯士收之。則陸生之所以爲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女主臨朝。欲王諸呂。畏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爲陸生也亦淺矣。買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于樂生娛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于胸中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卽劉氏之人亦不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所爲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哉。平將相和調則權不分。千古謀國名言。身爲侯鯖。不出杯杓筐篋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緊。用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辯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一終于辯士之名。其薄于食。其報者正厚于託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亦難其人矣。觀其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不然。使粵之功。止可當一婁敬。新語之奏。止可當一叔孫通。其誅呂安劉及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莫能與于此也。

平原君朱建廉直。竟以貧故。不能葬母。爲辟陽侯所取。身與名俱徇之。可見貧亦士之累也。有經世用人之責者。豈可使士貧哉。若田叔死。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累先人名。志士哉。田叔過朱建遠矣。此則士之可貧者也。

劉敬叔孫通列傳

劉敬脫輓輅披羊裘言天下事不願易衣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非惟自處甚高其一片簡脫真率無諸儒握齟苛禮習氣對慢易大度之主亦當如此

漢文帝有爲之主所以不能聽賈生言復三代禮樂者以前有叔孫通綿蕞之儀足以塞之也若制禮之議能延至文帝時令賈生首發之漢儀豈如斯而已乎禮成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賈生不能得之文帝而叔孫通能得之高祖蓋緣高祖胸中有皇帝二字而通先窺得之此通制禮壩柄所謂知時變者也

季布變布列傳

朱家心知是季布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兩心知寫出英雄機警特達精神相關處作俠客安可無眼也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欲召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此語甚有識然人臣對人主豈肯如此自言者高祖使周昌相趙王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于諸侯乎汲黯出爲淮南守伏謝不受印願爲中郎出入禁闈毫無重內輕外之嫌固是古君臣真樸相通處亦三人真有以自立不須避此嫌也

季布寄書竇長君曰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曹丘生反請長君書求見布布發書大怒曹丘生曰僕游揚足下之名于天下願不重耶布迺大說布名根如此何以能拒曹丘生耶古今人爲此一念爲游客所制

曹丘生敢于請書見布者。亦知布好名耳。然使士大夫俱不好名。游客失職去而別有所爲。恐亦清時之一憂也。

布母弟丁公爲楚將。爲項羽遂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蓋亦以名啗之也。卻妙在自家又占地步。急中著數。真不能易此一語。漢王得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斬之以徇。窘我者赦之。縱我者誅之。此其所以爲高祖也。然高祖之誅丁公不在縱己。而在故主旣滅之後。公然自來謁見。便有賣主以自爲功之意。漢購布而布亡匿。此布之所以免也。

袁盎鼂錯列傳

袁盎有智數人。每于彊諫犯顏中。微寓獻媚之意。自結于人主。作用甚妙。彌縫甚工。人知其直而不知其譎。太史公以善傅會三字盡之。得其情矣。

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由此觀之。削地之說發于盎。而盎乃以此殺鼂錯。漢何以服錯哉。且盎言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及殺錯後。漢遣盎說吳不下。則殺錯之效可見矣。且爲使亡歸。盎何以謝漢謝錯也。漢無法矣。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上林齋夫對禽獸簿。亦是職掌。文帝詔拜爲上林令。未嘗不當其才。而張釋之力諫。非謂其所對之非也。必察其口頰眉宇之間。有一種浮詐躁刻之氣。知其非端人耳。觀其言曰。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

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以故不聞其過。由嗇夫說到吏治。由吏治說到不聞其過。則不用嗇夫一事。其失自小矣。此大臣洞見本末深識遠慮之言。不當在一人一事看之也。

釋之持法以平恕爲主。然鞠犯蹕盜高廟玉環二事。皆判得精核。吏不精核。決不能行其平恕。嘗觀張叔稱爲長者。乃自治刑名得之。蓋平恕者以法出人。能不浮于法之外。非以意出人。能減于法之內也。吏不治刑名。雖欲求一出人之路。稱爲長者。其可得乎。然釋之平恕而能劾太子梁王不下公門。又何其風力也。與酷吏順旨阿意者。勁輒相去遠矣。此持法平恕之本也。

王生治黃老言。其術只在妙于用柔耳。以老人而于衆人。令廷尉結轡。正欲釋之之用其術也。是絕妙指點。

文帝居代時。未爲天子也。聞趙將李齊之賢。識之不忘。有心人處無事時。一段營算如此。及卽位。止釐問馮唐。聞廉頗李牧之爲將。拊髀而歎。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當是時。匈奴新入大朝。那殺北地都尉。上以胡寇爲意。急急求將。得頗牧不能用。此語豈可使聞于人哉。此上所以怒也。已怒矣。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君臣閒對語如朋友。少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明主深思虛懷。鄭重低回。千載如見。人以爲寬容。不知正其一片雄略。留心邊事處。不然。每飯不忘鉅鹿。拊髀而歎。頗牧。誰謂文帝非用兵者。恐其作用深遠。過武帝多矣。

萬石張叔列傳

太史公敍萬石家一段篤行至性使人肅然生敬不敢以不學與無能少之不言而躬行是真儒術不言而齊國大治是真吏才其推重極矣抑有感于儒與吏之僞者而以此風之也

史稱石奮無文學恭謹無與比然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歸謁必朝服見之動止步趨又是學問知禮人所爲似熟讀曲禮鄉黨篇中許多曲折周旋只是恭謹二字正與此一輩人暗合耳

元鼎五年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天子巡狩修上古神祠封禪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倪寬等推文學是數者于丞相慶何當焉而上獨尊用之可見武帝紛紛動作用喜事之臣而心未嘗不重質黷之士如社稷臣則歸汲黯託孤則用霍光是也雄主不測如此

奢儉放檢不必同只貴一真真僞之閒邪正分焉史稱周仁常衣敝補衣溺袴期不爲清潔期不爲清潔五字近于奸矣與何敬容暑月熏衣焦背同出一想君子惡其僞耳大之爲王莽小之爲王安石皆不出此一種學問

田叔列傳

田叔稱孟舒爲長者上曰舒守雲中虜曾一入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此語詰得精明田叔曰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死敵乃其所以爲長者也乃復召舒爲雲中守是時匈奴爲邊患安取于

長者而用之。正喜其能得士心。爲之用命耳。凡文帝一人一事。何嘗不留心邊務也。

扁鵲倉公列傳

觀扁鵲受術于長桑君原委。可見自古神術。求一傳之之人甚難。有甚于弟子之求其師者。顏回死。孔子曰。天喪予。諸祖以授傷後爲涅槃。千聖百祖。重一傳字。不欲吾道止于其身。同此一片慈悲度世心腸。扁鵲見垣一方人。盡見五藏癥結。以診脈爲名耳。世間真正奇事。須以平出之。以診脈爲名。所以堅人意。而不敢驚之也。兵家用奇亦然。

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數語至理。貪功人不肯說。亦不能說。真能生死人者。乃能爲此語。

公乘陽慶使倉公盡去其故方。悉以禁方予之。卽段善本琵琶十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學者也。古神技授受多如此。

吳王濞列傳

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爲鹽。後世國用。取給錢鹽與賦稅中分。不知漢天子何以能忘其利。使諸侯私擅之如此。蓋文景之世也。然吳用此爲反資。可見天子雖富。不藉錢鹽之資。利器何可假人哉。

魏其武安侯列傳

籍福謂魏其侯曰。君侯性喜善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身世之慮。爲之悚然。只在惡人衆三字。作君子

者宜三復之。

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灌夫此處卻不免勢利，視丞相太貴，視魏其反太卑，與前所云貴戚在己之右必陵之意，又相反。田蚡，小人也，故窺其微而益易之，偃蹇陵傲，有自來矣。及飲酒語侵武安，又無節次，其恭其倨，爲己爲人，無一可者。蓋夫與魏其本以失勢相倚，故聞丞相之過魏其而喜，與怒其不來而衆辱之。總緣胸中有丞相二字耳，真可爲勢交之戒也。

灌夫持武安受淮南王金，陰謀不軌，夫誅。此事遂不可問。史遷于傳末，特追敘淮南與武安一段往還，首尾詳至如見，正爲夫前持武安受金確證。此武安族誅之案，卽灌夫冤訟書也。而以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一語結之，誅武安于既死，千古快事。此史家老獄吏手。

韓長孺列傳

梁孝王出入游戲，僭于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太后怒梁使而責之。子母君臣之際，處分極妥。安國爲孝王分解，以擊吳楚一事盛稱其忠孝，而曰：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入警蹕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其飾辭無一字不妙。然此段議論，何不言于帝，而見長公主轉告太后，不知此中節次脈理，必因公主告太后，使太后轉言于帝，乃爲妙手。蓋太后外怒梁王，心欲爲之分解，而無其辭。安國代爲之言，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帝心乃解。處人骨肉閒，委曲安詳，真有融融洩洩光景。此安國因公

主告太后主意也。然此語在帝怒梁孝王之前及既解之後。向梁王言之。幾于逢其惡而厚其毒矣。全當觀其請出公孫詭羊勝一段。有後此匡救之正。乃可補前此彌縫之巧。並行不悖。亦缺一不可者也。見大長公主而泣曰。入見王而泣曰。兩泣字非惟至誠。抑亦當機。

李將軍列傳

孝文時。廣從軍。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數語判斷李廣一生受用。數奇二字。隱隱在內。一而字寫出明主憐才低回之意。公孫昆邪至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恐亡之。爲國愛人。一誠至此。覺薦用之者。反落第二義。然無此一片誠心。藉口蔽賢。又老奸也。

匈奴列傳

劉敬論和親曰。以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遣。其意自周古公發之。千古制馭夷狄。變化異同。用之不盡。所謂漢所餘。彼所鮮者。則糴絮食物之屬而已。中行說單于曰。匈奴不能當漢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也。今匈奴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其得漢糴絮。以馳草棘中。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從來中國和戎資本。被此賊奴看破。說得索然。語語中的。亦梟雄也。漢使至匈奴。與說屑屑。然較漢與虜之輕重。已失體辱國矣。況說之言。又辯而彊乎。至云匈奴之俗。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此由

余屈秦繆公之言說從何處得之。

漢過不先四字。簡嚴有體。似左氏筆。古中國待夷狄法不出此。馬邑誘致單于一事。卽倖而勝之。此四字已說不去矣。況卒無所得乎。漢武帝時。邊釁紛紛。實聶翁一王恢開之。貪躁小人。何可勝誅。

衛將軍驃騎列傳

衛青以奴虜爲外戚。能以邊功自奮。稱大將軍。使史家不入外戚。特爲立傳。亦英雄也。武帝雄主也。以皇后故。貴青有之。然其時開邊多事。信賞罰。明功罪。使恩澤無故加于外戚。不足以驅策智勇。亦帝之所內諱。而青自以邊功爲大將軍。代爲帝出脫私外戚之名與迹。尤帝之所心醉也。封青三子。青固辭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及不敢薦士。以招賢。紉不肖之柄。歸之人主。有識有體。有機權。有情實。似從學問世務中出。非獨奴虜所難。恐功臣中亦鮮有及此者。獲上收衆。道俱不出此。及蘇建亡軍歸。或言當斬。或言當赦。青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示不敢專。處分折衷。出諸將士之上。稱大將軍不虛耳。處盛滿之術。固應如是。而是歲霍去病適以材見幸。日進用。爲驃騎將軍。大將軍漸退。使青不早爲自處之地。後將何以收局乎。青于盛衰消息之際。似有所見者。亦知幾人也。

太史公敘驃騎將軍戰功封賞。極其薰灼。覺大將軍漸冷矣。卻詳大將軍幕北一戰。不容口。而以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者二語結之。仍接敘驃騎戰功封賞。此時大將軍之視驃騎。幾于昔李廣之視

大將軍其感深矣。

大將軍聽甯乘言奉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天子聞之喜。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比人所不肯也。然自畫出一真樸人與雄主看。全身之術。無過此者。卻似大權術占便宜人所爲。

史懷卷九

史記五

平津侯主父列傳

汲黯庭詰弘不忠。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妙在不說透。千古老奸，情形在目。自固傾人作用，不出于此。汲黯指其布被爲詐，弘卽直認而曰：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則機鋒微露矣。諫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上使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弘殺偃根亦在此。然弘之智，非十不得一。弘事事向上，見天子遣偃來難，已知其意之不可止，而自絀其說矣。然願罷西南夷滄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其妙在專奉朔方一語。此西南夷滄海之所以得罷也。卻得古人納牖之意，減其一半。功亦不細。以弘才學，何事不可爲。往往及半而止。蓋弘一生發言行事，俱以不透爲妙用。至其論卜式郭解殺主父偃，出董仲舒意，狠手辣，則弘本色。史謂其意思外寬內深，六字弘定案也。

主父偃上書言九事，一事諫伐匈奴。武帝方以擊胡爲事，而朝奏暮召入見。自是特達之主，及偃費用事，盛言置朔方之便，爲滅胡之本。何也。蓋士當先資之始，虛心觀世，察天下所苦者在是，其見自確。其言自真。世味漸深，覩人主意向不可移，違心而背其初說，且助其餒者多矣。

徐樂之論以安民爲主而易動二字是千古治亂安危之候。主父偃重一悔字。嚴安重一變字。變者謹察其候。使治不至于亂。安不至于危。及亂而可以治。危而可以安也。斯免于悔矣。三子之言互相發。故并之。

南粵尉佗列傳

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滬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并桂林衆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任囂何人。識時識地。又識人。俊傑哉。當其時。囂豈不爲子孫計。而病以授佗。蓋英雄未了之局。與其子孫不肖者敗之。不若予臣吏才略者成之。知此則知孫伯符之于張昭所云。仲謀不任事。君當自取。昭烈于武侯所云。嗣子不才。君當自取者。非矯飾也。尉佗居秦楚漢之間。上不能爲沛公。下恥作韓彭。而又不欲以身爲陳項。南粵一隅地。數十年偏安。著著算定。爲後來扶餘輩作一榜樣。佗謂陸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而不及張良。佗亦有識。賈曰。王似賢。此確論也。文帝予南粵王尉佗書。有謙遜處。然自是帝王口氣。佗上書有倔彊處。然蠻夷酋長。面目畢露。臣主夷夏之分。自不可彊。

梁武帝老矣。侯景一見氣奪。況英雄全盛之主乎。

朝鮮列傳

朝鮮右渠誘漢亡人。不入見。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禪王長。卽渡馳入塞。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邊吏。臆隴免罪要功。失外夷心。開釁生事。從來如此。且以誘諭右渠往。而以殺其將歸報。已失奉使之指矣。況所殺非其將。罪可勝誅乎。上爲其名美。卽不詰。蓋知而故縱之。自欺欺人。實名美二字誤之。此大病痛也。及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出討右渠。樓船喪師。所爲名美者安在。樓船困辱。卒皆恐將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千古邊將依違情形。寫出如見。右渠始終以約降之說。啗樓船。左將軍以戰持之。陰欲降右渠。以奪樓船之功。公孫遂入左將軍之說。執捕樓船。奪之軍。左將軍之計得矣。右渠已誅。論功行賞。及于朝鮮之降人。而左將軍誅死。樓船贖爲庶人。誤國妬功。卒致兩敗。左將軍之得禍。甚于樓船。差彊人意。可爲爲將不和之戒。

西南夷列傳

巴蜀民竊出取笮馬。犍僮髦牛。以此巴蜀致富。可見邊民與外夷私市貨物。利之所在。從古不能禁。但處之貴有法耳。

司馬相如列傳

衛霍傳次匈奴傳後。伐匈奴者也。司馬相如傳次西南夷傳後。通西南夷者也。皆有深意。

相如臨邛一事。小小狡獪耳。而臨邛令之深情。文君之慧心。各擅其奇。有不可泯沒者。臨邛令是千古第一憐才好色人。謬恭謹一段作用。非惟爲相如擇婦。亦深恐文君之失所歸耳。相如貧過臨邛。臨邛令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此下不添一語。兀然而止。悽澹低回。有無限交情在內。胸中先安置一卓王孫文君矣。日中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奏琴辭謝。爲鼓一再行。使俗人爲之。不知多少作態可厭。而以憐才篤友之心出之。遂成千古妙事。文君心眼之毒。識相如又在臨邛令之先。此時卓王孫富人也有。臨邛令此番舉動。其女不患不歸相如矣。然王孫以臨邛令之故。予女。則亦嫁娶之常耳。何以表文君之能識相如哉。文君欲自以其能識相如之意。明之于相如。以自託其身。不落臨邛令彀中。此文君之所以奔也。雄警女子作爲。事事要占先著。臨邛令之于文君。真自犯對此。雖小事。讀書者不可被一女子瞞過也。

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千古文士第一知遇。雖窮阨沒世不怨也。大人賦。淺窳人讀之厭怠。武帝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不獨文章契合。志氣相近。自不可彊。相如病免。客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此一語。從來著書人皆爲感激。今師友存亡之際。能如此者。幾人乎。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卽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數語回翔繚繞。無限深情。在複用數書字。又說得甚矜重。善爲長卿作聲價。

相如檄蜀。雖近于爲主飾非。然其言實有體。事勢至此。不得不然。其失在通西南夷。而不在于檄蜀。以長卿才情。作文士本妙。而恥以文士自了。遂有通西南夷一節。欲實其慕藺相如公案。未免蛇足。此文士談功業之流弊也。

相如死矣。封禪文復何所希哉。亦不過胸中有此一篇好文字。遇好文知己之主。不能自忍。不肯自沒耳。文士氣習。以文取禍。尙不辭。何暇慮及身後之寵哉。

淮南衡山列傳

淮南厲王稚殺辟陽侯。雖不可爲訓。然爲漢灑辱討罪。亦千古快事。足明漢之失刑耳。數其三罪。曰臣謹爲天下誅賊臣。一語甚確。不能有以奪之。

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此相守識不凡。亦社稷臣也。按此伍被輩不足誅矣。

循吏列傳

史遷傳循吏五人。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爲相者凡四焉。乃知黃霸爲丞相。功名減于治郡時。相道與吏治爲二。漢去古稍遠矣。夫吏事不責宰相可也。宰相必不從吏事中出。可乎哉。

汲鄭列傳

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是何等識力。便是矯制發粟張本。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數語暗暗斬斷武帝開邊之根。河內失火。奉使往視。不問而以便宜發倉粟賑貧民。民惟邦本。易動則危。老成長慮。人知黯之守正。而不知其能達權也。所謂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武帝看黯。正于此處得之。爲治擇丞史而任之。不自用而用人。大臣作用。已見一斑。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一語格君心之非。能使天子不冠不見。寢淮南反謀。幾于正己而物正者。至于出守。猶不忘國。過大行李息。言張湯之奸。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固大臣深遠之見。息不敢言。與湯俱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重黯極矣。武帝得人爲盛。所許社稷臣。獨黯一人而已。黯不死。霍光之事。當使黯爲之。使黯爲之。其大節不異于光。文理固勝之耳。然漢雖不能究黯之用。而莊助言其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黯一知己也。武帝許黯社稷臣。黯一知己也。大將軍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黯一知己也。淮南王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又黯一知己也。

黯能使天子不冠不見。長揖大將軍。非難事也。獨其言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此語殊帶婉轉。安置大將軍。甚有地步。使人可思。不似懸者之言。而大將軍聞愈賢黯。請問國家朝廷所疑。蓋亦隱然以社稷臣待黯也。識量如此。青亦自可作宰相。其邊功以外戚掩。其可作相。又以邊功掩。故因論黯表出之。黯雖伉直。好面折人過。然皆有一段至誠。達于面目。故雖不甚合于主。不甚說于時。亦未有以害之。無其誠而效其懸。未有不殆者也。

酷吏列傳

漢用酷吏務得其力。史遷作酷吏傳先引老子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二語作骨。數用上以爲能一語。張酷吏之氣而惟恐不竟其用。至問漢之所得于酷吏者。則曰奸僞萌起。上下相遁也。事益多。民巧法也。姦吏侵漁也。取爲小治。姦益不勝也。吏民輕犯法。盜賊滋起也。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也。官事寔以耗廢也。問酷吏之所自得者。則曰封侯之禽也。量錯之東市也。郅都之斬也。周陽由之棄市也。張湯之自殺也。義縱之棄市也。王溫舒之五族也。滅宣之自殺也。讀未終而爲酷吏與用酷吏者。效應在目。爲之悚然矣。

義縱傳言其治敢行少縕藉。縕藉二字頗難解。而甚有妙義。傳序云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姦。黎民艾安。數語可想出縕藉二字之意。宇宙元氣與國家和平之福。隱隱在內。酷吏用而剝落無餘。故郅都傳云。是時畏朴畏罪自重。周陽由傳云。武帝卽位。吏治尙循謹甚。原始要終。其恨之也深。而罪之也遠矣。

郅都曰公廉。趙禹曰廉倨。張湯之死。家產不過五百金。此酷吏之所以護身而養其膽者也。廉則自信。其氣益堅。而酷益深矣。況才足以濟其惡。功足以掩其罪。名足以分其怨乎。

郅都爲守。都尉步入府。寧成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驢。酷吏臭味如此。作惡事亦須有羽翼。成敢于陵都。都望而知其爲司調矣。不以恩怨恭倨爲意。一片結識精神。人不能到也。

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

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尙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奏事卽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于此。非常釋聞。卽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張湯吏事。知之者以爲能。罪之者以爲酷。汲黯獨察其內懷。詐以御主心。此大臣識微洞遠一言也。太史公揣摩湯蹤跡作用。誅心察影。委曲深至。已無遁情。不被滑吏瞞過。似爲黯語。下一注疏。亦文中老吏也。及三長史告湯陰事。使吏案捕湯及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問得機警。難乎置對。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彊且黠極矣。湯慣作此狡獪。卒以懷詐面欺。誅快哉。而湯之死。始于滅宣。成于趙禹之手。宜無論矣。禹其所兄事者也。酷吏死于酷吏。有天道焉。張湯之父。不如其母何者。湯之酷萌于磔鼠。父實驕之。湯死。母不肯厚葬。載以牛車。有棺無槨。表湯之廉于身後。天子聞之。盡案誅三長史。可謂善爲其子報讎者矣。義縱之姊。能察縱之無行于未貴之前。湯之母。理湯于旣敗之後。識皆不可及也。王溫舒居廷。惛惛不辨。至于中尉。則心開。所謂一之至也。在惛惛不辨四字。傳出酷吏精神。天生酷吏。造化劫運。與生民殺氣。私于一人之身。豈苟然而已乎。曰重足一迹。曰郡中無聲。寒氣襲人。

大宛列傳

大宛之迹見自張騫二語。本末要領既明。下筆自不犯手。然張騫本以應募使大月氏。道更匈奴。爲其所留。亡于大宛。大宛道之入大月氏。又不得月氏要領。乃歸言大宛之利。以自解其使月氏之罪耳。是大宛始不過爲騫所假道。原非出使月氏本題。而騫竟以此作應募結局。將錯就錯。免罪之路。久之用以要功。臣以此愚其君。君亦以之自愚。幾并通月氏以攻匈奴之指而忘之矣。篇中卻時用匈奴月氏。經緯照映。在有意無意之間。功罪得失。見于言外事變既奇。文情亦妙。非作文者心眼之透。又在作事者之先。不能如此下筆。

大月氏方與匈奴爲讎。使月氏欲與共擊匈奴也。而道又更匈奴中。此時誰肯出身應募者。騫膽智固已絕人矣。從古不敢爲之事。自有一人爲之。騫之遠使。是古今第一人。天授非人力。正武帝詔中所謂茂才異等。可使絕國者。驅之戰。枉其才矣。然因戰失侯。乃有通烏孫一段枝節。絕處逢生。此輩功名之路。其可以一節盡哉。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可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揣摩雄主。思想虛願。如見。故鑿空好奇之士。得以其說取之。羈縻牽轉。如環無端。皆從此生。自非明王有道。守在四夷。惟一等庸懦之君。不爲人所利用耳。

游俠列傳

急人困阨。在庸人易爲感耳。若豪傑人受人拂拭。矜能伐德。反以傷其心。此越石父所以寧在縲紲之中。而不受無禮之贖也。故史遷傳游俠。以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爲要領。

游俠儒者所不言。子長爲之立傳。津津不容口。必先爲游俠昭雪。其明白不與豪暴同類。正見自家文章推許不苟。此文人自愛其品也。

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數語非獨愛士熱腸。蓋世亂收士。士且不必計其爲吾用。而先不以之資敵。不爲我患。卽爲我用矣。此老成謀國遠慮也。其父絳侯無此特達之識。

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此語自聰察。杜千古關說之路。然衛將軍重解之義爲其言。未可知也。帝此語量衛將軍太淺。故慙不可以復言。就使復爲之言。非惟無益。恐反速解之禍矣。

佞倖列傳

嗜癮鄧通所以取寵于文帝。鑄錢則文帝所以寵通也。然景帝之怒。藏于嗜癮而發于鑄錢。竟以餓死。則嗜癮者卽餓死之根也。傅后之殺馮昭儀也。始于當熊。所謂好尙不可爲。而況惡乎。倚伏之間。豈可定哉。佞倖至柔媚也。韓嫣爲弓高侯孽孫。自是將種。乃而善騎射習兵。中武帝好兵之主。巧哉。然是弓高之辱。

李延年至爲樂府新聲。郊廟登歌。出嬖佞手。禮樂征伐。小人用之爲謹身媚上之資。則亦何所不至者。

滑稽列傳

傳滑稽從六藝說起。便自滑稽矣。尤妙在六藝以下。不添一語。直接以天道恢恢。豈不大哉。有玩侮一世。傍若無人之意。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明笑經術腐儒之無用也。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二事不相蒙。合得無謂。豈不亦偉哉。結得無謂。滑稽精神。見于口齒眉宇之間。只一序一贊自足。不必更看滑稽之人也。

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二語妙在無理。卻有至理。從惟酒無量。不及亂悟出。直是涉世觀變。胸中圓妙。借飲酒一事發之。只此可止。不須分疏。而後數段妙情妙事妙文。無意而湊。字字入微。千載而下。使人欲見其人。而觀其出諸口者。

優孟非優也。蓋古之義俠。篤于友者也。其于孫叔敖。不在振其子之貧。而在表其相楚之功。與其廉于身死之後。其歌與羊舌之泣。異事同情。異情同義。然敖本知其賢。屬其子見之。居然曰。吾死友也。豈以優待之哉。知人哉。叔敖也。

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其說自衛懿公好鶴。有狄難。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出來。說得悚然。有一陳涉在前。便是亡秦之機。千古儉安君臣。處承平之世。何可不念此語。

日者列傳

日者傳止述司馬季主與賈誼宋忠議論往復一段。似史遷未著手之書。然其論宦途危險。及士大夫浮詐。亦已刻骨汗顏矣。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畢竟是高識人語。又曰。今吾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分明料此中之無人也。一見季主之人。聽其言。業以聖賢待之矣。所謂居之卑。行之污。借此發難耳。第二子之意。猶以爲至人身隱于卜。常游于卜筮之外。季主以爲道在于卜。當求于卜筮之中。一閒未達。特爲點破。非惟二子遇季主難。季主遇二子亦難。季主于二子。猶蘇門之于叔夜。管輅之于何鄧也。

貨殖列傳

貨殖之說。防于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其本末經權。蓋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黃老之學者也。今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又曰。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又曰。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又曰。此皆誠壹之所致。是何等本領。首引范蠡修備知物之說。以爲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而其通篇歸重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作用發之。白圭之言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讀此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請略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卓任諸人。

實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試于時而小用之。太史公借以寫其胸中實用。又以補平準書之所未備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與利之事。究竟于國計無裨。皆所謂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俱可于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故曰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從學問世故中淹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道。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見得深者。看貨殖亦深。見得淺者。看治身治國亦淺。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乃云司馬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于此。何其以細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貨殖傳言。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是矣。而云心誇矜勢能之榮。何也。不知人之慕富而求之。其根皆出此一念。嚴安所謂觀欲天下民情見美則願之。故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者。此之謂也。杜甫詩有云。無貧富不憂。無貴賤不戚。其論本此。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廊廟。議論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陳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鷄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

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今俗人謂太史公差貧賤。止知看此一段。不知其看破人情世故。亦自是不可易之理。聊從筆墨遊戲中寫出。豈漫然無故爲此發憤之語耶。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惟刁閒收取。終得其力。必有一種操縱之妙。亦用衆之才。所謂擇人而任時。此其一端也。從白圭與僮僕同苦樂一語化來。吳起之御兵亦如此。

卓氏舍近處求遠遷。任氏舍金玉窖倉粟。其棄取權略正相同。豪傑膽識遠出常情之外。然任氏更奇。其道其才可以治國。量錯貴五穀而賤金玉。其學問總不出此。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說得人生廉恥蕩然。無復血性矣。然從商君變法治秦所致。令民大小僂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挈重富賤貧。以爲民勸。法令所驅。習俗因之。久而不知耳。

以末致富。用本守之。以武成功。用文持之。經權變化。是聖賢豪傑作用。治國創守不易之道也。

太史公自序

觀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此句有一部史記在內。遷俯首流涕。覺千載而下。五十餘萬言中。字字聲淚。且一一本之親命。開口便云。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終之曰。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著書者原委何如。而忍以文字讀之耶。

史懷卷十

漢書一

景帝紀

景帝德量不及文帝。才略不及武帝。然能守文帝之富彊。以待武帝之揮斥者。蓋其天資愿慤。而微近于闇與慤。如保家之子。謹司管鑰。不妄出入。厚藏豫用。卒有內亂外侮。無以應之。七國之反。始既處置不當。招釁有由。及事急。不知所出。殺量錯以謝之。成何紀綱。事平。又殺條侯。始終無一可者。諸詔令質實近古。是又其愿慤謹守之一驗也。

武帝紀

董仲舒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勿使並進。其言有功六經。不知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綰已先仲舒發之矣。今六經之傳數千年。家習戶誦。而人不知。試思秦火之後。諸子之言盈天下。六經殘斷。如神農之前。五穀雜于衆草之中。非神識之人。辨別表章。固不易耳。

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媢。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此。武帝元光三年詔也。卽位六年矣。承文景富彊。技癢欲有所爲。而休息已久。臣民

習于無事。發端甚難。此事匈奴初著。先爲此詔。講明漢過不先之義。爲征伐張本。以有辭于臣民耳。識微之士。當于此遏其萌。而王恢以貪躁之徒承之。兵端一開。爲此輩功名之地。雖欲中止。不可得矣。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蹏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武帝雄心。畢露于非常二字。文景用人。必求長者之意。至此索然矣。所云蹏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御之一字。甚不易言。殊自占地步。隱然以高帝自處。

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古今承平亂本。不出此語。然處置此輩。自有方略。上之使爲我用。次之不爲我患。不爲患卽爲用矣。謹察二字。恐未盡止亂之義也。武帝雄才大略。改文景之恭儉而後能爲之者也。班史贊曰。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蓋傲之以必不能也。風刺之妙如此。

昭帝紀

昭帝短祚。政在霍光。其可紀者。在年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以安霍光耳。然聰斷如此。使其享國永年。又安能久堪霍氏之專。而拱己聽之乎。霍氏之禍。恐不能待之于宣帝矣。光愚忠。身在族滅之中。而不知悲夫。然武帝託孤于光。用其愚。非用其智也。愚而後身家之安危不及慮焉。使光而智也。其自處之道。在昭帝時。已早爲之所矣。宣帝安得而族之哉。

宣帝紀

宣帝綜核名實。論者病其刻。不知帝刻于馭吏。非刻于馭民也。二年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模寫俗吏情形。洞見至隱。極平恕之念。極精察之言。不精察。固不能行其平恕也。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爲廷平。至幸宣室齋居而決事。是何等念頭。此固綜核人真作用也。

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雀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勿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符瑞之說。千古驕主諛臣欺蔽命題也。神雀之瑞。以禁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應之一瑞之興。一仁政一仁言生焉。真孟子所謂善推其所爲者。如此惟恐其符瑞之不至也。

元帝紀

言有聽之甚美。而其效足以亡國者。如漢元帝之仁柔文雅是也。王氏奪漢。實元帝釀成之。帝爲太子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從容言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帝王制世貽謀。特識遠見之言。豈似有隱憂者。豈庸主庸臣所知。讀班固贊所云。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數語爲元帝傳神。乃知宣帝所以致歎于太子。慮其亂我家者。正謂其柔闇耳。不然。諫持刑太深。請用儒生。後世以爲美談。何害于治。乃至作色而繼之以歎乎。晉簡文帝清言玄遠。王導比之懷愍。其意正如此。

元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別節度。窮極幽眇。人主偶有所長。游藝寄情。亦復何妨。定陶王至。以銅丸擗鼓中。嚴鼓之節。幾用此代太子。人主習尚。上好下甚。遂開曹魏以後。人主一派伎倆。或至以此與臣下角勝。交相矜懣。則帝王風量掃地矣。

成帝紀

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于天下。秦焚書以後。有此舉動。故爲奇快。嘗讀史至藝文經籍志。見古今奇書不傳。徒存其目。爲之氣塞。劉歆云。猥以不誦絕之。此奇書不傳之根也。人主求得之。而學士棄去之。爲下倍上。罪孰有過此者乎。陽朔二年九月。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于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此詔甚有關係。可使詞臣不讀書者爲之悚然。

成帝失德。莫太子寵任趙氏王氏二端。故班史贊曰。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然趙氏之禍。止于絕後。王氏之禍。至于亡國。趙氏爲惑溺內寵。其失易見也。王氏乃尊崇舅家。其失難見也。此杜欽谷永之言。所以益易入耳。

刑法志

班氏論刑法。從嗜欲生養說來。甚有原委。世間苦趣。未有不生于可欲者。大刑用甲兵。兵刑合一之旨。人未拈出。又因此一語。詳古今兵制本末。自黃虞以至漢。言刑而兵制之得

失備焉。言兵而時代之升降備焉。古人爲一事。作一文。豈有別無要領。別無識力。而止以一文了一事者乎。

食貨志

量錯論珠玉五穀貴賤之故。循環宛轉。變幻而明透。然後歸重以粟爲賞罰。終貴粟務農之說。節目甚妙。惟其變幻。所以明透。後世輸粟入太學。入穀贖罪。亦以粟爲賞罰之意。而行之既久。以金代之。謂之折色。依然金生而粟死也。豈復貴五穀賤金玉之本指哉。賈誼諫私鑄。謂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因悟私鑄之所以盛者。以官錢工本薄。官錢工本所以薄者。官與吏役市而侵盜之也。使官錢之殺雜與私錢等。則官私已自並行。況又過也。是官不如私也。官錢安得不滯乎。誠能禁官與吏役之侵盜。而官錢之工本厚。使錢之精良者常在官。而殺雜者常在私。官錢行而私錢滯。則私錢不禁而自止矣。

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農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曰。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勳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

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常平倉爲萬世利其說自耿壽昌發之實做平準之意蕭望之引武帝時縣官自漁海魚不出云云又言築倉治船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上不聽漕事果便則望之之言爲壽昌所詘明矣不知壽昌之策斟酌于時勢以人事之窮通論也計臣濟急之圖望之之言原委于理數以天道之消息論也大臣慮遠之心壽昌規其顯利望之規其隱憂行壽昌之法當存望之之議也

楚元王傳劉向

劉向好枕中祕書誦讀之上言黃金可成未免躁誕然亦少年聰明高才好奇之常卒以經術起家事主區區一書生與王氏爭又與擁戴王氏之杜欽谷永張禹輩爭始終爲漢貴戚中社稷臣其識其力固兩次下獄有以鍊之也

懇譖周堪劉向下獄者弘恭石顯也則恭顯之不利于堪向一愚者知之矣地震星變上自感悟欲以堪向爲諫大夫又使恭顯得與白皆爲中郎甚不可解也庸主當迷惑時賢奸混殺用舍倒置固不足論惟是感悟後一番舉動不痛不癢爲可恨耳當其迷惑猶冀其感悟業已感悟而所爲止此則讒邪益無所忌忠直益無所恃而進言者始絕望矣向之言曰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此元帝胎病所以釀亡漢之禍者不外于此中閒蔽而開開而復蔽精神面目周始循環于一疑之中而不能自出至夏寒日青無光恭顯等皆言堪猛用事之咎抑何其不經也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

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已可笑矣。興險人也。反乘閒傾堪而上。益爲之疑。左遷堪等。後廟闕災日蝕。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下詔爲堪暴白。情形業已豁然。徵堪爲光祿大夫。猛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而顯幹尙書。自若也。反使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堪竟以瘖死。而猛自殺。帝之所以復用堪。猛者。非卽其所以殺之者乎。至成帝時。王鳳兄弟用事。向作洪範五行傳論上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向遂上封事極諫。至云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篡漢之事。不憚明言之。心亦極苦矣。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而卒無所發付。似有一疑鬼坐其腹。掣其手。使其席天子之權。而不能自用一人。自作一事。每一感悟。每一改悔。不使人快。而反使人悶。且恨焉。向事元帝。困于恭顯。事成帝。困于王氏。二主世濟。其庸以至于亡。始終不出一疑字。世安知疑之效。遂足以亡天下乎。史記李斯傳末曰。遂以亡天下。罪斯也。漢書劉向傳末曰。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惜向也。其亦幸向之不見漢亡也。云爾。向之忠。無負于漢矣。然何救于漢之亡。忠臣欲救國之亡。豈以此心無負于國而遂已哉。

劉向上封事極言王氏曰。陛下爲人子孫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又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妙于立言。王莽之篡。元后猶握一璽。不以授莽。向之言已驗。而悔無及矣。狄梁公之折武曩也。曰。安有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者。蓋猶祖此意。以奪周而復唐云。劉歆移書責讓太常博士。憫惜絕學。有一往至誠。足以動人。出于情辭之外。曰。義雖相反。猶並置之。真古

右文之意。卽章帝詔中所謂扶微學廣異義者也。後世不講此道久矣。所謂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與藝文志所謂碎義逃難。俱說透千古拘儒委曲。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卽後世大臣被論。引咎請告。要君脅下。今古老奸。同一作用。

蒯伍江息夫傳

漢初定天下。洞疑臣下。欲鉤其陰。故重告變之法。賁赫輩以此封侯。武帝雄察之主。承之不改。而一種陰賊小人。如江充者乘之。始以逃死。終以規利。用之趙太子而效。用之貴戚而效。用之公主而效。所謂取必于萬乘以報私怨。後雖烹醢。計猶不悔。是此輩所以安身立命者也。氣盛計酬。志高機熟。騎虎難下。操刀必割。無已而用之皇太子。用之皇太子。是亦不可以已乎。曰非也。上以是用充。充非是無以自固于上。用之皇太子。充盡頭一著。已託出無餘。充雖彊黠。恐亦莫能自必。然上猶曰。人臣當如是矣。充何憚而不用之皇太子。以博上此一語哉。獸窮鳥困。不得不出于巫蠱一事。以爲僥倖自出之途。而雄察之主。至以社稷之重。骨肉之親。供其用而不之悔。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然充以其術亂趙。先充死而收其父兄棄市者趙也。又以其術亂漢。後充死而夷三族者漢也。雖不足盡其辜。天處賊奴亦快哉。武帝求跡弛之士。小人無才。固不能有以中之。充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以敵爲師四字。較古者受命不受辭之說。更爲精妙。自是權略人語。小人爲惡資本也。息夫躬議論無所避。衆畏其口。此從來小人脅衆深罪。自作護身之術。俱不出此。王嘉謂躬傾覆。有佞邪。

材弱首詆嘉健而蓄縮四字人亦不能合說。折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曲盡庸臣途遠日暮悞國情狀。正其有口可畏處。至其歷詆公卿大臣。雖小人先發制人之計。然描寫承平臣子庸軟媮安情弊。緩急難恃。千古一轍。可爲寒心。而王嘉謂其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辨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始終以爲不可用。真大臣識微慮遠之言。躬終不能勝正也。

賈誼傳

陳政事疏君父之前。開口便云痛哭。云流涕。云長太息。想見文帝寬容不諱。通達不拘處。逐段數來。隨筆成變。不局局文章家分解之法。其胸中眼中。看往事落落然。歷歷然。閒架節目。確成一片。說來有情有理。有機有勢。識力原委。深厚廣遠。其言有驗于目前者。有驗于易世者。故傳末云。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此段結局。與誼之言先後相應。正明其見之確而處之當也。合全文讀之。如削諸侯制匈奴之說。錯雜輩猶能言之。至其所論紀綱風俗。根本元氣。則大儒之養。大臣之識。其本未來路。與一切才士不同。讀之愈遠愈切。愈切愈遠。惟其心熱意滿。氣盛語透。所以人知其銳。不知其鍊。知其鍊。不知其厚也。絳灌武人。詆毀賈誼。正謂其文士無用耳。誼卻以繫單于頸一事勝之。恥以文士自了。真書生習氣也。然其論敬禮大臣。又若爲絳灌地者。能無愧于賈生耶。古人論事。見其大體而不及其私如此。臣子于國家大事。有人所不能而已。獨能之者。苟真有以自信。亦不嫌于排衆而自任者。何者。國家大事。

與其使不能者敗之。不若使能者了之。蓋用舍之關於己者輕。而成敗之關於國者大。起念在國。不知其在己。與在人。也。賈誼有言。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又曰。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此。真有以自信而不暇于讓也。人或謂其少年輕躁。羌人之叛。上問誰可將者。趙充國對曰。無踰于老臣者矣。充國七十老人也。豈亦洛陽少年乎。

袁盎量錯傳龜錯

錯三奏。其一論以夷攻夷。主于應變。其二其三。皆論募民徙塞下。主于持久。則其所恃在募民積粟。而不專在以夷攻夷。明矣。其妙皆在于核。蓋邊情遠而兵事危。一有不核。非惟難行。亦近于欺。手畫口陳。歷歷在目。所謂不敢以疑事嘗試于上。告君之道也。

以蠻夷攻蠻夷。蓋中國原有長技。我爲主而用彼輔之。故曰。帝王之道。出于萬全。此以夷攻夷之本也。若中國之長技已失。在我本無足恃。而一聽于夷。此徼倖之計耳。豈所謂萬全哉。宋以金亡遼。遼亡而宋弱。以元亡金。金亡而宋亡。不修己而恃人之過也。

募民徙塞下。使有事時免于調兵募兵。蓋洞見客兵之害。而思有以代之。其道不出此。然其經畫處分。非可急求而捷取也。徙之之初。既不彊其所不願。而田廬匹配。城塹器具之屬。一一爲之所。使先至者如歸安樂而不思故鄉。後者相慕勸往。自爲戰守。而非以德上。期得募徙之實用而後已。其不曰募兵而曰募民者。所以使民漸化而爲兵。非一日之故也。雖以徙爲名。一部屯田全局。藏于其中。其善後未盡事宜。詳

實于第三奏內。有節次。有情理。胸中極透。下手自細自妥。然每見募徙之民。有一試輒効而不堪再用者。由事平之後。氣驕體惰。自民而化爲兵者。復自兵而化爲民。兵再化爲民。則不復可望爲兵。而不肖將吏。弱者與之偷安賣閒。彊者因而朘削之法。久而敵初意不復可尋。故選置良吏。明管子什伍教習之法。又所以防其兵化爲民之漸。而終募徙之局也。

賈鄒枚路傳鄒陽 路溫舒

觀鄒陽諫吳王。當其反謀尙隱。出口甚難。而危心苦語。精誠動人。事梁與詭勝。迂梁事敗。見王先生爲梁周旋。事濟而後已。蓋持正而忠于所事。不負心人也。亦文士之有品者矣。身處危亂之邦。不避其難。而又能超然禍福之外。其智亦自過人。史遷以鄒陽與魯仲連同傳。若載此二事。猶與其排難解紛亂功成辭賞氣類相合。獨取其獄中一書。反覺合傳之無謂。

路溫舒。緩刑疏。痛切懇至。入骨刺心。當武帝嚴酷之終。宣帝綜核之始。所救不小。良由身作獄吏。從殺人場中鍊出慈悲至性。孟舒輩作獄吏而卒成長者。亦此意也。

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河間獻王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卽今收藏鑑賞家貴舊板書之意也。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借二王語互作斷案。妙甚。然中山王是

一種作藩王眞受用學問。觀其聞樂一對。甚有戒心。安知非感于藩王儂削。自晦于聲色。爲全身寄憤之地乎。明帝永平中。法憲頗峻。北海敬王睦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越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此卽中山王之意也。陳思王紛紛求自試。正逢忌者之機。煮豆之悲。誠有以自取也。

長沙定王發。卽光武六世祖也。其母唐兒爲程姬侍者。上召程姬。姬有所避。不敢進。因飾唐兒以應。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生子發。中興之符。兆于此矣。然則唐兒發祥之奇。又豈自生一長沙王而止哉。觀江都廣川所爲諸淫暴事。有絕不近人情者。殆是陰陽中一種戾氣。臣民中一段劫運也。

李廣蘇建傳

李陵願自當一隊。以分單于兵。毋令專向貳師軍。計亦自奇。然其機緣際遇。節節相左。蓋亦有奇數焉。武帝時。自請擊匈奴者。雖一士之微。必加勸助。陵雖云以少擊衆。然中國之師。計自應出萬全。豈有以五千人委虜之理。上曰。吾發軍多。無騎子女。陵言出而難于自止。對以無所事騎。上漫然壯而許之。不爲之所。使陵遠心忍氣。冒死一往。以塞其言。已挫其銳而孤其心。奇數一也。已乃使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羞爲陵後距。上書不進。上不問博德以私悞國逗遛之罪。反疑陵悔不出。而教博德上書。奇數二也。與單于戰。所射殺過當。單于將引還。諸當戶君長止之。管敢降虜。具言陵軍無後救。爲之鄉導。奇數三也。三

者皆可原。獨其畏死降虜。與庸人無異。降虜無論矣。又說蘇武降。是亦不可以已乎。曰。分謗也。說武不降。見其至誠。而後涕泣霑襟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良心不死矣。

司馬遷遠衆冒嫌而救李陵。人情所難。其誼可取。而其語近駭。遷此時只合替漢救之不至耳。卽上亦會悔陵無救。以此爲言。機自相入。不宜盛稱陵爲國士。爲名將。豈有國士名將而降虜者。且業已降虜。猶謂其將欲得當以報漢。何其迂而悖乎。遷文士也。從來文士恥作文士。喜譚奇功。通輕俠。旣無卓識。具眼灼見其人。始終輕信亂交。未有不因人虛名空言而自受實禍。且爲人品累者。

衛律說蘇武降。武罵之。且曰。若知我不降。明欲命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此始矣。非惟語壯氣強。亦藏有機權作用在內。庸人也不可曉。以是非而可忱。以禍福。蓋以一絕大干係。推付與律。乃可以寒其心。而塞其說降之路也。夫機權作用。正武所以自全其節耳。

武在虜中。聞武帝崩。南鄉號哭。嘔血。旦夕臨。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正以報其南鄉哭臨之誠也。重其禮。且遂其志。千古特典。忠臣出氣。魏將于禁爲蜀所虜。吳得而歸之。亦令謁武祖廟。雄主賞罰過衰。鉞矣。

武與桑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甚得大臣體。武精忠爲外夷觀瞻。才一問及。就使保全。所傷亦多。古人不以朋友累人。不然。忠如蘇武。一李陵株連足矣。又待謀反之弘羊哉。

董仲舒傳

仲舒儒者。其告君之言。寬大眷容。不急急于指切一事。以說理爲主。然理明而事情自見。無賈生之激。無鼂錯之峭。而氣運闊深。波瀾紆迴。自是漢人文字。所謂學問道德之氣。鬱鬱芊芊。然見于筆墨之間者也。本言富貴者不宜侵民之利。卻從天人古今發端。其原委起止。已自不同。而以上天之理。太古之道。結之。看來甚迂。說來甚切。古人言語前後。皆留餘地以養之。故其入也深。而其傳也遠。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兒寬

廷尉有疑奏。使寬爲奏。奏成。以白廷尉張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上寬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此語從學問中出。武帝不必言。卽張湯亦自不凡。士有一言之善。大臣與天子立知之。才者固快于自見。昏庸者亦安能一日苟容哉。

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兒寬亦是古今第一。知棄取。占便宜。人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催科之術。孰有工于寬者乎。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是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此言爲相如善後耳。若不以獻諛之心出之。移之以論他事。豈非古今謀斷定案哉。

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安世能識亡書三篋。非獨以敏勝。亦以愨勝。以敏識易。以愨識難。非一切書篋。腹笥行祕書。輩可比也。其輔少主。處盛滿。作用條理之妙。實從學問中出。與霍氏成敗相反者。學不學之效異也。

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此言甚有大體。不惟慎于自處。亦高于處人。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其妙全在此。不然。上語爲蔽賢人口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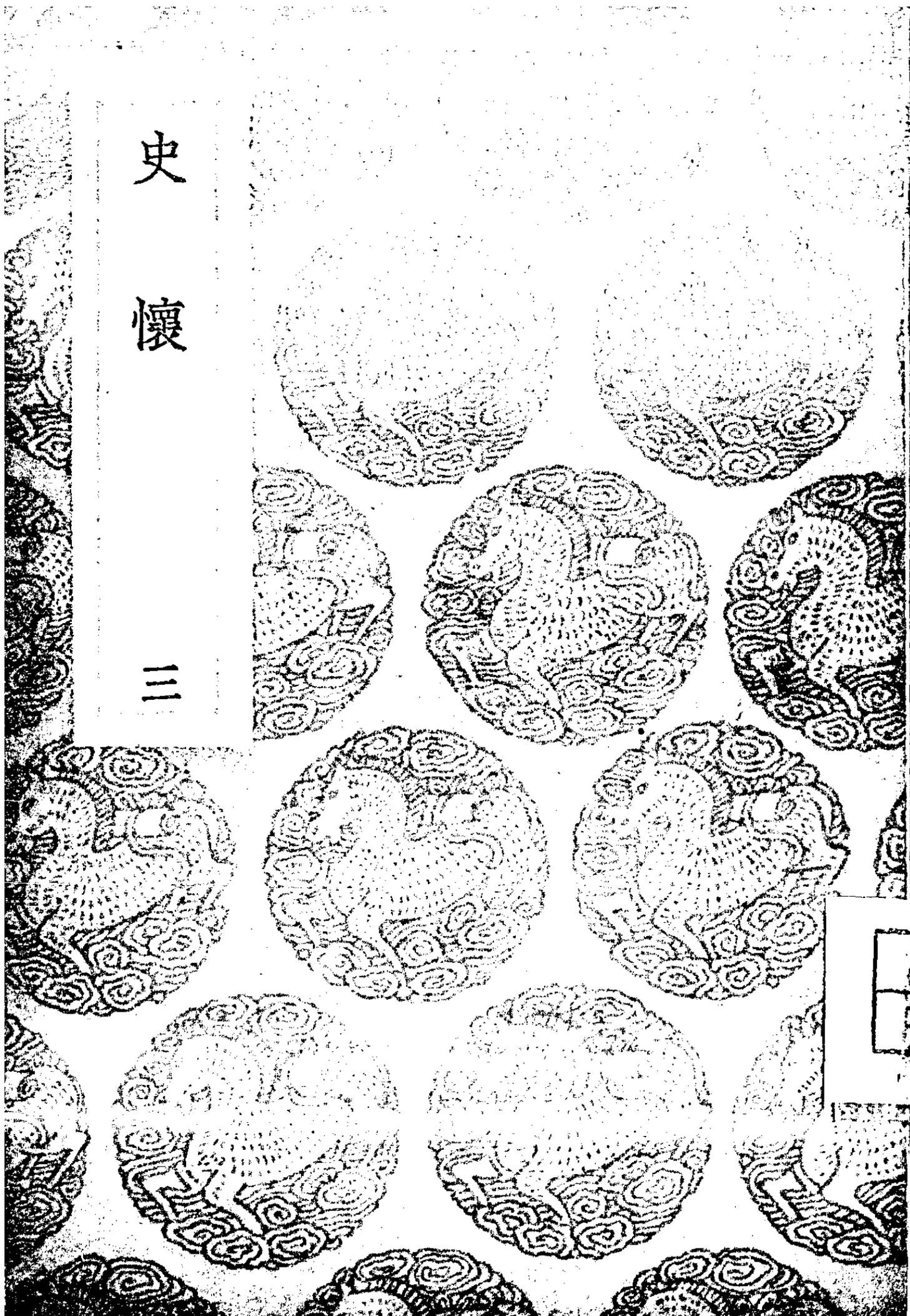
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霍光悶悶于此等處。見其條理井然。不得不以大臣之識推之。所謂味道有子。李嶠無兒。正如此看出。



3
4
3561

史
懷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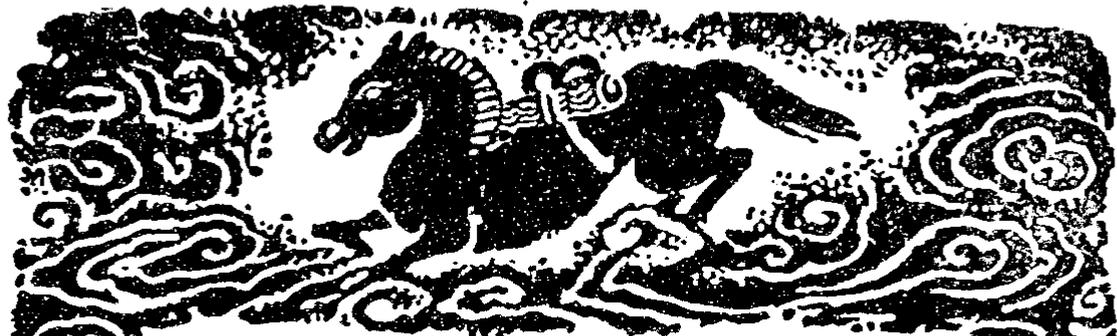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 懷

(三)



3 0646 5351 6

鍾 惺 說

史懷卷十一

漢書二

杜周傳

王氏取漢深矣。惟劉向預見之而訟言之。天子雖不能用。猶知為王氏起此議。至及舞陽。上書。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當其時為人主者。豈遂截然不知有王氏者哉。人主不能截然不知有王氏。而天又
 以日食告。以地震告。為人主者。即至恐。欲不舉而歸之。王氏不可得也。有杜欽谷永者。起始暗取後宮。以
 代之。使人主盡撤王氏之備。以備後宮。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閒掩其目。以制漢之敵。嗚
 呼。二子亦為一身報王氏耳。孰知為王氏取漢。遂莫有工于此者哉。且後宮與外戚。其說相近。二子與向
 又俱以經術應變。陳言為名。宜漢之入其彀中而不知也。劉向之說不行。世何敢復言王氏。繼向上封事
 請退大將軍鳳。以應天變者。獨一京兆尹王章耳。鳳且懼。教鳳上疏。謝得無廢者。欽也。鳳雖得無廢。而心
 慚求退。說使勿退者。欽也。鳳不慚且退。乃遂殺章。而不疑。章死。衆冤之。鳳又慚。說鳳舉直言極諫。以救其
 過。于是章死。而不以為冤。而漢益不可為矣。史稱欽深博有謀。優游不仕。以壽終。欽何求于王氏哉。不過
 感王氏之知己。而甘以其身為桀犬耳。谷永。小人也。見鳳方用事。陰欲自託。有所恃而不為忌。明以申伯
 指鳳。至云。願具書所言。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為誠天意。願陛下省察。是其黨戴王氏。已顯然不畏



52437

083
1124
2:3562

史懷 卷十一

一六七

人主知猶謂漢有人乎。原其本末。欽優于永。然其爲王氏取漢而漢不知。及其成功。一也。士之求自見自達。未有舍人主而先求之私門者。人主棄之而私門收之。是人主自以士徇私門而竟以國從。故曰人主愛惜人才。自爲社稷計。茲非其明著痛切者哉。郗超爲桓氏謀主。以父情忠于王室。不令之知。死至。錄其所與桓氏往反密計。屬門生呈其父。以斷其哀。吁。爲超者亦苦矣。超俊物。世莫能知其人。又非可以名譽爵祿收也。桓元子雄爽。其氣誼必有相感者。至不愛其身以報所知。不愛其名以報所生。誠使晉能先桓氏而收之。超亦何苦而出于此哉。若超者。固杜欽之流也。

哀帝卽位。杜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于大吏。皆權臣之黨。其言危苦懇至。班氏著此于欽傳之末。欽附王氏亡漢。公案定矣。

武五子傳

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此易事也。難在上怒甚時。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出身上書。是古今第一好膽。然其言曰。子盜父兵。別尋一罪名坐之。乃可爲出脫謀反之地。凡解紛難立言。必須有法。若直言太子無罪。則反重其怒矣。上知太子無他意。使車千秋得以其閒訟太子者。安知非三老先著之妙哉。

宣帝諡太子曰戾。蓋以孫而諡本生祖也。不敢顯其曾祖之失耳。雖情不勝禮。然在後世亦難行矣。上已憐太子無罪而悔之矣。舍其怒而從其悔。其可乎。

巫蠱之禍。中于骨肉。班氏以爲武帝用兵弗戢自焚之故。因果報應。說得悚然。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一語。天人透悟之言。

昌邑王賀在國時。數有怪。郎中令遂諫不聽。居無何乃被徵。遂之言幾不驗。驕主諛臣。處此益肆。然無所忌矣。其應乃在被徵之後。災祥之理。豈可以目前定哉。

宣帝卽位。心內忌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察之。爲賀者危矣。敞條奏賀起居。著其廢亡之效。上由此知賀不足忌。所謂以小察而全大恩者也。不然。賀固可憐。所傷主德國體多矣。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武帝好文之主也。嚴助以文學貴。侍特予補外。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責問。待下綜核如此。不以文士優容之。此漢治之所以無敵也。

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從古無以詩文醫病者。自宣帝之于太子。始乃知枚乘七發。陳琳草檄。非一切妄語。蓋以聰明之主。處父子之間。其體悉調護。別有異想。有至情有妙理。出尋常禽犢之外。

賈捐之議論文章。甚有可觀。始知石顯不得進用。與長安令楊興更相薦引。欲得大位。復短顯。興曰。顯鼎貴。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爲薦顯。又爲奏薦。興竟爲顯所中。下獄死。功名熱中。反覆至此。身

名俱敗。悔不可及。從古躁進之患。在才士最易爲劇。戒之戒之。

東方朔傳

武帝雄主。使東方朔與侏儒共論饑飽。自然置身無地。朔給侏儒以若曹無益于國用。徒索衣食。此韓非所謂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從來治國通患。朔借侏儒發之。朔陳農戰強國之計。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朔滑稽。與商韓似不相入。學問實用不測如此。

朔直諫。皆擇其大者。餘皆其游戲之時。所謂養其全力。待時而發也。豈屑屑然以諫立名者哉。不屑屑然以諫立名。此朔之所以不妨于游戲也。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車千秋 楊惲 陳萬年

中國用一人。外夷觀望以爲輕重。車千秋以一言寤意。拜相封侯。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故。使者以上書言事對。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卽得之矣。此單于亦自不凡。遼使謂寇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亦是此意。與成帝時單于見董賢爲大司馬。輒賀漢得賢臣者。眼識相去遠矣。然爲外夷者。未必皆此輩。中國舉動。亦何可自輕耶。

太僕戴長樂告楊惲書。備極羅織。止免惲爲庶人。惲子孫會宗一書。遂致極刑。愚謂惲此書雖涉怨望。輕傲未至。如長樂所告也。惲不死于長樂所告。而死于此書。異哉。蓋人告之者。其法尙在疑。自爲此書以實所告。此惲之所以死也。處疑謗之中。在廢棄之後。筆墨語言。何可不慎。

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
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吉篤慎賢相。猶以萬年媚己薦之。仕途
好諛。千古一轍。曰及萬年者。私之之詞也。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媚之爲效。一至于此。人亦何憚而不學
媚乎。今孤直之士。簡于權貴。而動以賢者待人。望其破俗情以薦己。豈不難哉。

楊胡朱梅云傳朱雲 梅福

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薦朱雲。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及雲請上方劍斬張禹。上大怒。將斬之。左將軍
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同是千古篤友爲國之人。然嘉于無事時薦雲作大官。不如慶忌救雲于
死。事難而義正。要其義重。不避嫌。不畏死。則一也。國家欲得不二心之臣。當于此求之。

朱雲欲斬張禹。斬其黨王氏者也。梅福上書訟王章。訟其攻王氏者也。皆是漢忠臣。雲病不呼醫。飲藥。王
莽顛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處篡革之際。結局皆妙。而其志皆有可悲者。雲知王氏之必篡漢。而力不
能爲。病不呼醫。卽范文子使祝宗祈死之意。福始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
條對急政。一腔熱心。欲完漢社稷于王氏貪吻毒手中。如拯溺救焚。此豈潔身自了之人。時成帝委任大
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臣莫敢正言。班
氏著此一段。明福爲漢本領主意不出于此。上書千言。援引古今。不露本題。乃云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
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其意全在訴王章之枉。發明王氏篡漢。先除礙手之由。蓋篡

奪之人智可蔽主。力可脅衆。全仗一二膽識不二心之臣。洞見其微。而遏之。將然未能之際。王氏取漢。其勢已成。又有張禹。孔光。杜欽。谷永輩。以漢之臣子。爲之委曲效死。出力定計。洞見而欲遏之者。劉向。王章。朱雲及福數人而已。福之力訴王章。猶爲漢留一攻王氏之人也。福始終血誠。非爲章。乃爲漢也。必不可爲。而後棄妻子。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以自見其志。蓋以首陽之義。報漢云爾。今謂雲爲達生。福爲高隱。非知二子者也。

霍光金日磾傳

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尙璽郎亦自是一託孤之臣。惟光能識之。宣帝卽位。乃歸政。上謙讓不爲。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霍氏禍始此。不在驂乘也。雄察之主。久處隱約。豈能堪之。光死後。霍山輩何等庸人。自若領尙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英主作用。已自深妙。魏相又白去副封。其侵削霍氏。咄咄逼人。而甚有節奏。矧霍氏以駭罔諸兒。應之邪。霍禹曰。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只我家將軍四字。便可族誅。魏曹爽正是此一流人。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爲漢所獲。遂與霍光同受顧命。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卓識過光萬倍。何止篤慎也。嘗怪武帝連年伐匈奴。得不償失。乃得一日磾爲社稷臣。奇甚。昆邪率衆內附。以數萬計。所獲雖多。不可與此並論也。然唐明皇寵信安祿山。又是此等識解誤之。

趙充國辛慶忌列傳趙充國

從來夷狄情形合則強分則弱善制夷狄者常使之分而不合充國之言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看分合二字甚透先零諸羌解仇交質合之勢也充國始終作用主意全在捐罕拜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專行先零之誅使其分者常在羌而合者常在我勿令虜交堅黨合中國制夷狄之法不出于此然均之羌也可以舍罕拜而誅先零獨不可以舍先零而誅罕拜乎曰罕拜之要領在我也罕拜之要領在我者何也初罕拜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先零果反此罕拜不合于先零之要領也要領在我然後用吾威信以柔伏之故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遣歸分別善惡宣示天子購斬之令解散其心使罕拜欲復合于先零而不可得故辛武賢充國所薦也與充國異意欲擊罕拜充國駁之至公卿皆是武賢議天子以書勅讓充國令其引兵從武賢深入充國以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因陳兵利害其言曰先零雖與罕拜解仇約結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拜背之也其計常欲先赴罕拜之急以堅其約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數語最透充國肯使已分于先零之罕拜復與先零合哉及擊先零降斬無數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此舍罕拜而誅先零之效也然不得罕拜所以不合于先零之故則同一羌也或舍之或誅之先後之間亦安能了然于心手乎

充國舍罕拜而擊先零罕拜內附先零已孤重以降斬之威先零所餘有幾而猶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

敵如治癰者使之熟而自潰。老臣爲國久遠萬全之計也。

充國條奏屯田。妙在爲將者不避嫌疑。爲上者不拘文法。所以能成其功。然其膽識從精忠出。有一片至誠。足以格于上下。通于始終。觀其言曰。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守之一字。是其本領。不敢料其主之不明。而不以忠言自盡。真心憂國。千古議論功名之士。所難在此。上前後賜書。往返商確。務求詳妥。充國據問條答。不敢作一影響皮膚之語。極曲折。極直遂。以論事爲主。文之工拙。非所計。然其文不期妙而自妙者。志氣所至也。志氣者何也。誠也。明也。

武將籌邊。其事之核鍊。有若量錯之策。匈奴者乎。文臣奏事。其文之高妙。有若充國之條屯田者乎。上之聽言。不以此責其臣。而曰不拘文法。下之告君。不能以此自盡。而曰不避嫌疑。此朦朧苟且之道也。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諸前言不便者。皆頓首伏。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可見從來會議。不公不明。朦朧觀望。不足恃者。非惟識慮不足。亦真心爲國者少耳。陳湯有言。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比所見。事必不從。此千古會議通患也。魏相一人一言。便可破盈庭之議。宰相之關係邊事如此。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乘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

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讀充國此議。老將血誠。千古不滅。乃知人臣以不伐爲美。猶其第二義也。不伐之美。在一身。避嫌之害。在天下。國家事有近乎自伐。而以爲國者。充國是也。誠之至也。誠不如充國。未易語此。無踰于老臣一語。充國徹首徹尾。自信之言。避嫌之事。賢者不爲。充國固有所不屑也。

傅常鄭甘陳段傳陳湯

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與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葬。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諡曰繆侯。薦一士而以爵殉之。又以身後名殉之。此古今人情所難。今執袴之子。無事能結識奇人。有事能舉所知者。有幾。況以其身連坐而不悔乎。

陳湯之擊斬郅支。較之傅介子誅樓蘭。事勢更難。名義更正。謀慮更遠。蓋郅支與樓蘭。同爲殺漢使。而湯之意尤重在郅支。負漢之後。與康居爲一。後爲邊患難制。特以殺漢使爲名。及今除之。多此一片苦心在內。故其與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依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久畜之必爲西域患。此湯擊斬郅支。單于本意。不獨以其殺漢使也。其進討郅支。用兵機宜。有節次。有紀律。謀而後戰。必勝而後發。非掩襲僥倖。捷取于一擊。以爲奇者。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千古快事。然在介子則爲功。在湯則爲罪者。介子之往。霍光白遣之。而湯以便宜行事。故妬功者得以矯制之罪罪之。法吏腐

儒姦臣合黨同心。羅織惟恐不密。機罪惟恐不深。灰英雄之心。不顧國家利害。匡衡經術宰相。甘心爲石顯出力排擠。不至于下獄論死不已。善哉乎劉向爲湯上疏曰。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斬郅支之首。承聖指三字。出脫湯矯制之罪甚妙。湯之罪無可指。而湯之功全矣。谷永之疏上。天子僅出湯奪爵爲士伍。千載傷心。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百僚議數日不決。天生此一事爲湯昭雪。結奸臣之舌。而唾其面。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能屈伸。已自可憐。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此一語。魏死妬功諸人。至其料敵神妙。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不五日而解。使匡衡輩立其前。聞且見之。其靦顏汗背。何啻鈇鉞之誅。湯此後自可吐氣論功。食報無疑。而猶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徙邊。湯一生勳名。竟以此結局。總之湯才略絕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爲奸臣借口。不出于此。然前斬郅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不貪者代之。祭彤廉將也。光武美其清約。封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無不悉備。如此爲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邊臣功賞極厚。獨儉于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爲人代筆自潤。可憐可恨。亦可羞。奸相庸主之過也。不然湯之功罪。甚著一時。君相封賞之。何其明白正大。而壯侯之謚。留爲王莽行其私辱。孰大焉。

衛司馬谷吉送郅支侍子。而郅支殺之。原情定罪。較樓蘭有加。不誅何以爲漢。且吉上書請往。所謂無畏知死不避虜。殺之不問。何以勸遠使死事之臣乎。谷永吉之子也。郅支殺吉。而湯殺郅支。爲永父報仇。永之爲湯訟冤。正宜耳。然不如耿育一書痛快直遂。語語指斥匡衡。無所回互。使人臣不得以經術飾奸。尤

得奏事之體。

雋疏于薛平彭傳雋不疑 疏廣 于定國 薛廣德

暴勝之爲直指才位威名種種自負非雋不疑之氣固不足以奪之然勝之亦自不可及今上官純以衣服言動責下縣令中有賢如不疑者不能去其素服手板以見郡倅况褒衣帶劍而見直指乎不疑教勝之氣彊而語平作吏自爲嚴而教人以寬威行施之以恩一語所救不小自是對病之藥其作用從學問中出難爲俗吏無本者道也

二疏教太子有盡心盡力處不徒以保身知幾自了而已太子外祖父許伯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寓意甚苦立言又妙若無此段正論師傳之道未盡後之徑去亦屬無謂太子年十二頭角已露根器庸柔二疏已親見之知有王氏之禍機不可爲而後去所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徒以一身禍福論哉觀其言曰富者衆之怨也我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語語是處亂世自全之法蓋亦知天下之將亂有傷心而難于明言者託爲達生之論耳若二疏者始終出處固梅福之流亞也

東海孝婦之冤于公請之太守不聽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必有此一片至誠乃可以辭于孝婦之死宋歐陽修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其本領未易言也

定國迎師執經。詎是漢一切獄吏舉動。乃知持平無冤。從學問家訓中來。刑獄一事。關係至重。非文墨俗吏所能了也。

亂者盜之積也。大盜者小盜之積也。盜發吏不亟追。與盜爲市。反繫亡家以待對簿。一盜之興。捕盜者之利。而亡家之禍也。以故亡家不敢復告。盜以寢廣。課吏者不察盜之寢廣。徒以不見亡家之告。反使俗吏有盜息民安之迹。與名上下相蒙。吏治之蔽。養亂由此。上始卽位。關東連年被災害。上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人受詔條。責以吏事。曰。惡吏捕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此等情弊。吏之所不及察。而上洞見之。以責其大臣。漢世人主。抑何其綜核也。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諫。至欲自刎。以血汗車輪。語態不無過戇。然廣德爲人名。爲溫雅蘊藉。而有此直節。固不得復少之。且使容容默默者。不能以溫雅蘊藉自解也。

王貢兩龔鮑傳

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真得嚴君平矣。寫盡俗吏之淺。然亦士之自賤。久爲守令所輕。有以致之。令時作官其地。以得一士爲喜。如彊者可多得耶。

王吉事昌邑。王淫暴之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只是不負心耳。昌邑旣廢之後。上疏言得失。議論不必奇。而深厚老成。在宣帝彊察之時。尤爲因病之藥。惟其近迂。所以益切。蓋宣帝操切。故以迂救之。上直以爲迂。則失之矣。

觀貢禹始終陳言。君臣之際。亦幾于信而後諫者矣。其意本于忠愛。其文流于經術。而一往深至質核。若以村老家僕口齒出之。語未卒而至誠達于面目。此言之所以多見用也。人臣言而見用。又何必明其意之爲忠愛。文之爲經術耶。但人臣言事。擇其大且急者。元帝時。恭顯用事。王氏亂內。釀成亡漢之禍。劉向能言之。而得君不如禹。使其言出禹口。或能有所感動。藉可言之資。而自失之。非識之不至。則膽之不足。必居一于此矣。

韋賢傳 玄成

韋玄成。陽狂讓爵于其兄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坐不駕駟馬車騎至廟下。削爵爲關內侯。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劾。蓋未襲爵之前。以克讓爲美。爲人弟之道也。旣襲爵之後。以守成爲賢。爲人子之道也。

魏相丙吉傳

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我因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維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權貴人身死。上官侮辱其子孫。以立威名。仕途自有此一等惡習。然武庫令去官而相追呼之。相之不肯遂令明矣。相智人也。不欲有此炎冷之迹。然觀其自恨數語。可見相欲存厚道。不過爲作官計。意在生大將軍而不在死。

丞相也。殆矣二字。不覺露出本情。霍光責相。甚有大體。卻是長者之心。大臣之言。相與霍氏有卻而終抑之。其根在此。霍光責相良是。至以此一事銜之。因事致之下獄。則過矣。

魏相怨霍氏。不惜屈身違意。結外戚許史以傾之。真巧宦人。諫伐匈奴。與許史何與。而云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因事獻媚。與谷永之託王鳳何異。其心迹險關甚矣。

丙吉保護皇孫。絕口不言舊恩。人知之。昌邑既廢。曾孫于昭帝其序爲孫。吉奏記霍光請立之。膽識過人。光聞而慙。撥立一不得人。昌邑之事。豈堪再見耶。吉此舉所全甚大。其功在保護曾孫之上。吉之絕口不言前事。亦以大臣謀國之道自處。恥與乳保分功。見定策之意。別有所在。不爲私恩耳。天生一掖庭宮婢。則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丙吉知狀。似代爲吉自明者。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管。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毫不以一語自及。而一宮婢二十年前微暗功過。口道如昨日。則己之保護舊恩。不言自明矣。何其巧也。既有舊恩。而又多一不言之美。大有作用人。史稱吉深厚。真不虛也。

吉起獄小吏。文采不及魏相。而德量過之。其爲相持大體。識見議論。又似從學問中出。相救時才相也。微帶險刻。巧而善宦。然猶能盡力國家。非全用其巧。以自營官職者也。

畦兩夏侯京翼李傳夏侯勝 京房

黃霸以夏侯勝被累下獄。非惟不怨勝。反從勝獄中受經。是千古一定力人。能了生死者。未可以好學盡。

之也。然了生死方是學問得力處。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儒家涅槃語。霸從何處得之。京房與上論幽厲一段更端詰問。節次甚妙。然語漸切而漸相侵。步步逼人。使人難堪。臨亂之君。自賢其臣二語。庸主精神自家寫出。然上之所以對之者。亦覺有無數慚憤在內。而房不知。使人主慚憤而進言者不知。則進言者危矣。房猶欲以占驗行其考功之法。與石顯作對。寓經濟于術數之中。其計誠愚。而其心誠苦。元帝柔魔作祟。房請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不許。出房爲魏郡太守。又止無乘傳奏事。房步步入石頭殼中。尺寸不能出矣。兩上封事。情辭無緒。張博一案。自處敗局。以快凶鋒。房此時方寸亂而手足忙矣。騎虎難下。悲哉。

房上封事。引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此事甚僻。可補正史之遺。爲從來君子攻小人。輕發不勝。殺身亡國者之戒。

趙尹張韓兩王傳趙廣漢 尹翁歸 張敞 韓延壽

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銛箠。及得投書。削其姓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破壞姦黨。在于攜之。蓋國不能無姦民。而忠于姦民之合。姦合則爲黨。姦易得而黨難窮。廣漢銛箠之法。使其有姦而不得爲黨。雖近于不厚。然居官御下之法。不出于此。江乙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此之謂也。姦黨既散之後。此法不可輕行。爲民

上者爲風俗計。又當有以處之。故韓延壽繼廣漢爲太守。欲更改之。教以禮讓。非相反也。最是廣漢善後之策。然改前官所爲。深厚不露形迹。不生嫌怨。最爲有法。

古人用衆之道。雖權術牢籠。必有真精神出之。乃不敗露。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事。推功善歸之于下。曰。某椽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與張湯讞獄。歸美正監椽史。同一操縱。而史云行之發于至誠。至誠者。真精神之謂也。又云。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廣漢聰明。全是精神所至。他人效者莫能及。才能可彊。精神不可彊也。

盜劫質索貨。吏顧質不敢并擊。此劫質之所以盛也。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卽開戶下堂叩頭。魏夏侯惇爲僞降者所劫。惇將韓浩叱持質者曰。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柰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惇得免。魏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舉可爲萬世法。浩之截不若廣漢之婉。然廣漢之言。猶有愛質之意。其權與賊共之。浩則使賊全失其所恃。而我全制之矣。處劫質。惟此兩法。等而上之。宋公子目夷之所以應楚者。其作用亦不外此。

廣漢精于吏治。自其天性。而紀綱大體。有所未知。以殺榮畜一事。爲丞相所案驗。乃誣丞相夫人殺傅婢。欲以脅之。勿令窮正已事。此與市井無賴何異。勿論魏相爲丞相。非可以脅劫取勝者。正使要脅可以脫罪。此其風已不可長。廣漢大臣也。事在他人。猶當禁之。況身親行之乎。

爲吏不受干請。自謂風力。不知人已干請。我又不受人。我閒自有許多不妙處。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翁歸能使人不敢干請。乃知不受人干請。自是第二義。晉釋道研有言。使君徑將我入青雲。無由得論地上事。其出之自有本。非一味風力所至也。

翁歸爲吏。非不彊直。史稱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非惟自全之道。其所以能行其意。行其法者。妙用亦出于此。爲吏彊直。人已不堪。若辭色驕倨。先自處一無禮之罪。人之不堪者。舍其彊直而罪其無禮。亦復何辭。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惟其言孫。所以能危行也。

韓延壽與趙廣漢同一吏治之精。然廣漢御民以權術。而延壽上禮義。好古教化。原委不同。賈誼有言。移風易俗。非俗吏之所能也。雖以廣漢之賢。未能免此。惟延壽幾之。然其作用收放進退處。實大有一番牢籠。吏迹如此。班史不入循吏。亦自有窺其微者。其處蕭望之。與廣漢之于魏相。事若一轍。蓋其崇尚德禮。原以作吏治聲譽。非真有所本者。若二子者。才則有之。概乎未聞道也。

張敞敏鍊長才。坐與楊惲黨友。公卿奏敞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聖主憐才如此。及敞坐殺絮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自取便利。卽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人知其作用之妙。不知其轉變保全。從一片苦心出之。

史懷卷十二

漢書三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蓋寬饒 孫寶

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廉吏易廉吏而兼能吏難廉止于潔己能藉于用人可以廉自待而不可以廉望人月奉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不苟取而能舍廉者欲自行其志道不出此又未有不能爲廉吏而欲爲能吏者也。

人臣號剛直敢言亦須先修職業王生子蓋寬饒書曰今君不務循職而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言省議論而歸職業責得甚正足以服剛直者之心而折其氣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理正氣彊而語特圓妙人已聞大有學問權術深于涉世人也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詎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

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稗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稗季。當且闔關。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卽度稗季而譴它事。衆口讜譁。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稗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稗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卽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稗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舍豺狼。問狐狸。千古巧宦人。色厲膽薄。以歎媚而博彊項風力之名。同此作用。但不堪一說破耳。寶威名素著。不敢取杜稗季。問其次以塞之。其病全在重一官。情理節次。寫出如見。侯文爲寶始終周旋。一毫形迹不露。就中不無違心。然善處之道。寶不出此文。有心人始稱病不肯仕。後求受署爲掾。出處之際。權機在我。甚爲不苟。寶能用之。勝取百稗季矣。

蕭望之傳

霍光輔政。失魏相張敞。蕭望之三賢。三人皆持論抑霍氏。不無私郟。總不如魏相白去副封。下手甚毒。藏機甚祕。望之言霍氏。在光輔政之時。其意隱而近正。相與敞排霍氏。在光死勢衰之後。其詞著而近險。望之固君子也。

匡張孔馬傳 匡衡 張禹 孔光

匡衡經術儒者。然躁刻非大臣器。所對詩義深美。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非不用儒也。重大臣甚于重

經術。自是帝王高識。時元帝爲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其意自妙。若留以典文章禮制。必有可觀。遽用作宰相。用枉其才。受過其器。附權畏勢。蔽賢妬功。甘爲石顯私人。顯死而追條其罪。經術大臣。至此已可羞矣。王尊劾奏衡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痛快千古。衡竟以體面慰留。忍恥就列。不去于王尊之劾奏。而平陵伯一事。竟以欺墨敗。決裂過之。鄙夫患失。亦安能保其終不失哉。漢劉向匡衡。並以經術稱。衡作宰相而向典文學。易地皆善。而漢兩失之。向之忠以經術掩。衡之佞亦以經術掩。非經術之罪。而用經術者之罪也。

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三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悞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成帝委權王氏。漢祚將移。天變人言。不足警動萬分之一。決于一禹。車駕至禹第。親問以天變。人主絕妙機緣。漢之存亡。全在此著。被老奸以身家一念斬斷之。禹則謂上曰。枉心塗面。在一則字寫出。又云。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別裝一副正論。暗爲王氏出脫。與谷永移過後宮機局正同。王氏篡漢。始于杜欽谷永而成于禹。朱雲請劍斬禹。是千古第一討賊妙手。欽永王氏私人。

猶曰儒生後進。漢不能用。而王氏收之。禹以經術爲漢大臣。與王氏並列。而甘心爲王氏取漢。其罪豈可與欽永並論哉。史稱上親拜禹牀下。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蓋言禹得君如此。而以此報漢。罪之深也。太子與權奸同朝。國家將有易姓之禍。雖力不能遽勝之。能使有心人處此。亦須正己潔身。先自處于無過之地。相時乘勢而徐圖之。乃不礙手。禹以年老治家。好平陵肥牛亭地。奏請求之。帝舅曲陽侯根爭之。謂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當是時。根論自正。禹無以謝根也。禹所處何時何地。使正論在根而曲反在己乎。使禹真有爲漢裁抑王氏之心。自無此等舉動矣。觀禹與王鳳並領尙書。王氏氣未厚而勢未成。事猶可爲。而禹乞骸骨先退避之。禹無爲漢制王氏之心久矣。看禹始終一溫飽俗骨耳。其效遂能亡漢。俗之爲患至此。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豈非以其俗哉。黃庭堅有言。臨大節而不可奪。真不俗人也。惟其不俗。所以不可奪。

定陶王求爲漢嗣。趙后與王氏主之。孔光能持正議。與二氏爭。及王入繼後。王祖母傅太后欲改居近帝。并稱尊號。光又爭之。猶有大臣風節。不幸與王莽同時。運衰而才短。精亡而膽薄。處難處之地。然未至如張禹賣國。不可以其畏慎與禹同罪也。大臣富貴念重。市恩樹黨。受惡名以固寵者。人知之。持法行意。得美名以固寵者。人不知也。史稱光居大位。子弟終無所薦舉。其公如此。愚謂此不可言公。只是巧于自固耳。自固則必畏事。畏事則必遠嫌。遠嫌必從其弟子始。史稱光不結黨友。養游說。無求于人。旣性自守。亦其勢然也。此語得之。

王商史丹傳喜傳

亡漢者外戚也。外戚賢者亦自有一王商。卒爲王鳳所陷至死。鸞皇生梟族。必反以爲異類而自除之。惡運之至。豈一善人所能爭哉。然史稱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數語。爲商昭雪。甚有分曉。以直臣許訟商之王章。商之公案定矣。

定陶王以好音善搥鼓。上數稱其材。幾于奪嫡。史丹進曰。凡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非惟正論。其當機應節。許多調護。太子之妙。皆在其中。且上稱定陶王。而丹無端忽及皇太子。逆折其萌。而消之有意無意之間。甚捷甚微。至中山哀王薨。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至。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何等至性。而太子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卻是爲人父兄不易之論。上以此責謂丹。丹亦無辭。蓋向之稱定陶王者。私情也。今之責太子者。正理也。私情易折。而正理難奪。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臣竊戒屬太子母涕泣。感傷陛下。上意乃解。丹此際設心發口。難于對昔之稱定陶王者百倍矣。及上寢病。數問尙書。以景帝立膠東王故事。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爲言。一片至誠。生出許多靈警。可見靈警之詞。不出于至誠。不足以感人。況以臣子對君父。而所言者在處人骨肉閒乎。

薛宣朱博傳

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長短。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

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滿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奸臧。封與滿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于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于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滿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詞語溫潤。無傷害意。滿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譴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分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待屬吏雖大有操縱。然權術中理。足以服人。意足以感人。非一味滑刻者可比。及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長吏。使自行法。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辭氣舉動。節節有體。故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喜懼二字妙甚。見上官作用之效。蓋得其要領而操縱在我。用人而不爲人所用也。

宣爲相後。反覺索然。所謂功名損于治郡時也。然當其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故結厚焉。此無論爲國善後。自全之策。亦莫妙于此。今妬者身退。而惟恐一賢者繼之。敗其成而暴其短。百計巧錮。卒之不利于己者。不必皆賢者爲之。而賢者嚮用之途。又非巧錮者所能終塞。以霍光之賢。妬蕭望之。魏相。張敞三人。卒繼光大用而傾之。何其勞且拙也。

朱博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詐爲

醫入獄。爲咸調護。卒免成罪。博以此顯名。爲郡功曹。看來博一片氣俠。總是借題自立聲譽。爲仕宦地。功名路上人。自有此一等作用。若廉范爲隴西太守。鄧融功曹。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于是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范堅不肯承。融死。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誠與才合。若范者。吾卽以真氣俠許之。有此本領。事君何患不作忠臣。治民何患不作良吏。

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吏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處病吏快甚。妙在徑認其僞者爲真。白巾走出府門。無從置辨。千古名利中僞人。當用此法處之。晉范汪爲桓溫所黜家居。溫後欲用汪。汪亦知之。乃至都。溫喜躍就訪。汪雖實投桓。而惡以趣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溫不覺虛注之意。一時頓盡。遂廢汪終身。此處僞人法也。

凡爲吏有時乎用譎。但譎者病于不信。有時乎用察。但察者病于不爽。博召見功曹。閉門具得其陰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既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勅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操舍之間。信甚又爽甚。所以妙于用人。能得其情。又得其力。

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古今自有

此一等宦情深重之人。除作官之外。一無所好。反似蕭然無欲者。博是也。及博太后求稱尊號。公然希指排孔光。博喜師丹正議。竟代光爲相。猶嗜進不已。力主趙玄奏免喜。爲上所覺。召問狀。玄減死。博自殺。一念熱中。枉心塗面。身名俱敗。千古快之。爲傾險者之報。此淺躁小人不學之過也。

翟方進傳義

翟義討莽。不必以成敗論。天地閒自不可無此一舉。然名義雖正。而步驟施爲。節節皆錯。此楊玄感徐敬業之徒所以不終也。

谷永杜鄴傳谷永

永一意爲王氏取漢。專攻君身與后宮。解免王氏。而后宮尤其所重。引嫠女蕭牆四字風切后宮。立言甚爲微巧。不知嫠女蕭牆。可以持后宮。獨不可以指母后乎。永未嘗不檢及此也。故其言曰。內寵太盛。女不遵道。曰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曰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其所引證。則曰舜飭正二女。楚莊忍絕丹姬。幽王惑于褒姒。魯桓脅于齊女。語語回顧。明其所指。在后宮而不在母后。而又曰。後宮親屬。勿與政事。捐妻黨之權。曰妻黨者。惟恐及于母黨耳。又曰。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必重合安陽博陸之亂。所以爲王氏出脫者。可謂極淨矣。曰若是。則永之言。可以止于是。而不及其他矣。又將正左右。明功賞。布衆賢。去殘賊。吏配作數段。而曰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又旁及諸時事作陪。使聽者不疑。若又不專爲後宮而發者。公然賣國。而以經術直言出之。著著步步。皆有棧索。使人主不得不入其彀中。而已操其權。真小人之

雄哉。使當其時。無王氏從中取漢事。而獨有君身及後宮奢淫數端。則永言爲對病之藥矣。故聽言不可不察也。

班氏每于杜欽谷永陳言處。或前或後。將數語鉤盡二子與王氏一段交關隱情。眼力甚高。讀來覺有精神。作史者于此等處。看得不如此深透。逐句成文。此鈔膽手也。有何關係。

何武王嘉師丹傳

上官待屬吏有體。在嚴于法而寬于禮。則人知自重而不肯輕犯法。卽犯法矣。吾先待之有禮。而後繩之以法。彼亦無辭。何武爲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武廉得其罪。無所貸。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蓋待之以禮。而後可伸吾法也。今奴視屬吏而作奸犯科。反一切優容之。柰何吏治之不衰也。所以然者。憚于正己以率下。故有所詘于法。以媚人。喜于下之奉己。故有所簡于禮。以自尊故耳。師丹與傅喜俱以議傅太后稱尊號。不肯阿順。于大臣之義甚正。卽貶黜何愧。而爲王莽所褒。顯成一蛇足。真不幸也。

楊雄傳

子雲反離騷。自是深好屈原。而悲其遇。恨不能設身處地。告以自全之道。故爲此無可奈何之事。與廣騷同意。俗儒紛紛作異同之辨。癡甚矣。自岷江投諸江流。以弔屈原。是何等異想。有此胸中。方可論騷雅。非異人真有性情者。烏能知之。

作文章以求名于後世。是極危不可必之事。讀桓譚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數語爲千古著作。人寒心。雄解嘲篇云。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四句極力寫出太玄之妙。知後人決不能看到此。故代言之。此作者苦心也。然文章之傳。傳于精神。精神者誠也。雄之傳。蓋精神爲之。于何處得其精神。寂寞清淨是也。

循吏傳黃霸

霸學律令。喜爲吏。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真俗吏眼孔也。霸卒。以循吏爲漢名臣。入貲一途。何嘗無賢者。蓋霸性習長于治民。故喜爲吏三字。是其一生真面目精神。欲用其長而無繇自見。故入財爲官。忍而爲之。所不恥也。李文饒之賢。又豈得以任子掩乎。

佞倖傳

韓嫣與石顯。皆佞倖也。武帝好兵。而嫣以習兵中之。宣帝綜核吏治。而顯以明習法令中之。見佞倖手段。不然。二帝雄主。寧可以無故取耶。宣帝如此。元帝不勞餘力矣。以顯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此千古任宦官入骨病根。秦所以爲趙高用也。觀顯之才。亦近于高。而顯小用之。故秦之亡速。而漢亡稍遲耳。

匈奴傳

夷狄之勢。合則彊。分則弱。五單于分爭。此各自求弱。折而入于漢也。呼韓邪款塞。武帝不能以遠征得之于漢疆之時。而元成能以安坐得之于漢弱之日。勢使然也。單于弱而漢道益衰。其疆弱與漢相終始。漢

之盛衰。不係于單于之朝不朝也。外寧必有內憂。相提而論。漢之有事匈奴。其效可觀矣。

始呼韓邪嬖在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皆長子。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子。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莫車少年。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皋。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爲復株橐若鞮單于。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麋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兩閼氏高識如此。豈惟當采入賢媛。卽作聖明母后可也。單于于顓渠閼氏。舍其子且莫車。而用其言。立大閼氏之子雕陶莫皋。蓋深重之。甚于立其子矣。雕陶莫皋卒。傳位于且麋胥。以致之于且莫車。而後已。嗚呼。視宋太宗之所以報其兄及其母者。何如哉。

西域傳

西域傳一序。看地界分合。章法脈絡井井然。有成局于胸中。文甚簡妙。閒整不亂。不板而許多邊事處。分經緯。不出其中。乃知不達世務。不能作史。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

亭而輪臺犂渠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漢出使外國及外國來貢獻者。皆置屯田以給其費。不煩縣官。想當時地與人之閒而爲之甚便。一至于此。後世不能以屯田給戰守之用。何古之有餘而今之不足也。

傅介子誅樓蘭。與陳湯誅郅支。情法不同。郅支有罪而樓蘭無罪也。何以明之。樓蘭以一子質匈奴。以一子質漢。未爲甚失。所謂居大國之閒而從于彊令。鄭事晉楚之道也。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漢法豈可施于質子。此王莽所爲也。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無理極矣。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匈奴。得勝著。漢過益明矣。何怪畔漢而歸匈奴哉。自介子誅樓蘭。得封賞。遠使者利之。遂以爲例。成則爲介子。爲甘陳。不成則魏和意。任昌。以遺刺狂王見誅。漢法何以信于臣下也。且以誅狂王爲名。誅之不成而遣醫養視。兩失之矣。

屯田本備邊極安穩之策。漢能用屯田士擊車師。其訓練之法。猶不失古寓兵于農之意。至桑弘羊輪臺一議。則屯田反爲險道矣。蓋漢以屯田爲重。苟有可爲。不憚勉從之。故行險倖功之人。得進輪臺之說。其人其言。雖不可用。亦漢之留心于屯田。有以致之也。今方內屯田。荒不可問。建議者盡成畫餅。況輪臺迂險之說乎。

外戚傳李夫人 趙皇后 王皇后

李夫人彌留之際。蒙被而謝上。慧心達識。卓絕千古。正不啻以色求之。然色衰愛弛一語。看透世上男子。

無一深情人。能求于色之外者。覺武帝一詩一賦。俱索然可廢矣。卒之李氏族滅。夫人之言。何嘗不驗。李夫人。昌邑王母也。夫人死。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不經之極。此豈大臣以道事君之義。昌邑紛紛廢立。皆此一念爲根。大臣不學之害。幾危社稷如此。

趙后殺皇子。罪通于天。乃入定陶王世子爲嗣。卽哀帝也。故哀帝立而德趙后。司隸解光案驗明白。耿育復得進其說。暫免于殺皇子之罪。乃知生而立嗣。死而立後。是古今妬婦欲絕人祀。預營此爲出脫解免之地也。有宗祀之責。及臣子原情定罪者。不可不知。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自劉氏廢。嘗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欲嫁之后。大怒。鞭笞其劬侍御。及漢兵誅莽。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與獻帝曹后事略同。天地正氣。何獨鍾于賊臣之女。而不及于其子耶。或生此女。表其篡逆之罪耳。

元后傳

元后自爲傳。不入外戚。明王氏代漢之案也。而元后傳首曰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王莽傳則曰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舍世系而稱姑姪。一變常體義例。甚妙。王氏之興。自鳳始。封鳳之後。黃霧四塞。楊興。駟勝。建。議抑之。在劉向前。鳳此事辭讓。非全出于僞。王氏勢猶未厚。故鳳氣餒。尙有畏天變畏人言之意。自杜欽。谷永陰爲王氏地。事遂不可爲矣。

王莽傳

從來盜天下者。或權臣。或夷狄。或女后。雖篡奪。心迹不同。皆各具一種亂賊之才。其膽識權略。皆有絕人。

處觀王莽始末。一狂騃擾粗中人耳。其性情則小兒婦女也。其舉止則閹豎也。其言詞則病者之嚙嚙。夢之魘也。其面目則優伶之妝塗而登場也。所爲矯激欺世。止能持之節讓下士。誑媚女主。而宰衡登攝。以往本色畢露。其一切不情不經。與其身之成敗。相爲終始。可笑可厭可悲者甚多。不知何以遂有天下也。蓋其諸父專擅。政在其家已久。元后難老爲之主。勢深而氣厚。而杜欽谷永張禹之徒。爲之羽翼塗飾。使漢之君臣恬不爲備。垂成而莽承之。如故家傳器。子孫屑越。隨地委置。幸而遭之者。非必有深謀大力。皆得而拾之。又如厚墉邃宇。堅扃深鏑。健黠者先爲之穿決。開發其中之所有。童昏傭販。皆能負趨而去。及其取非其有。處非其地。神明失守。耳目易位。粹裂投擲。惟恐其壞之不盡。去之不速。真主相覲。拱手而還。其故處理勢必然。無足怪者。莽之取漢。漢則予之。非莽之工而漢之拙也。可不畏哉。莽喜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惡從來大盜本領在此。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曹氏司馬氏以後。皆是此一班伎倆。

史懷卷十三

後漢書一

光武帝紀

高祖以不治業舉大事。而光武以勤于稼穡中興。帝王託迹顯晦。故自不測。若使光武亦效高祖所爲。則庸矣。他日伯升以好俠養士起兵。衆反恐匿不信。見光武絳衣大冠。乃曰。謹厚者亦復爲之。衆乃安。則光武之所以定衆志者。在此而不在彼。所謂善藏其用也。

大敵壓境。且至臨城。而可以閉城自守者。度我雖不必勝敵。敵亦終不能勝我。卽勝而可以不至于亡也。昆陽之役。莽以百萬之師圍城。城中惟有八九千人。此攻必勝。勝必亡之形也。光武雖不必求勝。而不得不救亡。與十三騎出城南門于外收兵。非必以閉城自守爲下策。救亡之道。不得不出于此。悉發諸營兵。自將俱進。合戰。斬首數十級。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所謂禽之制在氣也。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莽兵大潰。非城中內應之兵。能以少勝衆。及營部外援之兵。能以勞勝逸也。敵之勢分。雖衆與逸必敗。我之勢合。雖少與勞必勝。一不勝則亡。救亡而得勝者。昆陽之戰是也。其勢然也。昆陽之圍。諸將見莽兵盛。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諸將怒曰。劉將軍何

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此一笑。人彊作不得。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光武之笑而起。正待其憂迫而用之也。及出城。收諸營兵。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從來豪傑舉事。最是此一輩庸人。難于調伏。而又不能不與共功。了此思過半矣。然不能調伏庸人。亦何須豪傑爲邪。劉將軍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此諸部之言也。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此諸降賊之言也。無此不能取天下。豪傑帝王大關目。妙在借庸人口中寫出之。

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于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旁。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旣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而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此豈有成算乎。不過惶急中迫出此段權略。圓捷如此耳。窮則至變。善變者只須一轉。至滹沱河。候吏業已報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矣。復遣王霸往視之。何益。帝亦知霸有權略。正欲霸言冰堅以固衆心。應變之道。不得不出于此。卽徐還坐請邯鄲將軍入之意。霸還果言冰堅。蓋已默會帝意。非有所再計而詭言之也。觀霸擊蘇茂。賊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

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識量如此。自是定衆應變之行。光武之遣視河冰。蓋選擇而使之也。諸母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真柔耳。二語合得有分曉。有學問。帝王塵埃中。遵養妙用。被兒女子拈出。今人則直以款曲爲柔矣。帝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此大悟人轉語也。看得柔字深。用得柔字妙。

中元元年。以呂后危漢社稷。不宜配食高廟。而薄太后代其高皇后之稱。變例甚奇。呂后罪惡。誰想二百年后。有此一番舉動。雖行在漢子孫。不無少傷。然使後之讀史者。得一快心。唐之止于武則天也。于是乎失刑矣。

皇后紀 光武郭皇后 明德馬皇后 和熹鄧皇后

光武以中興難祖。有廢后一事。不可爲訓。寵異廢后之家。存沒皆出異數。不過爲此一事周旋耳。帝始欲立陰后。后固辭。故遂立郭皇后。使當時立陰后。不省一廢后事乎。

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此一絕妙宰相。可惜作女子。然女子自固善後之道。卻不出此。凡世閒大度量人。卽大權術人也。

鄧和熹與馬明德明慧略同。其恭儉典則。皆從學問經術中來。而鄧有一段機權作用。進退操縱。處處有心。著著有法。稱制終身。是其主意。而不露貪擅之迹。其節約謙讓。正其工于取權勢者也。譬之善宦大臣。不愛錢。不害物。而不可一日不作高官。若舍飴弄孫。和熹不能。作此退步矣。明德大。和熹深。原委故自不

同也。

劉玄劉盆子列傳

光武于盆子樊崇之降。謂曰。諸卿大爲無道。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此語出光武。自是仁言。一片帝王心腸所發。然可見作賊亦自有令終善後之道。盆子君臣得全。以此。

王劉張李彭劉烈傳王郎 王閔

王郎始末較更始盆子稍可觀。其稱詞舉事影響頗能動衆。由其始卜相小有辯智。足以爲患。郎不得與更始盆子一例恩全。亦以此耳。

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閔白元后請奪之。卽帶劍至宣德後閣。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僭忌閔。乃出爲東郡太守。閔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王閔亦是有膽識人。始終生死之際。較然不欺其志。當表出之。范曄以更始盆子輩列漢功臣之前。義例已失。又以王閔與王郎彭寵輩同傳。徒以其爲王莽族屬。漫然擠之叛逆之列。真無識也。

隗囂公孫述列傳

方望勸隗囂勿歸更始。亦是有識人。囂不聽。作書辭去。不見囂之敗。過范增遠甚。囂起手一段施爲。猶知尊漢。似皆出望計。望去後。著著亂矣。

囂不聽方望之言。輕于事更始。更始卒敗。乃又聽王元之言。事光武不堅而輕棄之。以至于敗。其事光武不堅而輕棄之者。正懲更始之敗也。此無識之患也。囂自以與公孫述敵國。恥爲所臣。曾斬其使而歸漢。尋復去之。去漢可也。何至復臣于述乎。蓋以帝審其奸。無所容。窮而至此耳。則驅之使歸述者。帝之明察所爲也。故善收人者。當疑信相持之際。貴不示之以明察。而使之有所容。惟大度者能之。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齊武王縝

伯升死。庸人。手光武外有昆陽之功。而內有其兄之痛。時地甚難。然伯升才志識量。居然帝王。德既不及吳太伯。而庸又不能如唐建成。文叔固真主也。伯升而在。能以濟武王終乎。更始之殺伯升。爲光武者甚苦。而天之處光武兄弟者。計亦不得不出于此也。

諸將議立劉氏。豪傑咸歸伯升。諸將利更始懦弱。先立之。乃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赤眉聞南陽立宗室。恐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後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未晚也。字字老成。步步詳妥。其言出于公。卒皆如此言。而其迹似阻更始之立。以自爲地。宜其起更始之忌也。至新野宰登城。願得司徒劉公一言先下。及宗人劉稷聞更始立大怒。此兩人所爲。正

益速伯升之死耳。

伯升合新市平林兵而敗。合上江兵而勝者。新市平林之將皆庸人。而上江之將乃王常也。勝負在將不在兵。合從之道。豈易言哉。新市平林兵敗將解去。伯升聞下江兵在宜秋。卽與光武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常大悟。歸漢。看其承接心手之妙。是漢中興緊著也。

李王鄧來列傳李通 來歙 歙孫歷

李通大有學問權術人。真知天命所在。前不顧滅族之禍。後不慕將相之榮。其進退取舍之際。范少伯之流亞也。詎可以勳名盡之。

來歙千古鐵人。其一生爲漢精神。似與隗囂一人相始終。始請使說囂降漢。囂許而中變。則質責之。囂終不可降。則攻之。攻之而降。而又叛。叛而歸蜀。則又攻蜀。凡以終其降囂之局而已。質責囂而囂不能殺。歙有不可死者也。攻蜀而死于刺。歙有可以死者也。不可死與可以死者誠也。歙被刺。馳召蓋延。延見歙。悲哀歎叱。延曰。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歙雖在躬。不能勒兵斬公邪。自書表謝上。投筆抽刃而絕。寫出生氣。蓋一片忠誠所結。能使血肉化爲元氣。兵戈在身。如刺空虛。膽與骨不足以言之矣。豈一切輕生人可彊作邪。

廢太子爲濟陰王時。歷要結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此時非有畏禍分罪之意。正欲以衆心衆力爭之。期于必得。不苟爲塞責耳。其後衆各引去。而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歷之志見矣。

鄧寇列傳

光武稱禹知人。知人二字。帝王受用不盡。況佐命功臣乎。任使諸將。多訪于禹。正謂禹知人耳。嗚呼。禹豈惟知諸將。先知光武矣。

禹見光武。願效尺寸。垂功名于竹帛。中興是何等大事。止以功名二字了之。可見古人看功名甚深。今人只以富貴當功名耳。

光武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度。故授以西討之略。遣西入關。此取天下要緊關目著數也。禹西入關。雖互有勝敗。未必遂得關中。然勝而不驕。敗而不亂。如物置兩處。不能兼取。其勢必致兩失。吾專力取其一。而付之能者以守其一。所守者雖不必違爲我有。而人亦不能有之。則取彼自可及此。光武之遣禹西入關。不責禹以得關中。而在使已得一意山東。山東旣平。關中不足定矣。禹開國元勳。自是蕭何一流人。不當于戰守勝敗中求之。

以夷攻夷。漢以後邊臣長策。有急輒恃之。馬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以紆失信。激畔諸羌。先是小月支每與羌戰。常以少制衆。漢時收其用。訓禁護。故令不得戰。大開恩信。悉內羣胡妻子。諸胡卽解去。且言曰。漢家常欲鬪我曹。觀此。則以夷攻夷伎倆。已被諸胡看破。何可再用而常恃也。故訓又以誠待之。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賞賂諸羌。使相召誘。其後任尙等夜爲羌所攻。義從諸胡并力破之。此乃真以夷攻夷著落得力處也。

用鄧禹西入關。得一意山東。用寇恂守河內。得一意洛陽。拒朱鮪。皆緊著也。漢用恂與禹之自處。步步暗合。蕭何非有意效之。勢使然也。

馮岑賈列傳馮異

鄧禹與赤眉戰。不聽異言。以致于敗。異與禹俱敗。禹實爲之。罪不在異也。旣敗而卒以勝。異實爲之。功不在禹也。卽此一事。禹不如異遠矣。禹所以爲中興元勳者。在明于取天下大勢。與知人。不在戰之勝敗也。上之勞異也。曰。始雖垂趨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數語功罪。非非然。褒賞中有駕馭將將之妙如此。

吳蓋陳臧列傳吳漢

更始遣謝躬攻王郎。旣不能下。及光武至。躬裨將不相承稟。光武深忌而外慰安之。殺機深矣。然其意在并躬衆而有之。卒以譎殺躬。始終負之。吳漢手殺躬。其衆果悉降。漢不足責。光武何如主哉。乃知秦以後。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者難矣。

開國帝王手取天下。其智勇不必自己出。往往于扼要處。開出數語。使臣下以其從違爲成敗。萬不失一。非惟謀慮出臣下之上。其所以駕馭驅策之道。隱然在此。如吳漢擊蜀。攻廣都。拔之。帝戒以但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漢不從。自將進逼成都。使劉尚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謂漢旣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緩急不復相及。卒如其言。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自郟圍休。帝勅曰。可直往擣郟。則蘭

陵自解。延不從。先赴救。休憲出兵合圍。延等懼。因往攻郟。帝讓之曰。聞欲先赴郟者。以不意故耳。今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憲遂拔蘭陵殺休。馮愔殺宗歆。又擊鄧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信爲誰。曰。護軍黃防。帝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後月餘。防果執愔。嘗觀高帝刻印銷印等事。若胸中憤憤悶悶。然絕無分曉。其線索機關轉動。似皆聽于臣下。而光武操縱由己。鋒不覺盡露。似爲勝之。嗚呼。此高帝之所以爲大度也。

愚嘗謂自古佐命功臣。明于取天下者常多。而明于治天下者常少。故治定功成。往往別出一等學問道術之人。吳漢病篤。帝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此一語深長。功臣說不出。治天下之道不出此得之。

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于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死傷。帝召公卿諸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卽勅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此用鬆之妙。不獨兵事爲然。然須洞其情形。使操縱在我。乃可行之。未易僥倖也。

耿弇列傳

光武聞邯鄲兵到。將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

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定也。此卽用王常上江兵破莽之意。官屬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臣主相知。庸人不與。帝破王郎。要著在此。至北收幽州兵。以擊銅馬赤眉。收上谷兵破張步。定山東。弇一生作用。俱取諸人而自不犯手如此。

光武破王郎後。始貳于更始。其勢亦不得不然。真主僭僞分界在此。是時更始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弇入造床下請間。力陳其不可。光武之貳于更始。未必非弇決之。姚期戰將。見亦及此。天下大計。智謀所見。自相同也。

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符弟國入侍。帝善之。帝止弇求徵。所以釋功臣之疑也。及況遣國入侍。帝果善之。則帝之本心畢露。而弇自全之道。不得不出于求徵可知矣。

銚王祭列傳祭遵

遵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食。伏湛當王莽時。謂妻子曰。今民皆饑。柰何獨飽。乃共食糲糲。不苟爲儉者也。魯肅家富于財。不治家事。散財結客。不苟爲奢者也。有志人居亂世。知財非我所得有。儉奢之間。皆有深心。有妙用。遵與湛之儉。正所以爲肅之奢。未可爲守財人道也。

竇融列傳

居亂世非惟自立爲難。卽依人亦自不易。去就關識。乘取關才。竇融自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圖出河西。撫結雄傑。懷輯羌虜。正爲東歸光武之地。看有心人一段規爲。著著算定。進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處。進不能成大事。退而有以自處。卽是英雄。宋錢俶輩。正祖此一派行藏。

竇布歸漢而楚事已去。不在布與楚戰之勝負也。竇融歸漢而囂事已去。不在融與囂戰之勝負也。漢收此二人。便得二人之用。不必實用二人。此皆取天下大關目。

伐貳師爲李廣利封侯也。伐匈奴爲竇憲贖死也。此何等事。而爲權倖功罪地邪。蓋肅宗切責憲。至比之孤雛腐鼠。正以外戚無用。厭薄之也。憲求伐匈奴立功萬里。隱然自處衛霍。欲出脫此四字。

馬援列傳

人生知己在骨肉中。最是樂事。亦是難事。援少有大志。其兄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朱勃矩步能言。援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受學。勿畏也。援有此兄。真是門內知己。良工不示人以朴。一語深厚。真好名真作事人。根本如此。况卒。援行服。葦年不離墓。亦不是尋常兄弟情分。真有感知之意。世祖卽位。援兄員先詣洛陽。其識真主。又在援之前。援嘗又語人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此哀字不必注明。而有別情別解。深中伏波之病。何援兄弟間遭遇之幸也。

馬伏波高爽人。胸中無俗物。而事事著實。口中無俗字。而言言著實。少亂兄欲就邊田牧。後亡命北地。因

留牧畜。轉游隴漢閒。因處田牧業。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將家屬歸洛陽。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此非游士所能也。擊諸羌後。還客民反舊邑。置吏治城。開導水田。勸以耕牧。平嶠南所過郡縣。治城穿渠。此非邊臣所能也。布置經營。細心遠慮。一生只一實字。可爲空談利濟者愧。

公孫述警蹕而見。援。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寫出千古細人俗人如見。一曉字所以處援者地步甚高。此史家識力到處。

援爲隗囂奉書洛陽。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閒。今見卿使人。大慚。此語不可解而發付甚妙。援曰。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游戲中大有折服。蓋來者意興正熱。吾冷之。筋節甚緊。吾鬆之。妙處全在用誕。迎笑復笑。二笑字已奪人氣。此周公瑾所以屈蔣幹也。援謂帝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而又云不如高祖。看英雄如相馬然。得其神而遺其形。若存若亡。若滅若沒。其妙全在于此。高帝無可無不可五字。不必甚確。而卒不可易。具眼曠觀之言。一解便失之。援謂光武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則高帝所不能。其不如高帝。似卽在此處。此好吏事動如節度之根也。高帝便省此一段。所以無可無不可。至謂帝又不喜飲酒。此語何關優劣。卻看得深。大要疏與密之分也。其意俱在言外。囂不懌曰。如卿言反覆甚邪。則癡人說夢矣。

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二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從客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

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嘗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鷲。跼踖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夷士皆伏稱萬歲。援似悔其所爲。不用少游之言。而一種沾沾自喜之意。見于言外。性之所近。知之而不能易。其據鞍矍鑠。自矢馬革裹尸。藁葬炎方。只緣胸中多卻老當益壯四字耳。

馬伏波自以梁松父執。松拜床下不答。松恨之。遂爲所中。致有薏苡之謗。使後人用爲永鑒。屈體後生。古道蕩然。可慨也。愚謂待貴介年少之人。亦自有法。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人或止林。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節。爲後生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語婉而直。只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節。爲後生法二語。先使拜我者處一絕妙之地。自當悅服。不復有挾長之嫌矣。如此。雖受其拜可乎。

世祖保全功臣。無所不至。然觀諸臣所以自處者。亦自與韓彭黥布之屬不同。蓋其待臣下溫文柔密。如家人朋友。而其性識精警。一段防範猜檢之意。往往露于款洽之中。而流于意言之外。爲羣下所覺。一時功臣。豫爲斂退自全之計者甚多。不必甚明哲者能之。觀伏波誡子。雖老人學問閱世之言。亦一片戒心。處盛滿之時。事雄察之主。不覺畢示于此。他如李通之避權勢。謝病不視事。鄧禹之遠名勢。子孫各守一藝。寇恂之守河內。自求從軍。馮異之謙退不伐。賈復之論功不言。耿弇之上書求詣洛陽。竇融之懼不自安。上書求代。雖君臣閒稍遜高祖之豁達。然所全亦多矣。

卓魯魏劉列傳學萃 尊恭

爲長者貴于近情。不爲己甚厚而已甚。亦能愧人。愧人則反近于刻。以厚始。以刻終。此不近情之過也。卓茂稱爲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問得有養。有識。其人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此豈一步法。非卽以馬與之也。解紛應急之道。不得不暫出于此。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有此一語。才近情。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非惟處己不苟。亦不遣人以不安。劉寬解車中牛與亡牛者。亦是此意。大要爲長者。僞不得。只是一真。真則平。平則近情。真與僞。有心無心之辨也。

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一辟左右。使有許多細心。許多厚道。許多妙用在內。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問得盡情。復近情人曰。往遺之耳。此一語言者。已內詘矣。乃曉譬之曰。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凡人之生。有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責備中寓一段調停和解。忽尋出一禮字。替卻遺字。何等圓妙。人曰。苟如是。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二語道術。世故中通透之言。了此天下無難處之事矣。然須以至誠出之。不然。不幾爲老奸藏閃地乎。宋太祖時。民有訟關南兵馬都監李漢超。彊取己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民間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今復爾邪。曰。無也。帝曰。漢超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邪。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尙能保其財物邪。責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邪。一段機權作

用本此而茂專用情禮二字。帝就中以法寓焉。
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
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
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螟不犯界。感乎天也。童不
殺雞。感乎人也。觀于人而知天。肥親豈是俗吏。袁安之使親。亦可謂高識矣。上下聞如此。此吏治之所以
盛也。

史懷卷十四

後漢書二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宋弘

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于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譚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于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觀宋弘讓桓譚。可見薦賢爲國。干繫甚重。甚遠。不是一薦之後。便可了事。必其久終身自愛。使國家得一士之用。而後已。不獨師友閒直道古心而已。若嵇紹在齊王罔坐。左右進琴。紹推不受。便可省舉主一番後慮矣。蔡邕文行中常侍。以其善鼓瑟。徵之。恥辱儒者。藝之累人如此。然處亂世用之而善。以此自晦。未可知也。

宣張一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王丹 杜林 鄭均

居亂世身自儉約。散財結客。亦自爲身家計耳。然周人之貧。不若使人自致富。擇賢者而與之。不若兼衆人而養之。王丹每歲農時。輒載酒肴于田閒。候勤者而勞之。其惰者恥不至。丹皆兼功自勵。邑聚相率以

致殷富。其輕黠浮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陶士行于人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非理得之。怒而還饋。用世人一段深心妙用。不必居位有權。一家一鄉一國。隨處可施。不露其迹如此。

丹助葬止于懷縑一疋。至鄧禹西征。輸麥數千斛助軍。有心人步步著實。不苟爲奢儉。覺輕財好名者浮甚。

王丹是古今第一篤友人。只是慎始不妄交耳。陳遵願交丹。丹拒而不許。侯霸遣子願交于丹。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人寄縑以祠焉。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真是看透世故之言。名譽意氣。毫不足以動其胸中。少年浮人。當用此定之。其後薦士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慙懼自絕。丹終無所言。尋復官。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非真有交情人能如此邪。

好學是人生一福。有書可讀。多良師友。時日多閒。衣食無累。又是好學人一福。杜林好學。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受學。此好學人一大福也。邴原有言。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非真好學人不能知痛癢至此。

鄭均諫其兄受賂不聽。卽脫身爲傭。得錢帛以予兄。廉者不以其身之廉責于上也。蓋寬饒爲吏。身無餘費。所得俸祿。盡以予吏民爲耳目者。廉者不以其身之廉責于下也。

桓馮列傳馮衍

馮敬通以義事更始。爲光武所忌。終身奇窮。是文人中最有品者。至顯宗時。忌者猶以文過其實短之。隴一語。使文士禁錮清朝。此古今妬才大題目。大陷罪。然觀敬通文詞。蹇產亦寡亨通之氣。郭丹曾爲更始保平氏不下。死爲發喪。鮑永哭更始墓。上苟諫冢。二子所爲過于衍。而皆不害爲通顯。可見窮達有命。衍之不遇。不關義事更始。晚歸光武之故。士宜以命自安。勿枉作無義人也。

申屠鮑邳列傳邳惲

邳惲以天文曆數。知漢必再受命。至上書王莽。令還位劉氏。意迂事險。幾枉入虎口。士生斯時。明于天命。識真主。不過欲以身爲佐命。及爲漢將。陳俊禮請授以軍政。所向有功。惲恥以軍政取位。辭歸鄉里。寧浮沈于縣掾功曹之中。始終以教授自處。有李通鄧禹之高識。而不與共功名。超于佐命封賞之外。則其始之上書勸莽。終之佐漢。但以實其漢再受命之言。而功臣二字。固所夷然不以入其心者也。鴻冥龍變。若惲者庶幾近之矣。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孔奮 廉范 蘇章

孔奮爲吏儉約。養母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茹菜。古廉吏不忍以親買名如此。廉范父死。萬里負喪。父吏張穆持資追范。范不受。及身爲隴西太守。鄧融功曹。融下獄。范求作獄卒。調護主死。可謂功自厚而薄責于人者矣。忠臣良吏當于此中求之。

蘇純性彊切。持毀譽爲士友所憚。至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久不見。又思之。彊切人。能被人思。甚難。只是誠恕感人耳。

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將情法兩字判斷得極分明。口齒歷歷。然晉苟晞爲撫軍。養從母甚厚。從弟求爲將。不許。固請。許之。後犯法。仗節斬之。旣而素服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語意出于蘇章。皆執法人。先置身于無怨之地者也。

不韋以父爲李嵩所殺。夜則鑿地。晝則逃伏。經月達其寢所。極奇極苦。此古今第一刺客也。卒不能得嵩。而殺其妾與小兒。不枉此一片心力乎。然嵩破膽。至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遷。至此生不如死矣。使人生不如死。勝于死之。又掘其父墓。標首于市。嵩憤恚。感傷嘔血死。若使嵩死于不韋手刃。事亦不奇矣。郭林宗論之曰。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二語寫千古俠客手段。精神勃勃欲動。隋王頌以父僧辯爲陳武帝所殺。泣上取陳之策。從韓擒虎入金陵。陳破。發冢焚骨。與不韋所處時地不同。血誠則一。然觀頌事。又惜不韋大志而小用之也。

朱馮虞鄭周列傳朱浮

彭寵之反。朱浮躁刻。實激之。又非有制寵之能。恃帝自將討之。以快其私。帝不自討寵。浮神亂而計失矣。殺妻遁走。僅以身免。浮之能已可見矣。人臣自快其私憤。以賊遺君父。賊勢勝則遁。敗則喜焉。不忠莫大乎是。漢失刑矣。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深得大體。

梁統列傳冀

梁冀非竇憲比也。雖天資凶狡，非有雋才高志，迹其志願，一奢逸公子耳。其欲易盈而其性不難馭，庸主驕后，彊坐以輔弼之名，橫加以呂霍之任，廢立在手，生死在心，弑主蠹國，誅鋤善類，賊殺無辜，非冀之能也。而漢使之不得不如此也，理窮事極，假手宦官以伏其辜，觀冀父子與宦官相始終，而漢隨以亡，真殷鑒也。

張曹鄭列傳鄭玄

古人著書，篇籍之富，其中固不必盡妙，亦不必盡不妙。要其所爲必傳之道，則利于少而不利于多，多者鐫印難，一也；購求難，二也；齋操難，三也；收藏保持難，四也。始以誦講之苦，遂晦其義，終以流布之艱，至絕其迹，使妙者與不妙者同歸于盡，多之爲患也。觀鄭玄書百萬言，今存者有幾，其效可見矣。

鄭范陳賈張列傳陳元 賈逵 張霸子楷 楷子玄

陳元與范升駁論，欲立左氏春秋，詣闕上疏，至云辭不合經，事不師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古人有此實際，本領方與人爭，然賈逵條奏，謂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此語妙甚，可悟論事處事之法。元之言激，不若逵之言婉，激則廢，婉則成，故理貴直而氣貴平也。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疾，此子無人事于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矣。右文之主，體恤

文士至此。不惟使人感恩。亦能使人自愛。孔文舉在北海時。下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與廉者使其可受。只在貽之以安。閔貢不以一片豬肝累安邑。士固未易與也。

師道尊而善人多。不在多。其邊幅高。其城府馬融。驕貴。鄭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于玄。最是一種惡習。可厭。學以變化氣質。驕貴二字。豈可以爲人師乎。張楷門徒百人。夙儒造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非惟自崇簡靜。亦深見少年浮慕奔趨。承響望塵。學問不得力。全在此處。不如此無以止其流也。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于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卽仰藥而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于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彊起。至輪氏。道病終。被褐帶索。要說張溫。此熱心救世人也。若無此一段。止于

時亂不仕禮辟不應而已。與處士盜虛聲者何異。握六師。誅有罪。使宦豎早伏其辜。語雖驚人。實爲省事。是絕妙機緣。漢之存亡。關目在此。使其說得行。何至召董卓以誅宦官。又召諸侯以誅董卓。展轉紛紜。爲亡漢之根乎。此事惟曹孟德才膽能行之。非一切庸人所能聽也。

桓榮丁鴻列傳丁鴻

丁鴻讓父爵于弟盛。一爲友人鮑駿所責。卽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有此一著。益見前讓國之非僞。古人服義如此。世上好事。豈一讓國可盡。

居上不受下之貢獻。自以廉靜不擾。道在是矣。丁鴻上封事。言大將軍威振州郡。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說不受之害。至于如此情事。方爲痛切。乃知爲上者。不能使下勿餽。雖不受。猶第二義也。名歸于己。而害仍在民。君子豈可遽以此謝責邪。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度尙 楊璇

桂陽夙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尙威烈。徙入山谷。尙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猶盛。尙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尙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則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尙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尙人人寬慰。深自責咎。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失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尙勅令秣馬。躡食。明旦徑赴

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奪其所不可舍而啗之以所未得。籠絡顛倒。用衆之法甚奇甚快。使敵之懼者化而驕。我之驕者化而銳。其轉移之妙。全在先有以緩之。緩之爲言。近于懈。而乃以爲奮。此兵之所以不可測也。

邊將勝則冒功。敗則嫁禍。千古通弊。度尙爲荊州刺史。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己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于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獄。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乞傳尙詣廷尉。面對曲直。若尙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尙竟以辭窮受罪。以尙將略。猶以駕罪二人。自取罪辱如此。況庸庸者乎。千古邊臣皆然。尙不幸偶紀對耳。若非磐彊直。草草以一赦結局。功罪賞罰。朦朧者多矣。又可見赦者庸人之幸。而豪傑之不幸。不足以示德。而祇足以壞法。此耿弇所以慎言赦也。是時蒼梧桂陽猶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兵家用奇。前無所因。以敵爲師。當機而巧生焉。事過則已。但可一試而不可屢行。如田單火牛是也。楊璇制馬車用火牛之意。而加減甚妙。且今車戰制虜。此法安可不講。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薛包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讓而使人不可受。居己于廉而貽人以不安。所謂以財物使人愧。非君子之道也。況骨肉之閒乎。薛包與

弟子分財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仁之至，義之盡，所難不在于讓，在于讓而善爲辭，只是不近名耳。

劉平逃難，舍其子而抱持其弟遺腹之女。此其事在鄧伯道前，平不聞絕後而伯道無兒，命數偶然，未必由于舍其子也。但其事頗不近情，苟心安理得，不繫于兒之有無也。

趙孝兄弟遇賊爭死，卒獲俱免，自是篤行之報。然孝旣爲之，王琳又爲之，魏譚又爲之，淳于恭又爲之，歷記數人，小有異同，機局不甚相遠，恐爭死反爲求免之法。後有黠賊，不肯照例也。

淳于恭見偷刈禾者，恐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因悟君子爲小人中傷，事見情窮，爲君子者，反宜回護而周旋之。小人心腸面目，種種異人，固不易愧，一使之愧而無所容，則其毒益深而餓益烈，旣不逆其所傷，而又使之勿愧，非不情也。居亂世全身之道，不得不出于此，不如是，又何以見爲君子之難哉。

班彪列傳

班彪作王命論，非獨擁戴漢室，正以警僭僞者止殺，衰時化得一人，便是一人，省得一事，便是一事，救得一分，便是一分，全副菩薩心腸，所謂以文字爲功行者也。

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其業，此孝子之心也。司馬遷史記亦受命于父，古人著作本領如此，一片精神，始終元化，與六經對，豈專恃文字而已哉。

司馬遷自作史記。恣所欲言。而固奉詔爲漢書。不無避忌。遷文豪逸。而固謹細。固其所也。人有上書告固私改國史者。詔收固下獄。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超以武奮身。而其兄之文章。賴以表章保存。其後妹昭又上書歸超于絕域。續成固書。班氏非獨家世文武。其孝友亦有本矣。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五倫 倫曾孫種

第五倫見光武詔書。每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其言似涉率易。不知倫當王莽末。人多爭埒盜賊。倫獨依險固築營壁。賊至厲衆拒之。一段定見定力。正待此聖主出耳。一見而決。自非難事。光武見倫卽異之。特召入與語。至夕。真君臣相契聲氣精神。未可以俗格中求之也。

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上書言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俗吏上加辦職二字。妙有深意。人主所以用俗吏。與爲俗吏用者。全在于此。一經點破。把柄已失。便不墮其雲霧中矣。非峭直人。未免惜其辦職爲之護短。不肯盡情說透也。

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聖賢慎獨真學問。不愧屋漏之言。和盤託出。只在一私字。彼自謂無私者。卽自欺人也。

種一生精神。只在知人。知衛羽。知孫斌。知閻子直。知甄子然。知臧旻。爲種收中常侍單超。兄子匡者羽也。自請往說降泰山賊叔孫無忌者羽也。脫種子難者斌也。藏匿種者子直也。子然也。上書訟種者旻也。之

數子者。遂與種身名相始終。若步步相隨。種于此數子。亦若著著布定。種人臣耳。得一人卽收一人之用。當時能用種。豈不并此數人得之。種赦出後。他無表見。卒于家。旻言所謂持忠入地。蓋誠有之。可惜也。

朱樂何列傳

觀劉平趙孝及朱暉兩等遇賊事。有以篤誠相感而免者。有以氣岸相伏而免者。所操者皆非必免之道也。而卒皆以免。可見從來盜賊所殺。非惡人則庸人也。虎欲嚙人。不避豪賢。古之爲賊者。不必盡然。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于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暉處張堪陳揖二事。乃其孫作崇厚論之本也。暉父岑與光武同學。故舊。帝卽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天子篤友如此。宜人之感而慕義也。

予嘗謂鑿壁映雪。此古人興到觸物。不能自止之事。非以此爲常也。今人讀書。或偶有所忽起。或偶有所未竟。閒亦有此。觀朱公叔所謂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阮岸。意與此略同。負至性者知之。未可爲泛泛讀書作文人道也。

袁張韓周列傳袁安 袁閔 周典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旣已和親。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不可。開許安獨以爲還之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此大臣卓識。真心爲國者也。豈知後世老姦。一遇會議。先持一調停之意。自爲身名地哉。當時賢者如鄭弘第五倫。韋彪。皆恨之。會議之不公不明。不獨小人之罪也。安至不能自堅。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寢默抑心。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帝竟從安議。自非宰相天子主持于上。國家大事。專恃一會議。有大姦者。私見業已先定。借會議成之。積威脅衆。能使人不敢不阿其意。豈不殆哉。

延熹末。黨事將起。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于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于土室。處亂世自全之道如此。亦苦矣。只是看得身極重耳。全身正以安親。又當觀其母子開始末本領。苟全性命于亂世。豈庸人事哉。黃巾賊來。誦經不移。而至築土室以絕世。世情之凶于賊鋒。所由來矣。漢末焦光。寒貧輩。諸晦行匿迹降志辱身事。有絕不近情者。皇甫士安。至推之。羲皇以前。要其本指。歸于全身。實兇亂末世迫之使然。其初非有意爲高士也。然閔能使賊不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則深心妙用。寓救世于保身之中。又聖賢英雄事也。

尙書陳忠薦周興文辭。可作尙書郎。自言臣等旣愚闇。而諸郎又多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

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數語若從他人發之。何其可笑。而忠不難自家寫出。毫無抵諱。便是斷斷無技。休休有容之風。且古大臣于國家詔令文章。不肯固陋。示樸美不必自己出。如此推之。他事何莫不然。若以大臣而錮一文士。恐形已短。不顧國體。則亦愚而隘矣。

郭陳列傳陳寵 寵子忠

陳寵當王莽篡位。父子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此忠臣孝子也。人問其故。答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立言甚妙。可爲邦無道危行言孫之法。

古今言路。有通之中。已伏一塞之機者。未必皆小臣激聒之過。或亦大臣處之無術也。安帝初。詔舉有道。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老成長慮。濟以微權。大臣不可不知。

班梁列傳班超

班超儒家子。兼涉書傳。而以武自奮。別立家門。使史家特爲立傳。不埒父兄之後。真有志人也。觀超始末出處。其于家國人己之間。處之皆有其道。史稱超不脩細節。然內孝謹。則其原委固自不同。非一切以膽智立功邊陲而已。

超之投筆。人皆知之。不知超不難于投筆。而難于備書。無論超才略絕世。不屑爲此。今有父兄作近臣。而其子弟爲官寫書。受直以養母者乎。其志節已過人矣。超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固豪傑人有心用世。

以此爲鍊性之資也。

超與從事郭恂同使鄯善。見其王禮意疏薄。知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謀攻虜使。衆欲與從事議之。超曰。從事文俗吏。謀泄死無所名。獨與其吏士夜斬虜使。明日乃還告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若今人舉事之初。引入入以豫分其責。成事之後。推人出以自尊其功。淺深廣狹。度量相越甚矣。

超自請往服西域。別遣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恐懼不敢前。因上書言西域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快哉言乎。雖超自訟。不能如此痛切。從古小人當利害之際。別有身家隱慮。敗人之功。以自便其私者。何限。非明主洞見至隱。臣子一身功過不足惜。國家大事去矣。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何不緣詔書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真心爲國之人。其言動發于至誠。絕似趙充國。然超始聞邑言。遂去其妻。超于此不無戒心矣。以事遣邑還。遂其私圖。處成功。弭讒毀之計。似亦無出于此。超之權術。蓋從學問中來也。

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代之。超謂尙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難養。易敗。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數語乃尙所謂平平者也。不知平平二字。正超授尙以善後之策。此大將之言也。此段學問。便非介子甘陳一往喜功之人可到。學道讀書。乃有

此語。然亦西域三十年磨鍊出來。故一生成功結局。其本全取諸此。

史懷卷十五

後漢書三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楊終 翟酺 霍譚 爰延

楊終以諫徙邊。與班固議論不合。其後以終言。徵羣儒集白虎觀論考同異。會終坐事繫獄。固薦終經學出之于獄。引與共事。不獨虛心憐才。古人于國家盛典。不敢示後人以樸。以一念不苟。成其不妬。移此心于他事。作宰相可也。

時尙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尙書。君子居末世。待朋友不可不恕。交情二字。止可責人于平時。若榮利得失。必不兩立之際。賣友自便。亦理勢之常。無足怪者。翟酺起家經術。後以諫顯。與孫懿篤好。祇以一念躁進。詭激不情。醜態百出。君子處此。直以理勢之常視之。非惟待物不刻。省得許多怨尤。亦自家真受用也。不然。讀書學道。于此不得力。與庸俗人何異哉。

從古疆場撫賞互市之法。無事則以之弭虜。使不爲患。有事則用其力。究其指歸。不過曰以夷狄攻夷狄。

耳。漢討羌胡，欲開募鮮卑，冀獲其用。應邵以爲虜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蓋使其權在虜而不在我，千古款虜利病，盡此數語。此唐天寶以後，用花門回紇爲中國害者也。又云：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其處分布置，不離以夷攻夷之中，別尋妙用，而情形精熟，機局圓警，不徒草草套用此四字而已。

霍謂奏記梁商，認其舅宋光之冤，出之于獄。此義人也。時年十五，爲此更難。不知謂所以能爲此者，正以其年十五耳。十五以後，可憊可避者甚多，能爲此舉者，或難其人矣。故世上勇于義者，非涉世太深之人所能爲也。

爰延爲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此亦非佳事。君子生亂世，誠不宜有此。范滂岑暄爲鄉功曹，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生嘯。知有功曹而不知有太守，漢黨錮之禍，遂成于此。可不畏哉！君子不欲多上人，況以屬吏而掩上官乎？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王充 仲長統

王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此非獨警敏勝也。亦以勤慎得之。凡物有諸己者，知其不去，常玩而輕焉。借諸人者，恐其難繼，常敬而重焉。得之艱則守之固，卽是人情。蘇子瞻謂三代竹簡漆書，而人皆勸學。秦漢以後，紙學日趨于多，學者益以怠玩，難易輕重之分也。

充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守則不失。失字根守字來。看得甚深甚妙。處亂世散財結客。須以識爲主。并州刺史高幹招致四方遊士。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二語看斷千古浮人。幹卒與袁紹同敗。只是好士無著落耳。樂志論所言。勝富貴之福萬倍矣。亦知其必不可得而寄託之辭也。正不必深求之。有此何人不樂隱。若必待此而後隱。世又豈復有能隱者哉。統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此讀書人深心用世者也。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是生亂世極妙結局。

李陳龐陳橋列傳李恂 龐參

士大夫居官。厚自奉給。見有官之樂。則彌不堪無官之苦。故進而難于退。退而復求進。其原皆出于此。李恂爲兗州刺史。常席羊皮。服布被。領西域副校尉賈胡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扇之屬。一無所受。後以事免官。步歸鄉里。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恂用世人。作如此結局。最難。蓋由恂素廉儉。不知有居官受享。故免官後能受此清苦。乃知居官廉儉。正爲後來退步地也。

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彊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于是歎息而還。任棠。隱者也。以部民見問于太守。又以郡人言郡事。自有難于頌言者。以形影相喻。法應如此。可悟身世語默之道。龐參思而得之言外。其捷悟又從

虛心得來。

觀漢世龐參守邊治民事。可見一時良將多從循吏中出。未有民不安富而能從事邊境者。寓將于吏。卽隱然寓兵于民。後世將與吏截然判爲二途。宜其兩失之矣。

崔駟列傳 卷十五

章帝好崔駟文章。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駟乎。試請見之。駟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駟曰。吾受詔交公。遂揖爲上客。天子薦一士于臣下。臣下奉詔而交一士。事皆甚奇。後帝幸憲第。聞駟在憲所。欲召見之。憲以爲天子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駟朝夕在傍。何必在此。此時憲遂欲私駟而有之。爲帝看破。使元成有此識解。杜欽谷永何至爲王氏有也。然駟見知于憲。大是不幸。帝欲官之而崩。駟卒以直諫。憲被疏而出。雖不見用于公朝。終不爲私室所有。善矣。不然。將與班固同敗。帝謂憲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固與竇氏之禍而駟得脫。然二子優劣。定于帝之一言矣。

安帝以中常侍江京陳達等煽惑廢太子爲濟陰王。閻太后稱制。閻顯入參政事。瑗欲與長史陳禪求見顯。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禪猶豫未敢從。孫程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使從瑗之計。何至使廢立之事。復出宦豎之手。得挾社稷之功。爲亡漢之根哉。瑗此種膽識。豈文士可到。門生蘇祇欲上書言狀。禪請爲證。瑗聞而遽止之。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處亂世閻主。借此爲脫身之地。尤上上妙著也。

崔寔觀漢末紀綱廢弛。作政論以救之。其說欲參以霸政。主于明賞罰。著法術。以元帝爲漢室基禍之主。其論甚確。而謂宣帝優于孝文。此語尤人所不敢言。蓋欲以宣帝之綜核。明元帝優柔之失也。宣帝有言。漢家自有制度。本用王霸雜治之。柰何純任德政乎。亂我家者太子也。實之說本此。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

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士大夫相遇。不談職務。一味寒溫。此宦途熟套也。侯霸以大臣辟一士。相見止于勞苦。不及政事。賢者如此。況庸人乎。喜懼皆去一語。說得索然。亦復凜然。人已進退之間。較然明白。不如此何以爲高士也。

黃憲起牛醫兒。年十四耳。一時名賢如荀淑、戴良、陳蕃、周舉、郭林宗師之友之。憲何以使人至此。本傳不載一事。實錯舉一時稱服之言以見其人。亦幾于無能名矣。一言以蔽之曰遠。

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坑儒焚書。從處士橫議。看出感應至理。曠甚確甚。處亂世不可不知。因樹爲屋。自同傭人。蓋感漢末諸儒名福太盛。幽明所忌。黨禍將興。而以其身爲之識也。從古奸雄意狠手辣。亦必有一種痛癢爲人所制。搔其痛癢。雖其殺機方盛。能逆折而使順受之。愛名收

衆此曹操一輩人痛癢處也。操欲殺楊彪，孔融不及朝服往救之，操拒以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先將一周公處置曹公，其地步固已高矣。又云：明公輔相漢朝，若橫殺無辜，四海觀聽，誰不解體？當時名流不盡被殺，正緣老瞞胸中先有此段顧忌，故得乘此中之故說奸雄易，說庸人難，奸雄有痛癢，而庸人無痛癢故也。

章帝八王列傳清河王慶

慶故皇太子也。以母宋貴人讒死，廢爲清河王。立皇子肇爲太子，是爲安帝。慶處廢立之間，藏身有道，是大學問。大受享人，安帝始終友愛，自千古盛德事。慶子祐卒爲天子，天人之際微矣哉。

張王种陳列傳張綱

漢安元年，遣八使徇行風俗。綱以梁冀用事，獨埋其輪于都亭。此千古雄快吏也。及廣陵賊張嬰寇揚徐間，冀諷尙書以綱爲廣陵太守。此卽狄山毀張湯，湯出山乘鄆者也。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徑造賊壘，慰降之。埋輪人偏能服賊，尤是快事。若狄山爲虜所殺，固落權奸罪中。卽若顏果卿死賊，亦足令正人短氣。然如此行徑，後世權奸不以媚賊陷之邪？真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虞傅蓋臧列傳虞翻

虞翻受命討羌，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借此爲名以怠寇，而從中取事，其妙用全不靠此。賊分鈔兵散，乃倍道而進，兵少利速，緩則爲賊所覘，其日增兩竈，正作此伎倆。暗暗與請兵照應，若大軍

到者。妙甚妙甚。陳元龍爲賊所圍。使人請救。乃密治軍營。聚薪城中。束炬舉火。火然其聚。若大軍到。城上稱慶。賊望火驚散。正從此悟出。彼擁重兵。而日望援兵之至。真木偶人也。

詡爲常侍。張防所誣。自繫廷尉。宦者孫程張賢力救。而賈朗縉紳中人。乃黨防而證詡。帝卒明其誣。朗與防或死或黜。卽日赦詡。朗枉作小人。誠是快事。然使人主從此輕天下士。不如宦豎死且黜。不足盡辜也。

馬融列傳

馬融經師。非人師也。其一生學問精神。全在溫飽受用。遭亂飢困。乃悔而歎息。此一悔與李斯倉鼠之歎何異。便爲絳帳豪侈之根。失身外戚。亦生于此。此士所以貴堅忍也。鄭康成正師。其經耳。非師其人也。

蔡邕列傳

邕爲劉郃陽球所構。髡鉗徙朔方。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得免焉。邕以此時死。豈不是一忠孝學問完人。卒受董卓迫脅。負黨邪而死。士生亂世。求一完名見殺。有不可得者。真不幸也。然邕于卓屢有匡正。恨言不盡用。知卓必敗。欲遁逃而不能。卓死而歎形于色。安知非自訝其言之中。而悔其不能先去邪。王子師漫然殺之。誠爲鹵莽。然使邕此時不死。又不將爲李傕郭玘輩徵命所污乎。此則死又賢于生矣。

中郎識焦尾琴。慧心人所能也。螳螂向蟬一段。幽明感應之言。非慧心人所能也。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一語。千古殺機深微之人。聞之悚然自止。

荀韓鍾陳列傳陳寔

黨事連陳寔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二語自處甚有地步危其身以爲人者也黨事解張讓葬父名士無往者讓恥之寔乃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辱其身以爲人者也二事豪傑手段聖賢心腸菩薩行徑缺一不可不能中人後生勿輕議之

吳延史盧趙列傳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三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十三歲兒能爲此言周慎堅忍至此昔人云在官寫書風流罪過趣之一字難施于官生來便是作官之具不可學而能也杜根亦年十三入太學貴戚慕名致書爭問根皆不發封藏書于壁及逮捕貴戚發書于壁封識如故一段身世之慮又從處亂世履憂患磨鍊出來

皇甫張段列傳皇甫規 段熲

皇甫威明佳士而恥不與黨人一節自是蛇足豪傑在自處耳豈以黨人爲重邪漢末自有此一種好名習氣彼聲名未著及盛名之下無其寔者引附標榜固不足怪亦有才品卓然儘足自信舍己而借人者真惑之甚也范滂之母別其子曰子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婦人好名亦如此當此時而有范冉鄙

賈偉節郭林宗之爲人者。見雖自僻。不可無此一人立衰俗之中。段熲爲護羌校尉。上書言羌事。寫羌人情形。兵糧數目。地勢合散。詳確似趙營平。可爲論邊事之法。其後一一如其言。彼不先留退避之路也。今邊臣奏報含糊。惟胸中無成規。亦自留退步耳。

郭符許列傳

郭林宗是有心人。未嘗一念忘救世。而極自愛其身。潛用其心目于衆人之中。獎訓士類。惟恐失一士。使國家不得一士之用。而危行言孫。置身事外。真大占便宜人也。然林宗號知人。而符融又先知之。使交于李膺。郭始見李膺。膺大奇之。融居間也。處衰世忌于盛名。李郭齊名。而李以敗。郭以全。郭能遜而李露其氣。嵇阮齊名。而嵇以悔。阮以吉。阮能慎而嵇露其才。名不能累人。顧養與識何如耳。林宗寓宿茅容。且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而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就學。容之高。高在一真字。孟敏荷甑墮地。去而不顧。林宗見而問其意。林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異之。因勸令遊學。敏之高。高在一定字。二子當時未有名也。史叔賓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可見當時以名重林宗。林宗取人。卻不在名。此所以爲人倫之鑑。一基字正是漢末好名者對症之藥。容之真。敏之定。正林宗所謂牆之基也。

林宗折角。時流競傲。安石蒲葵。虛價頓增。漢末東晉。自有此一等好名惡習。後生處師友。不得力全在于此。君子畏大人。事其大夫之賢者。當法其好處。豈可逐影吠聲。因人喪己。爲依附借名之地乎。許子將不

候陳寔陳蕃曰。太邱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卓哉四語。有識有骨。審彼已洞。始終君子身世之要物也。李膺夙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它賓客。融輻巾奮袖。膺拱手歎息。仇覽不與符融談。融獨奇之。可見當時龍門浮慕望塵承響之人。正元禮輩所輕。當膺與融談之時。此輩方作門外漢耳。士亦何苦自取輕于前輩也。

竇武列傳

漢患外戚梁氏用宦官除之。患宦官用董卓除之。患董卓用諸侯除之。而漢隨以亡。病漸重則醫漸難。醫漸難而醫之用藥有所不暇擇。一患除而除患者留爲患。因病求藥而藥復爲病。更數病而以身從之。善爲國者勿使成極重之勢而已。

鄭孔荀列傳孔融 荀彧

孔文舉本名士。體氣高妙。如琪花瑤草。雖不結實。自是風塵外物。而好談經濟。喜功名。竟無所成。只是一疏耳。疏之一字。是名士本色。而經世人殊用不著。然又恥不能經世。勉作經濟事。尤是名士大病。未可以文舉高妙。遂不責實。而槩以經世許之。司馬彪曰。文舉在北海。自以溢才命世。又自許大志。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然所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但能磔網張羅。其自理甚疏。此言字字中文舉病。只須一疏字耳。然其膽量意氣。在禍福之外。實其所長。若陳元龍具湖海氣。其經濟實用。則又可觀。養鷹養虎之喻。弄一勇夫于掌股之上。光景在目。使呂奉先噴喜不得。妙舌妙手也。

甚矣荀彧之意侈而勞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令諸侯是曹氏取天下妙題。實自彧首發之。董卓兵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瞞胸中亦覲定久矣。當時許攸曾以說袁紹。紹不用而使曹氏占此先著。袁曹相拒。官渡孫策欲襲許迎天子而策死。紹讓此先着以資操。策欲爭之而不逮。有天焉。可見智謀之士。手眼明捷。略同。彧首發此謀。爲曹氏佐命之冠。心不可負。功不可掩。察其始終。一念隱衷。若苦欲諱之者。何也。蓋彧有用世之才之志。舍操無可事者。而又不欲公然爲曹氏私人。得罪萬世。勸操擁戴天子。故奉操征伐。皆一以天子之命。彧儼然身爲漢臣。此彧之隱情。爲操實以自爲也。操久亦或窺見之。及九錫之舉。彧猶恐操以大義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予先後。大半自彧定之。形就勢合。操已不得復爲漢臣。而彧欲不爲曹氏功臣。其可得乎。彧以大義愚操。欲自全其名。操卽以愚彧而取其質。彧已死而操猶以愚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吾當爲周文王。有爲曹之實。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甚矣彧之意侈而勞也。

酷吏列傳董宣

董宣彊項人。以爲難在處湖陽公主一事。不知宣先相北海時。誅大姓公孫丹。使門下書佐水邱岑盡收其親黨。誅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厲色不食。光武馳使驕騎特原赦宣。宣又以死請。活岑而後已。然則湖陽公主一事。光武有以養其氣也。風節如此。置之酷吏似太貶。然在獄晨夜諷誦。自處能忍。便是宣酷處。

儒林列傳劉昆 戴憑 孔僖

劉昆吏迹似不宜入儒林。然偶然耳。三字說得甚大。非大學問人說不出。光武令羣臣說經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五十席。事雖欠厚。然激勸之下。使人精神倍生。憑以爭蔣遵一事。直諫悟主。學問有用。重五十席。不爲過也。孔僖爲鄰舍生。告其誹謗先帝。上書肅宗。雖以自訟。卻氣彊理直。且因以規諫。尤是有心之人。有用之文。

文苑列傳王逸

王文考作魯靈光殿賦。先是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文考所爲。遂輟翰而已。最是高才。能虛心服人。又讓人。彼胸中不專倚此一賦。與一時文士分名也。趙壹已受知司徒袁逢。往見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臥未起。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陟乃起與語。大奇之。過候太守皇甫規。不卽見。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追書謝壹。遂還書憤絕。夫名之未立。雖高臥而上堂。彊通名之旣成。雖追謝而還書。峻拒。或以附驥託身。或以冥鴻貢高。行徑不同。其爲文士名根。則一也。士之遊大人以成名。伎倆雖多。其擒縱之術。不出此兩路而已。

獨行列傳范式 李善 陸績

范巨卿處張元伯及陳平之子。朋友間可謂至性奇行矣。然有一毫爲名之念。便有心好奇。有心好奇。便有敗決之時。須以至誠出之人。以爲奇。自覺尋常。乃可。

李善。李元蒼頭也。元家相繼亡歿。孤續始生數旬。貲財千萬。諸婢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山中。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鍾離意表善行狀。光武拜善及續。并爲太子舍人。遷日南太守之官。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一蒼頭欲自出脫。離賤爲良。甚爲不易。李善以篤義致身郡守。顯名千古。亦可謂善自謀身者矣。有志之士。何憚而不爲此也。然聖賢之心。豪傑之才。缺一不可。事續如長君。拜墓曰善在此。慎獨學問。此善託孤之根也。

陸續母截肉必方。斷葱以寸爲度。此子此母。孔子之所謂有恆也。

方術列傳華陀

世閒極小技術。皆有至理。況醫爲人之司命乎。然華佗輩下手處。皆絕不近理。若用人命爲戲而試其奇者。然絕不相干。而用之恰好。所謂不可以理求而至理存焉者。醫者意也。難言之矣。若郭玉對和帝一段。所云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又云療貴者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也。將身不謹。二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也。好逸惡勞。四也。則涉世窮理之言。又可見醫之精神與病者通。

逸民列傳

孟光以醜女擇對奇矣。曰。欲得賢如梁鴻者嫁之。此語故是伯鸞知己。

列女列傳王霸妻

王霸感令狐子伯之子而慚其子之蓬髮歷齒。正使有此慚。真情不諱。亦不害其爲高。及聞妻言而起笑。則此語蓋試其妻。恐其妻婦人愛子。或有此念而先發之。用觀其意。以堅其偕隱之志耳。賢者固不可測也。

班大家經史腹笥。而文詞拖沓。不及婕妤遠甚。女中大儒。老成典刑。未可以文之工拙論也。蔡琰悲憤詩。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流離成都賤。常恐復捐廢。四語可爲才色女人失身不能死之戒。流涕請董祀之死。正體貼此四語之意。



3
4
3562

史

懷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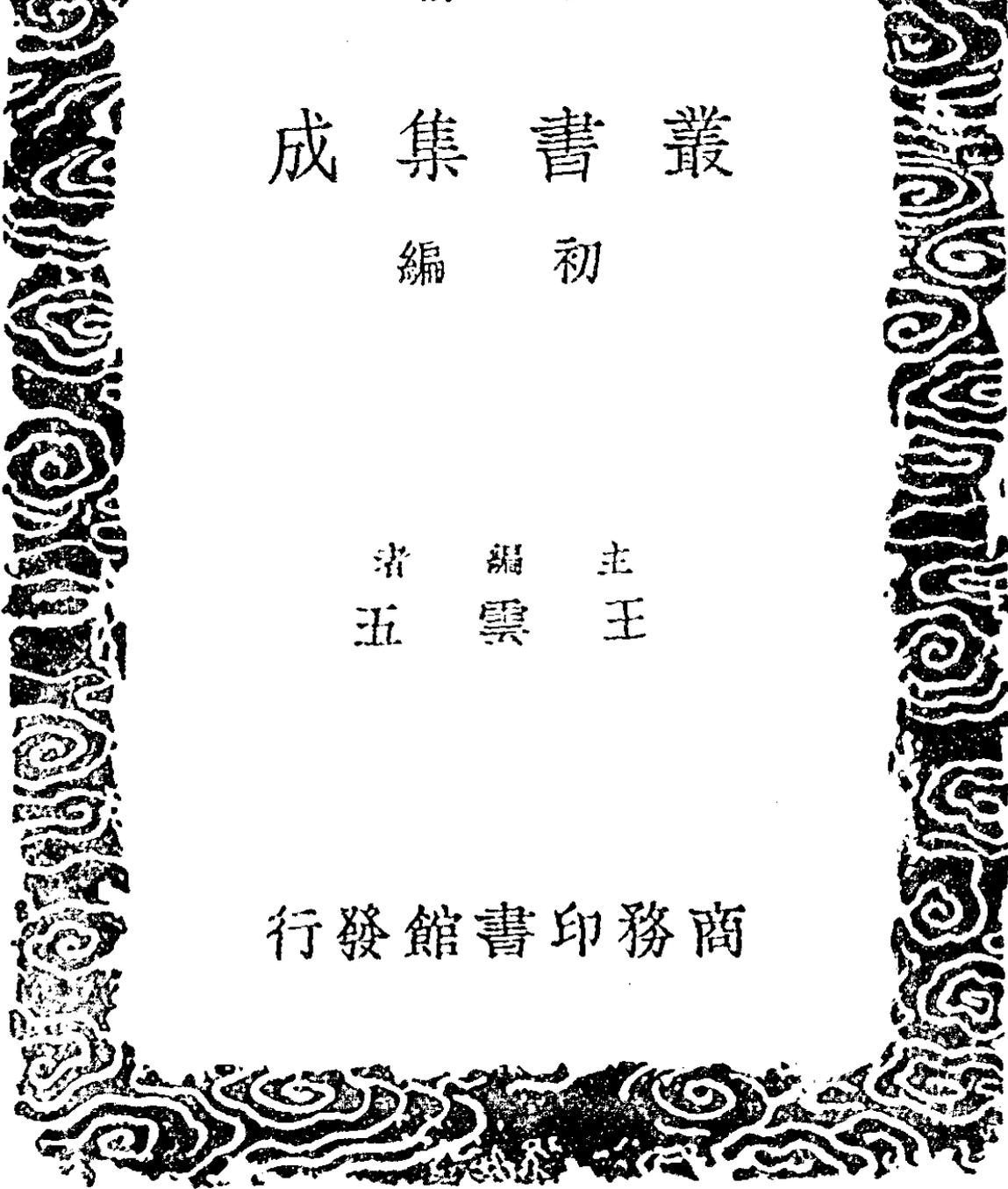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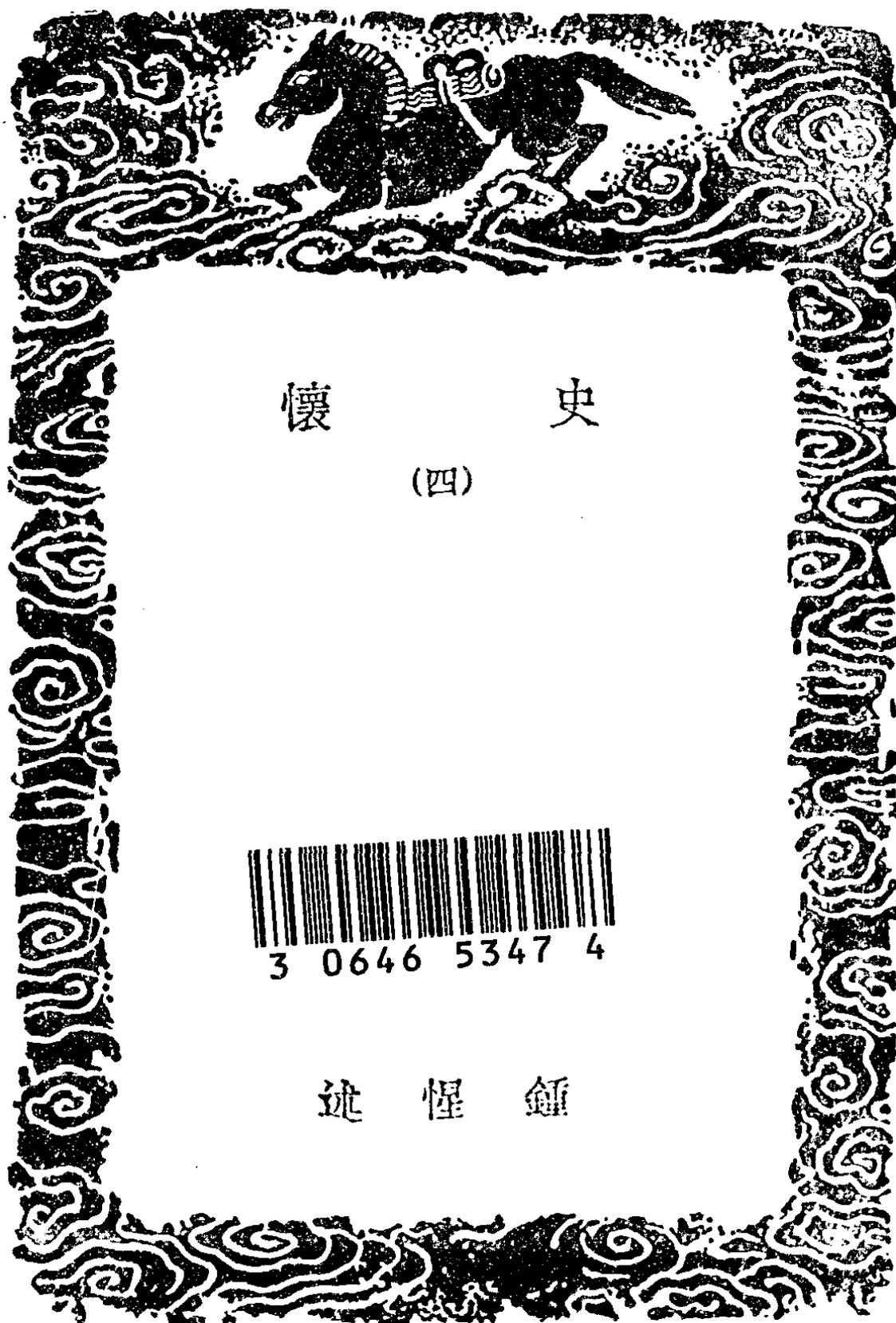
成 集 書 叢

編 初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懷 史

(四)



3 0646 5347 4

述 惺 鍾

史懷卷十六

三國志一注附

劉璋傳

三國時天下大勢在曹士之欲自效者必先歸曹張松以益州賣于曹公曹公深心而



先主傳

操從容謂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先主方食失匕箸人以為詐非也玄德此時方欲晦約龍潛
鱗屈而使曹公有此語已先被他看破安得不驚而失措乎至于以閉門種菜欲瞞過曹公此卻甚疎操
已先知備作此舉止豈不更生疑怪操非不欲殺備恐失人望耳

曹公征烏丸玄德勸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悔之備曰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
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舉大事者忌失時玄德此語殊有深恨非寬喻表也正與悲憐肉生同意
蜀始終規模大計不出取荊州與益州二着諸葛亮勸先主攻劉琮荊州可有蜀此時有荊州可免後來
與吳借與爭之釁曹公不得有之用其資為赤壁之役省力甚多是時魯肅亦勸孫權取之而為曹公所
先先主于益州未嘗須臾忘之何其不忍于琮而獨忍于璋也

083
1124
2:3563

孫權遣使欲共取蜀。備方欲自圖蜀。堅拒不聽。權猶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可謂很矣。備不聽軍過。權知備意。乃召瑜還。觀權如此著數。玄德如此應之。各自高手。鼎足之形成矣。然當是時。玄德雖欲取蜀。而惡無其名。迨劉璋殺張松。絕先主。是璋授備以取益州之名也。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此聖賢語。英雄口中一時吐出。與之暗合。是天資高處。

諸葛亮傳

先主之時。其勢止可鼎足。此所謂時務也。先主訪世事于司馬德操。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則取荆州益州。結好于吳。已在時務二字中矣。德操已先孔明言之。孔明出隆中數語。不過一相證耳。當時俊傑。寧過先主。想其胸中。自先有此一段部署。是以如魚水之投也。

後世疆場才武之臣。于夷狄盜賊。有彈指定之。而意外事後。如養癰然。釀禍至不可救藥者。孔明于孟獲七擒七縱。非好勞示巧也。極言事定。留外人之害。千古禦夷。不出此數語。而歸重在不留兵。不運糧。以夷守夷。只在善後事宜。打算得極明耳。後世用武者。不可不知也。注

孔明治國。賞罰之信。至通神明。只是用申韓入妙。今人看申韓自粗。未得其微處。而遽以法家少之耳。

關張馬黃趙傳 關羽 張飛 趙雲

爲國以禮。關張與先主恩若兄弟。而稠人廣衆。侍立終日。君臣之禮森然。規模固已遠大。不是羣雄舉動矣。馬超已歸先主。而猶呼其字。關羽欲殺之。先主曰。人窮歸我。殺之何以示于天下。張飛曰。如是當示之。

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仗刀立。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有體有識。此大學問大作用人事。豈可于戰將中求之。

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卽從之。觀雲本末。自是大臣局量。不獨名將而已。先主伐吳。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此等處偏看得真。算得定。卽武侯猶當下席謝之。注

龐統法正傳龐統

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于險途。非萬全之計也。悔者不爲。爲者不悔。先主此言。蓋深悔其身之幾不免于吳也。此悔卻不可無。然前計殊又不錯。事有當悔于後而不得不爲之于前者。此類是也。注

董劉馬陳董呂傳劉巴 馬謖 董恢

張飛就劉巴宿。巴不與語。畢竟是己心粗。作漢末名士習氣。主人自處無禮。而坐視客之加禮于我。巴輸

飛遠矣。巴在蜀以歸附非素懼見嫌猜。恭默守靜。而有此舉動。抑豈涉世全身之道乎。

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冰鐵之語。遂爲觀人用人定論。孔明用謖。雖別自有意。然追念斯言。能無心折。孟獲一役。始終用謖。心戰一語。又何其言之實一至此耶。

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于時務。然旣以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于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權此論聰明特達。雖賣弄其高識。實有一段至誠心腸。由中達外。痛癢相關處。一時奉使之人。以周旋語了之。可惜也。然孔明之用楊魏。亦如司馬文王之用鄧鍾耳。注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廖立

廖立指切蜀事。歷詆蜀用事之人與失事之狀。皆中痛癢。不爲無識。而語語犯忌。武侯稍抑之。未爲不是。而表劾之請。似屬護短。甚矣聽言容物之不易也。立被廢後。自處不苟。躬率妻子耕植自守。不失反己思過之議。武侯沒而垂泣。若以虛公誠恕推諸葛于身後者。實是武侯知己。觀武侯處彭蒙廖立李平。皆未盡善而立爲善。

霍王向張楊費傳張裔

張裔爲丞相長史。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裔曰。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看透世情之言。說來絕倒。然使真世情人讀之。反謂丞相長史之不可一日不附也。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卻傳孟光

後進文士祕書卽卻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于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歡。旣不得妄有所施爲。且智調藏于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光此論深心高識。達于時務之言。武侯勸後主讀申韓書。益人智意。蓋深憂後主之庸。而投此對病之藥也。其意正與光同。嘗觀後世中材之主。守文有餘。而生當衰亂之時。與昏暴者同歸于亡國。只權略智調不足耳。

黃李呂馬王張傳黃權

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吳蜀二主至此求死不得。歐陽公以正統予魏。此亦一證據也。注

蔣琬費禕姜維傳蔣琬 費禕

琬代武侯爲尙書令。旣無戚容。亦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及禕代琬。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日暫視己。竟其意旨。其速數倍于人。朝晡聽事。其間接待賓客。飲食媒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當是

時琬不慕禕之通敏。禕不法琬之鎮靜。允代禕爲尙書令。欲效禕之所爲。失之遠矣。

鄧張宗楊傳張翼 宗預

張翼以討劉胄不克。徵還。以爲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豈可以黜退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只是立心不苟耳。馬忠因其成基。率殄滅胄。後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後世賞功之典。亦未有如此明允者矣。

吳增巴邱之戎。蜀增白帝之守。意皆爲魏。而吳屑屑致問。何其多事也。宗預對以此皆事勢宜然。俱不足有相問。答得斬截而省力。權大笑。嘉其抗直。而預臨別謂權曰。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惟陛下重垂神慮。又何其款曲耶。有前之抗直。自不可無後之款曲。然吳蜀始終大計。卒不能出預臨別數語。又吳黃龍七年。步騭朱然等各上疏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城郭。權揆其不然。曰。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治。今此閒治兵。寧復欲禦蜀耶。則權胸中原有成算。不待預言而已了矣。

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葦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爲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州邑。有司對豪貴人。欲斷其誅求之苦。須詞理宛至。足以服其心。一味彊項不得。李密于中山諸王。先以高祖處之。人情亦安。有不好名而慕義者乎。注

孫破虜討逆傳

處危疑之地。遇彊暴之人。有以婉曲失之。而以抗直得之者。朱儁不受董卓太僕之拜。而阻其遷都。有司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徒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丞相非臣所堪。遷都非計。臣之所急。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兩路擒縱。不留一隙。卓已窮矣。問何所受之。曰。相國董卓爲臣說之。臣受之于相國。此以一絕大干係。先推之于卓也。其妙全在于彊直。故詞有必不可婉曲者。此類是也。

處士張玄曾帶索勸張溫勒兵誅宦官。而溫不能用。以至于召卓。孫堅又勸溫誅卓。溫又不能用。以至于召諸侯。溫之闇而鈍至此。事機一失。自家不足言。貽國家不揀之禍。雖百死何解亡國之罪哉。

袁術于孫氏父子。在破虜則授之兵以討卓。而不予之糧。在討逆又授之父兵。堅攻陸康。許之廬州。而復用劉勳代之。所予者不足以爲德。而其所吝者適足以爲怨。庸人舉事。往往如此。不然。袁孫二氏。豈不爲世好相倚。而爲他姓所乘乎。然術僭尊號。得罪于天下。策雖德術。其勢亦不得不與之絕。張紘一書。忠告懇款。策不可謂無情于術也。術自負策耳。

孫策殺高岱于吉。未免淫刑。且亦有不必要殺者。而皆以其能收衆心。英雄同有此忌。至論于吉。謂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其論甚正。而其慮遠。未可以禍福之迹。定其是非也。

吳主傳

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

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爲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櫓爲棧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濡須。夜渡看危險中。權銳而暇。曹靜而整。各自對手。權與曹公棧其語。巽卻有駕馭意。操語諸將其詞。彊卻有畏伏意。皆宜得之言外。」注

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智不必言。回船卻又是膽。無膽不能用智。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妙想無因。是造凌雲臺手也。注

結好于蜀。是孫權始終立國主意。其深絕蜀而專事魏。預懷一先卑後踞之意。卑以假寵。踞以致討。致討以怒衆。衆怒而後用之。苦心屈意。勞亦甚矣。其事魏之不終。已定于後踞致討之一念。心未嘗一日亡蜀。好觀其與浩周往反數書。心口違拒。情見乎辭矣。注

鄭泉嗜酒閒居。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卽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饜餽中一段無理異想。出人意外。然胸中有故。未可易言。又能于衆中面諫。使人主憚之。此真酒人本領。徐景山之流也。臨終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取我爲酒壺。實獲我心矣。」舍子孫而謂同類。尤自有意。注

李衡以卒家子。由才能爲丹陽太守。以法繩孫休。妻習氏諫不聽。休立。衡欲奔魏。妻勸衡自囚。表列前失。此藺相如所以教繆賢也。識何減許允婦乎。衡果得免。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衡死。勅兒種木。奴千頭。歲上絹一匹。可以足用。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父恆言江陵千樹橘。可比封君。吾答言貴而能貧。方好耳。不聽。治家之本旨。至此才說明。若衡妻者。亦可謂處亂世工于自全者矣。邵疇字溫伯。時爲誕郭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自妖言。事由于己。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噂噲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相從。此之爲愆。實由于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疇不惜死死。又爲千古留一處妖言妙法。豈苟爲死者哉。鎮躁歸靜。使之自息。詞理簡確。然屈其所是。默以相從。此八字人所甚難。此乃疇之所以爲知己死也。注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衿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于衡則傲。下于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李仁爲故主周旋。遁辭妄對中。忽發出一部掌故。鑿鑿不易。

可謂辨而核矣。然國亡後以此應敵之人，則爲挾君之過。若果未亡時，使孫皓得聞此言，其爲長惡不小矣。注

宗室傳

嬀覽戴員殺孫翊，將偏其妻。其妻陽許之，以安其意。而潛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若非平日暗著心眼，造次中安能識此二人乎？言笑歡悅，須臾閒取賊奴之首于床幃燈燭之下，以祭翊墓。何其雄快也。予嘗謂女子全節，不專在貞烈而在機警者此也。

張顧諸葛步傳張昭 顧雍 諸葛瑾

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與昭烈命武侯同意，與其使子弟敗之，不若使他入成之。語原無飾。蔡中郎謂吾家書籍當盡與王粲，大小不同，其低回可憐之意則一耳。

雍有所密陳，若見納用，則歸之于上，不用終不宜洩。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曰：顧公權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軍國得失，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雖是仲謀聽信老成，然事英主亦須有一種感格處。其訶責子談于上前酒失，與金日磾之怒其兒同意，古忠介之臣自有恭慎保身之道，不專恃批逆而已。非學術間道人不知。

權欲瑾之勸亮歸吳也。瑾曰：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人言瑾之通于蜀也。權曰：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數語千古事，人友人定案。

周瑜魯肅呂蒙傳

曹公與袁紹拒官渡。孫策欲襲許奉迎天子。如此是無曹也。玄德在吳。周瑜規取蜀。如此是無劉也。見英雄手眼快處。如弈家國手。其緊著自各看到。計定而策與瑜皆死。三分之形。天所定也。

程督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雖大有作用。然真心爲國。亦不得不如此。督後自服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大醉。英雄不必言。想其人何等縉藉有趣。醇醪二語。亦自妙于形容。是公瑾知己。其立折蔣幹一段。醇醪風味。猶可想見。不獨氣能奪之。理能屈之。其情詞自出至誠。對縱橫之士。須用此破之。

孫劉并力挫曹公于赤壁。驅之北歸。而後能以其閒成鼎足之形。然曹公所以能至赤壁者。以得荊州。用劉表水兵東下也。表死之時。魯肅急急勸取荊州。恐爲操所先。正爲此耳。甘寧戰將。見亦曾及此。此弈家先手也。

謀大事者。當取天下大勢。始終總計之。而後利害可定也。赤壁拒曹。惟周瑜與魯肅所見相同。然非連結劉備不可。當時勢雖三分。而孫劉之形爲一。孫劉之交不深。則三分之形不成。結孫劉以困曹。其本謀自肅發之。諸葛亮亦已見及之。云孫權可以爲援。而不可圖矣。孫權不宜圖劉。亦劉之不宜圖孫。肅以荊州勸借玄德。正以深孫劉之交。而厚其力。其勢不得不然耳。操聞之。作書至落筆于地。其計豈所謂失哉。周瑜以劉備人傑。常有圖之之意。不知曹操一日尙在。則備一日未可圖。肅之心亦何嘗一日忘備哉。關羽蹴操于樊鄆。操至欲遷都以避之。此借荊州之效也。呂蒙取關羽于荊州。陸遜折玄德于白帝。吳之計得

而蜀之勢孤。蜀之勢孤。而曹氏承其弊。曹氏承其弊。而吳之計未爲得也。呂蒙功名之士。有闕關羽取荊州方略。極言吳之不懼于操。無賴于羽。破權之所忌。以速成其功。所成者一事之功。而天下大勢。未之總計也。孫權長主也。而孔明王佐也。微悔其相圖之失。而吳蜀復通。陸遜之計。終亦歸于和蜀。與蒙已自異意。然破壞之氣。不可卒復。延旦夕之命。以待司馬氏之成。折而入于晉。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則吳蜀之主。及其臣。可以相忘乎。曰。非也。鄧芝對吳主之言曰。并魏之後。戰爭方始。此諸葛亮與肅之志。而呂蒙輩一時之事。一事之功。未之暇及也。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丁潘傅甘寧

蘇飛之知甘寧。其識力自不凡。而乃事黃祖。何也。或祖聽其言。不忍去耳。然其爲寧始終至矣。古人處君與友之間。兩不相妨如此。吳旣聽寧。免飛于死。自當禮而用之。何但赦而已。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傅呂範

策從容獨與範碁。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旣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于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能。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傅。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每讀此輒想古人體國忠君。是何等念頭。特達真懇。祇覺後人之淺。綱紀二字。題目甚正。本領

甚大注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虞翻

虞仲翔用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孫伯符頗知之。故爲盡力。深有感知自效之意。使竟其用。當爲吳佐命中之冠冕。其次則留心經術。所謂習經于桴鼓之間。講論于戎馬之上者。是也。遇吳大帝英主憐才好文。漫然以疏直棄之海島。至兩上書求以易象自顯而不可得。後思其亮直。求之海而存亡尙不知。故云自恨疎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當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雖一吐幽憤。語語實境。所謂一人知己。不能不追感于伯符云。

諸葛藤二孫濮陽傳諸葛恪

諸葛恪死後。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云。恪父子三首懸市。積日。觀者數萬。冒聲成風。人情之于品物。樂極則哀生。又云。自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一語不及恪功罪。而哀生情反四字。使人悚然于天人剝復之際。亦可謂善爲辭矣。

史懷卷十七

三國志三注附

武帝紀

魏武命世姦雄爲名士所輕侮。如宗承許邵輩。公無如之何。而橋玄先識之。至以妻子相託。不若諸子許與之中。微帶譏玩。宜其終身之不忘也。玄曰。天下將亂。安之者其惟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當時名士有權如此。操往問子將。子將不答。不答妙甚。公固問之。固問尤妙。各自寫名士英雄本色。而老瞞得意痛痒。全在于亂世姦雄一語。若但說治世能臣。決不聞而大笑矣。然亂世姦雄。人所不肯明認。亦人所不敢先居。故魏武靈帝時。上書言時政。吏迹精勤。有志作救世事。爲治世能臣。是後政教日亂。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袁紹何進召董卓。乃變易姓名。聞行東歸。亂世奸雄。其志決于此矣。嗚呼。驅能臣而姦雄。豈非世使之哉。

寧我負人。勿人負我。語雖帶感憤。然老瞞一生受用。在此八字。遂爲千古惡人口實。注

曹公蒿里行曰。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正指諸侯攻董卓持疑不進也。又云。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則指劉岱喬瑁袁紹公孫瓚相殺事也。大抵羣雄舉事。在初起手時。局面已定。落曹公眼中久矣。其論袁紹云。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看得深。說得透。勝負之數。又豈待兩軍相

當哉。

下令讓還三縣。娓娓千數言。字字不情。卻妙在詳至懇款。若出至誠。使聽者心雖不以爲然而無以奪之。另是一副心顏。自首至題墓道曰。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只承認治世能臣四字。而亂世奸雄若不辯自明者。奸在于此。注

司馬建公會舉公爲尉。及爲王。召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日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語婉氣直。對奸雄一味遜詞。發付不得。須以氣勝之。注

曹瞞傳曰。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盤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恰帽。以見賓客。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殺膳皆沾汚巾漬。其輕易如此。觀其性情舉動。只是不測耳。安知不以此爲持法峻刻。垂涕刑人之地哉。子桓兄弟佻易。自其家風。抑所謂常自殺見者乎。然華學王在形迹之外。去之所以更遠。注

公爲大將軍。袁紹恥班在公下。已自不濟。公固辭讓紹。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初舉事時。便爲標本久遠計。帝王舉動。與草賊不同。其後紹子尙數引虜入塞爲害。鑿渠自呼沱入派水。爲易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鑿入潞河。至今漕漑爲萬世利。恐孫劉君臣未遑及此也。杜恕謂當時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帥之事。三國人伎倆不過如此。疆本節用之道。不講久矣。安定太守母邱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

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此論中國遣使通夷之弊。不獨博望輩一往貪功冒險之人。并班超陳湯傅介子之流。俱在其中。漢武以大宛絕遠。非人情所樂往。薄罪厚賞以來之。卒之不賞而自來。不賞而自來。則來者之情可知。而國之利害較然矣。魏武此論。從樂往者一輩人看出。

明帝紀

明帝識量機略。遠出文帝之上。觀其于軍國事宜。往往識其大者。臣下多出其後。諸葛屯渭南。勅司馬懿堅守勿戰者。帝也。伐公孫淵。益軍四萬人。策懿之必克淵者。帝也。其將將手段。特用之于懿。尤自有意。使帝不死。司馬氏豈不終爲魏之能臣乎哉。又新城之役。懿方與亮相拒渭南。帝曰。權走亮亦破膽矣。卒如其言。則孫劉呼應情形。帝觀之審矣。若文帝一文人公子耳。

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讓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破盡。衆奴皆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卽拜涼州刺史。他小小營謀。其作用棄取甚奇。在諸奴在得其慙而用之。在張讓在得其喜而用之。皆迫之以不得不應之勢。但觀其所棄而所取不必言矣。大用之一英雄也。注

郝昭遺令戒子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此理甚明。曰。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其知厚葬無益于死者也。因爲將。看出薄葬之理。是大悟性人。且爲將而發冢取木。卽此一事。將豈可爲乎。注

三少帝紀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火中有鼠。毛可爲布。以水沃鼠。鼠死。此非甚奇。自是生克至理。布有塵。以火浣之。物反其所始也。注

景王議廢芳。羣臣失色。景王流涕。又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得避之。非獨違心。其厚顏哽口。亦自過人。無此不成亂賊。永寧宮一奏。鍛鍊羅織。似彈文。又似獄辭。訂臣二字。抹殺久矣。司馬孚卽廢帝後。悲不自勝者也。用他爲奏首。賊臣作用。注

髦立後。景王私曰。何如主也。鍾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二語足以禍髦矣。景王曰。若如君言。社稷之福也。殺機已動。而髦忽與羣臣論夏后少康中興。是何主意。紛紛論易說禮無虛日。不知成濟之刃立其後也。

后妃傳下后

文帝爲太子。左右賀。請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太祖聞之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后事太祖。雄猜之主。終其身。應有一往苦心妙用。而深厚不露其迹。觀此。則翼翼畏慎一念。亦自可窺。不獨處之有體而已。

太祖嘗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其一。后取其中者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取其下

者爲僞一語。非學問世故淹透人說不出。事雄主僞不得。僞之敗決甚于貪。又曰。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貪。開國母后之言。後人體貼。受用不盡。然是實歷至理。注

二公孫陶四張傳公孫淵

公孫淵上魏數書。桀黠辨慧。遜倨多端。亦小有才者。然負吳以自媚于魏。如此心術行徑。魏之疑且惡之。始于此矣。且世有上書求免。盛自誇詡之理乎。柔佞小人。駭悍豎子。自取滅亡而已。

諸夏侯曹傳夏侯惇 曹洪 爽

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太祖曰。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此語意殊不善。惇固請。乃拜爲前將軍。或之臣于漢也。孰能聽之。注

曹洪以家富不肯假貸文帝于少時。幾至殺身。可爲嗇者之戒。然帝以此罪洪。豈是帝王之器。

曹爽庸人。與司馬懿共事權。已是羊虎同牢矣。丁謐何鄧諸人。復欲使爽據其上。甚矣貪躁小人之能滅人族也。爽所交所用。盡此輩。安得不敗。宣王稱疾避爽。而密爲之備。詳其始末。爽之所以應懿者。愈庸愈疎。而懿之所以疾爽者。愈毒愈冷。爽固喪心。懿亦過計。讀之未半。覺懿不殺爽。亦可使魏武當此。或放手未可知也。

荀賈傳賈翊

李郭入長安。賈詡實爲禍始。蓋欲自脫于李郭之手。而寄其身于張繡。後挾繡歸曹公。而因以自託其身。

耳豈爲李郭活命之計哉。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王褒 邴原

邴門人爲本縣所役。求褒爲屬。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邱令以爲見己。整衣出迎之于門。褒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遣諸生。一縣以爲恥。大有權術。是古今第一善關說者。然無此則上一段議論爲薄情人矣。其異于人處。只是一厚。學不足以庇身。德不足以蔭卿。厚德之言。發出反身學問。注

觀邴原匿劉政。全其身。又全其妻子。蓋義俠膽智居亂世者。人但知其隱君子而已。政之投原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耶。此語縉藉而沾沾自喜。業解衣以待之矣。

浮慕是後學一大病。漢末尤甚。原志士。自不爲名所怵。還書孫崧。解不致書鄭玄之意。是何等識力。人各有志。志高者通。是原一生本領。而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又原立志之根也。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崔瑗

曹操殺崔瑗。最是千古可惜人。而世多不談及。陳壽以孔融附瑗傳末。瑗地位身分儘高矣。

漢末名士。惟華歆最劣。除卻弑后一事。不論詳其本末。一頑老子耳。孫策徇豫章。豈有爲人守土而幅巾迎敵者。而猶以年德安受孫卽子弟之禮。豈不愧死。孫郎借歆收衆。歆爲所用而不知。或知之而甘爲之。

用者爲不知也。

程郭董劉蔣劉傳程昱 董昭

袁紹在黎陽。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告昱欲益兵二千。昱不肯曰。紹所向無前。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威。處寡弱之地。有取輕于敵而獲全者。曹公攻馬超。聞超益兵并來。輒喜。謂可免再舉之勞。正可與此反看。吳蜀合而後三分之形成。使兩家知此。終不爲魏晉所乘矣。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曹公取荊州。威震江南。權雖有謀。不能獨當。必資備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殺。此魯肅以荊州資備之意也。孫吳不得不合之勢。昱一眼看定久矣。後關羽圍曹仁于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且請密之。此呂蒙襲荊州時也。董昭言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勿令權得志。合兩說觀之。孫劉疆弱存亡。終始在離合二字。而魯肅呂蒙之計得失較然矣。

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于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

五人真是鈍漢。如今諸生臨場溫習舊本者。精神可學而能乎一語。韓非說難中不曾拈出。而曹公見擘。臣主聰明犯對。另有一番光景。覺精神炯炯在心目之間。擘後事明帝議伐蜀。入與帝言。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非獨謀國全身之道。自應如此。而卒不免。可見百智不如一誠。注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

李孚爲諸生嘗種菹。欲以成計。有從索之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能行意三字。從此看出甚深。有管子治國商君行法之意。若楊沛蓄乾楳。收豎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經濟部署。爲陶士行之師。注

任蘇杜鄭倉傳蘇則 杜畿

麴演之叛。蘇則請因毀擊之。善惡必離。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于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善惡離合四字。看透古今生亂止亂之由。高幹反。衛固范先與幹通謀。杜畿曰。河東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于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此卽善惡離合之意。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

當漢桓帝時。常侍左棺唐衡等權侔人主。延熹中。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敬于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勅。外爲市買。息又啓云。左棺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

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勅門下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卽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上官待僚屬，君子處小人，亦各有道。趙息爭持版甚正，至市買通箋二事，則太甚矣。士大夫有心折辱異途，激成事變，所傷甚多。注

任城陳蕭王傳

任城王彰召至，謂臨菑侯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觀此語，植無奪嫡之志明矣。注

世語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籬，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籬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修爲陳思連綴，欲脫不得。誠是交游中宿世愆業，而修自疎駭。君老不事世子，此修之所以死也。必不得已，如邴原之正，吳質之譎，乃可觀。修所爲，豈是吳質對手。注

武文世王公傳 倉舒 中山 王褒

倉舒亡，太祖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骨肉閒開，釁結怨之言。文帝嘗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不得有天下。此語殊有深恨于其父。

中山王褒恭謹退讓，極能韜晦，而文章一道，必欲與子建爭，甚矣名根之難化也。

王衛二劉傳王粲

王粲策袁曹成敗。陳琳諫止何進。召四方猛勇。皆明于天下大計。未可以文士掩之也。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耶。于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誦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嘗謂鄴下諸文士。無文舉正平之流。堪與曹氏兄弟對者。觀子建一段沾沾自喜之意。想其收攬諸士。表其所長。令之延譽。皆一念名根爲之。非必其能友勝已也。注

何鄧求交于傅。遐不納。居亂世自全之道。原自如此。不獨擇交而已。擇交千古難事。勢利不必言。卽盛名之下。亦當斟酌。非深心卓識不知。

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反驕。敬人者敬得有眼。則所不能敬者自多。乃今世之所謂驕者也。涉世人又自有一番周旋。

徐胡二王傳徐邈

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願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邈醉客，經濟精敏，操履清慎如此，甚矣醉之難言也。魏用人亦在形迹之外，及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古今出處間透徹不苟者，惟徐邈鄭絜二人。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王凌 鄧艾

謀反是何等事。司馬太傅是何等人。凌身爲戎首，而猶數通書乞哀，向虎口求活，不應駭且怯至此。刃已在頸，而太傅猶先下赦，赦凌爲書喻之，凌出迎宣王，遣掾王曷謝罪，送印綬節鉞，凌面縛水次，遣主簿承詔解縛。宣王一生殺人機套著數如此，八十老翁猶然不知，與曹爽何異，而欲稱兵反正，圖舉大事耶。

鄧艾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此語先見在晉納五胡之前。

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傅妾卽會母也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妬之及妊置藥食中夫人覺而吐之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願不快耶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生男故飲以得男之藥成侯曰得男佳事闇于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女具服孫氏由是得罪事由彼發四字又爲先發制人之說下一妙駁愈變愈奇張夫人直是兵機成侯雖判斷得痛快一絕妙獄吏耳注

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遣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于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不讀此不知司馬文王所以能驅策鄧鍾之故至此不得不以帝王將將權略推之矣古帝王于功臣必逆保其不反而後用一人則智勇之

士能靖者幾何。用其力而聽之自殺其身。亦勢之無可奈何者也。古帝王于佐命之臣。用之如鷹犬而殺之如雞豚者。何可勝計。要在明哲之士。知其身終不能出駕馭之中。則所全者多矣。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其所不足。觀此古今極善推尊孔子。惟輔嗣一人。奉孔子于老子之上久矣。觀其答何晏。茂于神明一段。是步步著實學問。晉人尙清虛。豈是輔嗣爲戎首耶。注

方技傳管輅

管公明不取何鄧策其必敗。鬼幽鬼躁。涉于輕詆。不知公明有極推重何鄧處。而一片苦心。惜何鄧亦不知耳。嘗云。見何鄧二尙書。使人神思清發。夜不暇寐。終日行世中所見。皆白日欲寢之人。何鄧名理清言。公明是何等精神。二子在其照映中久矣。但憂其識不足耳。孫登有言。吾子才高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公明之于何鄧。卽蘇門之于叔夜。憂之惜之。非詆之也。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二語欲哭。恨不能身代何鄧之危。山公妻窺嵇阮。亦云君才致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才識二字。正與蘇門暗合。叔夜不免。阮公令終。其善敗亦分于此。輅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可爲務也。古今細人多僞。細可也。僞不可爲也。公明此論。正欲破僞人耳。

輅年十五與瑯琊太守單子春談。自云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此精神二字。正劉曄所謂對雄主。非以精神不接是也。先飲三升清酒。便自大膽服人。在此。子春曰。吾自欲與卿旗鼓相當。想見前輩之妙。注

輅又曰。夫風以時動。爰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象者時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爲難。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爲異。若夫列宿不守。衆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驚。于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莊子天籟而後。又有此奇變詭激之文。亦以洩其胸中不平耳。讀列宿不守。衆神亂行。神思遐幽。靈風可懼。數語。想見飲清酒三升後。與單子春旗鼓相當精神。注

持酒以禮。持才以恐。此公明檢押作人本領。蓋其人負絕才絕情。而聞道者也。以術數掩。史入方技。晦哉。然安知不以方技自晦也。

史懷卷十八

晉書一

宣帝

魏武很其人卻有情。司馬宣王很其人特無情。非無情也。自不欲有其情也。魏武有熱處。此老一味冷。其一種陰鷲之性。似純用以取天下。而文章山水閨房之趣。略不以分其心。以爲熱則生情。有情則爲取天下之累。故忍而逆斷之。所以爲很。詩歸以此語評宣王謔飲詩而詳約各有其妙

曹氏取天下于漢。而司馬氏取天下于曹。懿之不肯屈節曹氏。魏武見辟。辭以風痺。自然之勢也。然司馬氏必不能越曹氏而徑取天下于漢。其勢又必因乎魏。是以卒事魏。魏武一生經營。半以爲晉。而懿父子經營。全以自爲。取漢天下于曹者。懿也。懿與操並世爲君臣。而操不知。懿與操並世爲君臣。而操不知。何以爲操也。操知懿有英雄志。嘗見其很。願相謂太子丕曰。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由此言之。操未嘗不知懿也。知之而無可奈何。天人之閒。妙矣哉。

討公孫淵過溫。父老故舊。譙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送遐方。將埽羣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功成歸老。待罪舞陽。此時已公然。作豐沛舉動。無一字人臣語矣。而又云歸老待罪四字。奸甚。老瞞口中說不出。卽操自道。亦不過曰欲孤便爾。委損所典兵衆。歸就武

平侯實不可也。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讓還三縣一篇長文。抵不得此四字。然魏武之服人在此。可見奸服人不是。一味亂做。

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卿公專。明帝以面覆沐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遠。孽報冤對。夫人閒一種幽顯之理。妙在從晉家兒孫口中託出。方能使亂賊悚然。亂賊不過爲子孫謀。而不知反爲後代。孝子慈孫之累。燕貽豈不在孫謀哉。

景帝

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祕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陳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閒。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此天所以鍊惡人而助殺運也。曹爽鼠雀。小試其牛刀之用耳。三千之散在人閒。一朝而集。調度紀律。固有過人者。作賊固自有別才也。

帝目有瘤疾。文慈來攻。驚而目出。痛甚。齧被敗。而左右莫知。忍而謫。不必言。但覺傷胸捫足者。造次中酬對光明。

惠帝

帝之爲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宮官屬。使以尙書事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宜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

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乃安。同一宮寮之擁戴其主而爲之謀也。爲楊修之預擬答教。雖敏如子建。而有時乎窮。如張泓之不引古義。雖愚如晉惠而可以不敗。立想愈妙而應機愈省。省所以妙也。

明帝

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操。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鈎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爲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請遂止。從來誣聰明有才人。多用此等題目。使其終身不能自振。朦朧闇昧中。名士沒入而不知其故者何限。太真逆折之。自是省力。然妙在占先。敦自以先手輸。太真亦天奪其鑑也。

帝微行湖陰。察敦營壘。雖以黠捷得免。一候騎事耳。豈是天子舉動。當時君臣名義蕩然。帝亦自忘其爲天子矣。

后妃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旣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詞。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寢。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輒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樽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

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公主。貴嬪可謂健婦。妙在嬌癡之中。微帶膽骨。然其媚媚卻在此。蓋其意思落落然在寵辱之外。其天趣自然溢出。不然彼竹葉戶中。豈乏才色之人。要其意思索然。自難以羈雄主耳。士之遇于世者。又豈皆軟媚無骨之人也。唐太宗有言。我見魏徵更覺媚媚。卽此意。

何曾

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案曾始末一鄉愿老奸耳。然看晉之前後。甚明。往往于所不經意處得之。則其胸中原非憤憤者。胸中原不憤憤而始末如此。所以爲鄉愿爲老奸也。或曰。居亂世以晦自全耳。國亦何利于有此臣哉。固知安樂老胸中殊自了了。乃對耶律德光曰。無德無才。疑頑老子。王金陵李溫陵皆爲所愚。只爲其以晦自全耳。

羊祜杜凱

祜晉室元勳。自無爲曹爽庸人所有之理。其不受爽辟。宜也。委質事人。復何容易。一生腳根。定于八字。爽敗而祜曰。此非愚慮所及。深厚自是大福德人語。祜居榮寵之中。獨自謙晦。處鍾會荀勗之閒。得免于難。未必不繇此。而晉武帝偏知之。陰屬以平吳之事。知人哉。雄主也。祜表讓三司。就中不無深心妙用。然語語無飾。出于至誠。有德之言。足以動人。其一念推賢爲國之心。能使淺狹人愧服。吾所謂爲大臣乃能爲

大將意蓋如此。而減戍墾田。其取吳著數。令眼看定。快手隨之。至爲步闡一役。身定貶黜。以明主法。不少假借。與諸葛武侯街亭之罰何異。而慨然吞吳之志。偏不讓人。智愈深而勇愈沈。君臣開紀綱心計如此。欲不亡吳得乎。此後一段謀爲。純以懷柔爲主。其布德示信。不至舉吳之人心盡入于我不已。步闡一事。又何足煩其指麾。然祐以德往。而陸抗以德應。似窺祐之微者。兩人雖善交。亦勁對也。布算已定。而委之杜預。張華曰。取吳不必臣自行。自處何其高且遠也。晉武惟平吳一事。差有開國帝王謀斷。而羊祐杜預從容將相之間。一洗鄧鍾入蜀戾氣。觀祐伐吳一疏。始終以戢兵和衆爲主。無復功臣伎倆。其原委故自不同也。

祐嘗以畋漁廢政。卽安石賭墅意也。善藏其用在此。徐膺雖不識其意。然執戟一諫。自不可少。祐欲出而借膺言以自止。甚爲有體。

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願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繇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滿輩。乃當如公言耳。杜元凱有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乃刻石爲二碑。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其無聊異想。悽然可憐。預一生立功立言。主意盡于此矣。羊公峴山一歎。哀樂異人。其名根之重。卽沈碑襄水之意。而以達識高韻出之。深渾不露。然元凱名心。又動於墮淚一碑。末二語所謂宛轉關生。無所不入。文情冷妙。

祐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非謂其病也。卽劉曄祕伐蜀之意。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當其時無論帝能用祐。卽遣張曄。已自得入矣。

預嘗言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竟用平吳。左氏注二事實之。古人自審不苟如此。立德一語。預其陰以推羊公乎。元凱自處正在德不可及一語今時人只爲視天下無不可及耳。

石鑿何物。以宿憾奏免預職。及隴右之役。鑿欲使預出擊。幸預之敗。以快其私。而不顧國事之安危。可謂不忠之極矣。預奏以不可。而鑿以軍興法中之幾。致殺預。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鑿軍還論功不實。曲直較然。鑿不勝誅矣。晉法不行。使預糾之。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何愛于鑿而爲此。雖于預盛德不無少傷。然皆朝廷用法不明所致也。

晉武有滅吳之志。而預契之。可謂君臣同心。前有羊祐。後有張華。而師期遲速。當機之際。猶爲羣議所亂。苦心苦語。幸而得之。甚矣謀斷之難言也。羊公所謂事不如意。十常八九。意蓋如此。預立籍田。建安邊論。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諸事。在伐吳之前。立泮宮。置屯營。興水利。漕漑諸事。在平吳之後。古之伐國用兵者。皆先用此一段經濟實用。蓋忠臣謀國。總計國家標本之全。不但一戰勝也。此非爲將者所知。然爲將者不可不知。

衛瓘張華衛瓘 瓚孫玠

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

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瓘于此不復有言。賈后繇是怨瓘。瓘以廢立一事。結怨賈氏。竟致誅夷。然其苦心血誠。晉九廟亦鑒之。杜元凱以爲殺鄧艾之愆。考其事實。亦有不盡然者。按蜀平後。艾承制專擅。鍾會亦懷異志。瓘與會密奏艾反狀。會遣瓘收艾。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己。然不可得而距。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艾諸將欲圖劫艾。瓘僞作表將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囚諸將。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人情變動。會留瓘謀議。瓘如廁。給胡烈語三軍。言會反。在外三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三軍。瓘得出。會悔。追之。瓘辭眩疾。詐仆地。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三軍。共攻會。殺之。艾將士復追破艾。檻軍出艾。瓘自以與會俱陷艾。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襲艾。殺之初。艾入江油。以法欲斬續。及瓘遣續曰。此可以報江油之辱矣。詳其始末。三人機穽鱗甲。互相銜持。纏綿糾結。而莫能先出。嘗聞蛇食蟾蜍。蟾蜍食蜈蚣。蜈蚣食蛇。三毒同時共處一器之中。先發者免。非欲相食也。自免之道。在于相食。瓘於會艾。有不得不殺之勢。其情形不幸類此。但艾罪不至死。瓘與會密奏艾反狀。一失也。會死後。瓘欲專誅會之功。二失也。遣田續而快其得報江油之辱。三失也。在他人不足責。瓘爲此。正杜元凱所謂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瓘之死。其罪豈在撫牀數語哉。先生固有以斷斯獄矣。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此玠之養也。知王敦之非忠臣。此玠之識也。玠之得爲名士。以此。若如本傳前後所稱。玠一美少年作態者耳。又云。杜乂。廣清。叔寶。神清。廣清二字。是極俗人面目。可憎。

者若如此。又之去玠。又豈止其閒可容數人乎。晉人品藻。取致口角而不確如此。可作晉史斷。唐太宗修晉史而尙其清言。所以

爲後人所譏。

宣五王平原王幹

幹外近不惠。觀其體用。似有道術者。調補必以才能。爵祿若不在己。此豈憤憤人所能至。處齊王罔恭。倨哀樂。皆有節次。有關係。文景之有幹。猶宣王之有孚。雖作用昭晦不同。皆未可於族類中求之。孚年九十。幹年八十。皆以壽終。持正之人。何必不自全于亂世哉。

王沈荀顛荀勗荀勗

荀勗爲覆邦小人。無他罪狀。止有擁立賈后。保護惠帝而已。然有此一節。亦不必有他罪狀也。考其平生。如赴曹爽之死。遺愛於安邑。薦衛瓘山濤。料鍾會之反。議遣王公之國。及省郡縣吏。止令史掌文法諸事。皆有名臣之風。不知其氣誼文章。議論經濟。皆欲先自立腳根。而後爲所欲爲。從古小人腳根既定。爲惡於安身立命之後。開國承家。其孰能堪之。要其心勞計工。正不出鄙夫患失一念。觀賈充出。則曰賈公遭放。吾等失勢。去中書省。則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其勢利炎涼之根。不覺和盤託出。平生才與惡。畢用于此矣。

賈充

充與諸葛誕論及禪代事。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高貴鄉公之死。陳

玄伯請于晉文王。斬充以謝天下。曰。但見其上。不見其下。司馬孚枕哭高貴鄉公。臨終遺令曰。有魏真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淪沒晦闇中。天生此正人。留此正論。爲賊奴公案。不能有二。不可無一也。

充妻郭槐。以乳母形影之嫌。連殺充二兒。天假手妬婦。斬賊奴之後。自是快事。充死無後。槐輒以外孫韓謐奉充後。一輒字寫出妬婦精神。

魏舒李喜劉實高光魏舒 劉實

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于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灑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尙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察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就孝廉之選。可愧世之僞退者。甘郎官之退。可愧世之冒進者。然總出一念。只是極真極不苟耳。陽元少名暹。純而卒。成宅相。伯敬先生嘗曰。此便是從來名士深裏妙用。舒爲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此非獨妙于自晦。亦高于自處。舒少不爲人所重。以遲鈍質樸。而一生得業。受用作用。始終不出此四字。史稱舒每欲容才長物。舒之本志。于此窺其一端。後毓見舒善射。歎曰。吾之不足畫卿。有如此射矣。二語亦非淺人所能道。自是古大臣極善觀人用人處。士之真知己。固有出于不知之中者。如舒之于毓是也。

鍾鄩伐蜀。劉實料其必破。蜀而皆不還。晉文王放意遣二子伐蜀。而不聽邵悌之沮。實意正與暗合。人臣

當國家偏安之時。君父窘辱而身自豪侈。如羊石諸人。暴殄天物。僭越法制。非惟失事上之禮。亦昧保身之道。劉實身居台輔。每從儉素。常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紗帳。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實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此正點化崇耳。用意甚微。出語甚妙。崇于此驚悔。異謝不暇。乃答曰。是廁耳。甚矣崇之鈍而闇也。不死何俟。

王渾王濬唐彬渾子濟

王武子以其父渾與王濬爭伐吳之功。故每排濬。時議譏焉。然齊王攸之國。濬諫而武子亦諫。至稽顙泣請。忤旨左遷。古人于國家大計。不以私嫌生異同。如此。此後是從國家起見。然武子幹父之蠱亦正在此。

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以一人而受兩人節度。庸人不能甘。況濬乎。觀杜元凱于此先幾處分。妙有伸縮而形迹不露。蓋爭競于事後。所損已多。調停于事前。所全甚大。預至江陵。與諸將語。料渾之情形既透。至西陵。所與濬書。進止機宜。實不出此。不獨謙避而已。明辭事權。而暗授方略。自處地步甚高。濬蓋受預節度。而不知矣。學問人當機妙用。夫豈渾之所及。觀濬得預書大悅。則其不平于渾可知。然渾亦終不能節度濬。而幾釀鍾鄧之禍。乃知君臣朋友之間。處之不盡其道者。皆不學之過也。若唐李愬入蔡州。破吳元濟。棄鞬

而迎裴度。度遜避。愬曰：使蔡人知朝廷之尊，度卒受其禮。若二子者，一將一相，皆學問中體國人，區區形迹體貌，不足言也。處已處人之道盡此矣。統歸學問尤見主腦。

濬兩上書自理，一辨其不受節制之故，一辨其取吳寶物，理皆甚明，詞皆甚順，而氣皆不平。雖不能有以奪之，然終非人主所心善者。此賞之所以不酬其功也。渾濬爭功，帝嘗遣劉頌校其爭，頌以渾爲上功，濬爲中功，帝以頌失平，左遷其官。由此觀之，帝未嘗不直濬，濬自不善處耳。晉責之以不受節度，是陳湯矯制之說，猶爲有體。至責之以取吳寶物，與漢之以貪罪湯，何異？正使有之，不足以掩其功。況濬本無此乎？濬後一書尤工，蓋所以加之者，其詞愈枉，則所以自辨者，其詞愈直。將將之難如此。氣皆不平，終非人主謂角中私第，口不言伐吳之功，真忠爲濬畫者也。

山濤王戎樂廣

山巨源仕宦富貴中人，而大有權術，浮沈于嵇阮之中，奄有七賢之名，而又能善荀勗鍾會輩，使不害己。居世則賢奸共賞，居身則仕隱兼收，受享無窮而作用不露，閒有一二持正匡時爲身名地者，皆相機候隙，不中不發，占盡便宜。蓋第一微巧人也。孫綽嘗鄙濤之爲人，言其仕不仕，隱不隱，可謂確論。若山季倫，人知其任誕耳，不知其全具一片濟世肝腸，實心實用，視時不可爲而後晦于高陽之遊，悲憤之感深矣。居漢河不肯奏伎，流涕數語，真心畢露，不失爲晉室忠臣也。高陽酒徒，不知有如許熱腸也。李在道邊多子，知其爲苦，必能識其甘處而就之，勢利中心目最靈警之人，步步不肯空發者也。

戎田園水碓遍天下。持籌未已。或曰用以自晦耳。此一語最爲貪鄙人藏身之地。士夫居亂世。浮沈混迹。猶不失爲保身之智。若藉口王翦之請田。蕭何之致產。專利聚斂。此取怨招禍之道也。何保身之爲。古人有言。居亂世富而能貧。得免于難。戎獨不聞之乎。至寄籍七賢。以自掩其貪濁。而欲分其名。計已巧矣。富貴已極。而黃墟數語。強作清態。尤爲可厭。千古勢利中老奸。大率如此。

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蠶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重海內。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否。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填殺之。衍千古勢利中僞人。小才虛名。足以牢籠一世。勢窮情見。被石勒一老胡照膽看出。和盤託出。快甚快甚。其悅衍處。悅得有趣。怒衍處。怒得有識。所云行天下未嘗見如此人。又云破壞天下。正是君罪。勸衍短長。始終與山濤羊祜纖毫不爽。亦異事也。若樂廣清已中立。人莫見其際。而愍懷太子之廢。從官冒禁拜辭。廣爲之解遣。名士本領。當于此求之。旣以持正。亦能全身。而衍一則曰。計不由己。再則曰。少不豫事。可恥復可厭。卒死牆壁。安在其苟免者之必能免也。

惠帝爲太子不令廢立之際。臣子所難言。和嶠因侍側言于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詞雖婉而理甚正。居然寫出一駭人在前。非一意周旋語。蜀孟光語任正。天下未定。智意爲先。以淳古人當多僞之故。而作天子。又何必荒亂無道而後及于敗也。

任愷惡賈充之爲人。欲出之于外。會秦雍寇擾。愷謂非威望大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帝問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于是詔鎮長安。可謂妙于去君側之惡矣。然盧杞薦顏真卿使賊庭。安知非出此故智乎。君子遠小人者。小人卽以之傾君子。作法自斃。不可不知也。

傅玄成

人臣居糾彈之地。胸中不必先著正直忠厚兩念。要不當以喜心出之。傅玄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是何等念頭。其一往其難其慎。如不得已之心。可盟幽獨。可通神明。此直臣本領也。士大夫一挂彈文。官爵不足論。人品名節。聽命于此。有如始之以遊戲。終之以驕詡。甚至爲要挾。爲報復。爲塞責。爲沽名。爲規利。爲媚權。此真不可解也。

玄上封事言。鄧艾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後必爲患。深憂微慮。逆睹五胡之禍。人但知有江統而不知有玄也。

傅咸有言。酒色殺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直。或不忠。尤欲以亢厲爲聲。安有恹恹爲忠益而常見疾乎。此達生之

言也。認得真忠直，自不肯爲僞明哲。從古持正人，胸中須先具達識。識若不定，膽必不堅。

向雄段灼閻續

鍾會以反誅，雄爲收葬。文帝將罪之，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旣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義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主背主以立于時？辭令絕似左氏，不獨氣強語正，全以圓妙動人。然執理苟直，語亦不患不能圓妙。且臨變而語能圓妙，亦其氣之不屈也。段灼之理鄧艾，閻續之葬楊駿，同一高誼。續之葬駿，要駿主簿潘岳等共事。岳畏罪，推續爲主。三子身名俱泰，而岳竟凶終，人亦何憚而不爲義也。

史懷卷十九

晉書二

阮籍嵇康向秀劉伶謝鯤

讀嗣宗叔夜諸人事。未嘗不廢書而嘆。悲士生亂世。全身若此之難也。其一往憂畏。恐不能自免之意。卽于放誕中見之。何者。嗣宗負濟世之志。而又有其才。無論廣武武牢山之歎。見其英雄本色。所謂閉戶視書。累月不出。登山臨水。經日忘歸。皆是用世人深心冷眼。有此一種行徑。及見魏晉之際。名士少全者。乃始遺落世事。以酣飲爲常。或使人謂狂。或使人謂慎。作用不同。皆繇全身一念出之。而烈士壯心。終不可已。故其率意獨行。不繇徑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反。蓋自傷其時之不可爲。而志之不能酬也。如醉臥鄰婦之側。乞身步兵之廚。聊以自遣。其窮途之一哭而已。叔夜有用世之才。而無其志。然其始亦豈茫然不知保身之哲。而必自試于禍哉。觀其問道于蘇門。著論于養生。省躬于幽憤。蓋亦欲終其性命之情。而恐不可得者。卒以才高識寡。難免于世。然則向子期。劉伯倫。何爲皆以天年終也。豈其識皆出叔夜上乎。予謂才如金。識如火。銖銖之微。則洪爐一煨。已爲鈍鋼。鈞石之多。則車薪迭易。未免鑛雜。惟叔夜之才高。所以益見其識寡。故叔夜之才。用之以叔夜之識。不足。而向劉之識。以之用向劉之才。有餘。然其委蛇屈曲。不知經幾許險途。費幾許苦心。而其結局收功。不過曰苟全性命于亂世而已。其難如此。而槩以達之一

字題之。若致羨于竹林之樂而不得者。真蚩蚩然于太平之中。而未嘗設以其身一息處乎其地者也。然達之一字。其出無意。而其來有本。嗣宗諸人。自知甚明。故自處甚高。觀其言曰。禮豈爲我輩設。又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裴楷所謂阮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意正相發。繇此言之。達豈易言哉。嵇叔夜有言。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此嵇阮作人之本。非聞道者不能與于此也。達豈易言哉。

晉文帝目阮嗣宗爲至慎。常加保護。此可謂極相知者也。王敦謂阮思曠爲虛譽無實。出之于外。劉伯倫爲建威將軍。時輩皆以高第。伶獨以無用罷。可謂極不相知者也。然其爲保身則一慎之一字。特達曠觀。英雄眼孔不必言。曰無實。曰無用。明哲之士。生于末亂。乃其所求。此名于世而不可必得者也。

阮稱爲至慎。而嵇自謂顯明。臧否。阮稱爲識密鑿洞。而嵇自謂好善聞人。此成敗吉凶之所以異也。然則有同乎。曰有。烏乎同。曰無欲。曰不僞。可見名士不可僞作。

士苟欲自遂其高。則其于衣食之計。當先使之稍足于己。乃可無求于世。今人動作名士面孔向人。見人營治生計。卽目之爲俗。及至窮迫。或有干請乞丐。得與不得。俱喪其守。其可恥。又豈止于俗而已乎。阮裕屢辭徵命。而宰二郡。人問其故。曰。吾少無宦情。兼拙于人間。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王述始仕。稍營資產。或諫其以此損名。曰。足當自止。以是知通人作俗事。自有深意。妙在人

之不肯言者而自言之。故爲過人。大抵士未有不近情而能全節者。但不可爲貪鄙人藉口耳。

謝鯤縱誕。有過于嵇阮輩所爲者。至王敦爲逆。將殺劉隗。鯤極力周旋。敦至石頭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敦至都復問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戴人望。舉而用之。則羣情帖然矣。敦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功。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于是乃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公若入朝。鯤請侍從。其步步彌縫。節節匡救。苦心妙手。親弄海鷗于掌。而日撩猛虎之鬚。雖其言雖不盡用。而所持者正。所全者多。蓋遺臭萬年。乃英雄窮路盡頭。無可柰何之想。宵人順導之。而正士逆折之。是以自甘從逆。鯤意在先引敦于善。而其逆自消。使社稷陰受其福。其正論不減陳玄伯。妙用不下溫太真。才誠相合。膽識交濟。晉之忠臣。亦能臣也。豈七賢養名全身者可及。卽勸進一文。阮公亦自有慚色。而槩以達掩之。可嘆也。黃魯直有言。臨大節而不可奪。乃其不俗人也。今作達者。輒自謂不俗。如此而後爲不俗。則達故未易言也。士無正骨。強作清趣。是乃大俗耳。

卻說袁甫

士大夫處利之際。胸中靜躁。關人品之高下者。小關國運之存亡者。大從古國亡于黨禍。人人知之。卻說對策云。勳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滅否失實。此亡國之象也。以躁進始。以亡國終。可畏哉。鄙夫以患失而無所不至。只躁進一念耳。然處必爭之地。而教之以靜。此颺火止沸之道也。限以勢。

之所不得不止。則不期盡而自盡。縱以勢之所不得不趨。則不期動而自動。誥之言曰。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看動靜二字。原委甚透。上之政治。下之風俗。皆分于此。止躁之法。正不出人情得失之外。而得之。有世道之責者。不可不知也。

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然則人事無關於災異乎。曰。非也。事應之于災異。不可強附。而自有妙合。其理有所不可易。而其說有所不可執。袁甫爲淮南大農。人間壽陽已西。何以恆旱。壽陽已東。何以恆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旦失職。憤嘆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澇。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皆入。志溢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至旱。從來未有以憂喜分屬水旱者。而一經說破。卽成至理。喜怒哀樂中和位育實境。可從此悟出。然執憂喜以求水旱得乎。此春秋所以不書事應也。然其說自洪範來。

愍懷太子

晉世祖以愍懷太子英妙。不廢惠帝。然惠帝立而愍懷廢。蓋有天意焉。愍懷狂悖。亦非人事。世祖有言。如此晉祚安得長。其端見于此矣。然恐亦不至如本傳所稱之甚。或賈后與其黨文致其說。而史遂承之以著書也。自漢昌邑以後。每一廢立。必有一篇文字。如彈章訪單。然相沿久矣。後太子與其妃告離。遺書言賈后羅織。煅煉始末甚悉。史備錄之。蓋借此一書爲太子分訴也。續史人不可無此眼孔也。

賈后構廢愍懷太子。命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極其狂逆。逼太子使醉。而使自書之。文人作惡如此。可恥亦可恨。族誅之報在此矣。嗜進之患。在文士尤甚。戒之戒之。岳違母教。貪躁不休。仕進一不如志。作閒居賦。以寄其熱中之意。反引母爲名。板輿一語。至今遂爲佳話。仕進則云爲母而出。閒居則云爲母而隱。利與名身有之。而用母以市。千古仕宦人通套。實自岳開之。若潘尼作安身論。真有以自處者。蓋親見才士生亂世。以躁進致敗。始末甚悉。故言之深切如此。語語是安仁對病之樂。

周處

處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並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閭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以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若前途尙可。且患志之不立。不患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曰。自知爲人所惡。曰。始知人患己之甚。見智勇人回頭靈捷。處具爲惡之才。人雖苦之而不敢言。其始若不察之以情。知人之惡己。其究若不試之以事。信人之患己。而必待人之我告焉。終無爲善之時矣。廣穎屠兒。放下屠刃。立地成佛。此是絕妙榜樣。孝侯正是現羅刹身作佛榜樣。事者大權示現過量人也。

自古邊疆多故。大將在外。人欲害其成功者。其道有二。一曰牽制。二曰孤立。齊萬年反。使處隸夏侯駿西征。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受制于人。此成禽耳。是牽制之害也。既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于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而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此孤立之害也。以將予敵其事。小以士予敵其事。大然予以爲疆土可復。而名將不可復生。念之念之。以孝侯之忠勇。而不使其獨當一面。致殞身于賊。名將不可復生。淩涼千古。

趙王倫

國家大事。如討賊誅亂。必有正人君子。足爲舉事者所恃。正人君子不足恃。使舉事之人不得已而聽于匪人。苟且依違。以求一濟。其究未有不同歸于盡者也。賈后謀廢太子。罪在社稷。司馬雅許超郎士。猶以東宮官屬謀討之。不獨私情。自是春秋之義。使張華裴頠能爲內主。名正言順。而事亦不患不成。廢賈后以復太子。補天浴日。社稷之功也。二子硜硜守文。不可與濟變。使雅等孤窮無聊。以趙王倫貪冒。可假以成事。因孫秀市井小人。交關其閒而爲之。無正人君子爲之主張。無論倫曾黨于賈后。庶太子復辟。禍且及己。如此大事。假手于貪冒之人。雖所利在廢賈后以爲功。然不利于復太子以明其罪。此亦事理之易見者也。卒之孫秀爲倫謀。且緩其事。待賈后害太子。然後廢后以爲太子報讎。一段義舉。供小人貪冒之用。而同歸于盡。此烏喙攻病。病去而身死者也。可不戒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何等事。而使小人得志。卒之二子俱不免。甚至金谷草荒。玉樓珠。

隨袁

周浚嵩馥

人知周伯仁申救王導，導卒殺伯仁，不知王敦勢盛，帝漸疏忌導，嵩上書言導之忠，故導等獲全。繇是觀之，周家兄弟何負于導，導非惟負顓，亦負嵩矣。若謂導不知顓救己，故聽敦殺顓，顓人望也，必知其救己而後報之，此豈大臣之心哉。總之顓兄弟忠于國，篤于友，然剛而近關，不能知人。仲智明于自料，并明于火攻，反不如阿奴之碌碌，惜哉。

周馥哀王室之卑，上書遷都，其意甚忠，而東海王越以馥不先白己，誣之以反，公然使裴頠舉兵襲馥，豈有人臣上書天子言事，而又先白于傍一人者乎。自曹操作俑，人臣忠而不利于己者，反以天子之命討之，目之爲反，征伐之柄，爲亂賊驅除異己之資，馥亦公然與頠對壘。天子不知而臣下私自爲勝敗，紀綱至此，如之何不亂且亡也。

劉琨祖逖

琨與逖雖同有恢復之志，然琨浮而逖實，琨躁而逖靜，琨疎而逖細，獨其收攬豪傑，撫循人衆，有相似者。琨禮士而不能擇，撫衆而不能馭，則皆不能爲我用而皆足爲累。方其困于劉喬，父母爲虜，借力王浚，粗足生活，而輒自縱逸，有一令狐盛不能容，而以徐潤之讒殺之，驅其子泥爲劉聰鄉導，害及父母，琨之心碎而意阻矣。表猗盧爲代郡王，猗盧死，其衆歸于琨，新附之衆，未得其情而輕用之，試于方張之石勒，一

敗不可復振。勢窮力屈。結異類之段匹。殫同盟討勒。僥倖萬一。卽無段末波之納賄讒構。其成敗已可逆睹矣。若祖逖則進未規其成功。退而圖所以自處。琨無是也。觀逖所位置經營。事事有本末。步步有節奏。強敵劇賊。首尾分應。免于衡決。雖不能遽討勒。而恆爲勒所畏。黃河以南。盡爲晉土。不若琨之見輕于劉聰也。總之逖所苦心而圖者。皆琨所盛氣而出者也。

琨似孔文舉。逖似陳元龍。然二子皆不利于王敦。匹殫之殺琨。敦則使之。逖死而後敦得肆其逆。權臣在內。大將在外。安危之計。可不審哉。

陶侃

侃母截髮饌賓。爲其子仕進津逮之地。蓋直以一片苦心。感勵其子。亦是大很人。有此母不患無此子。侃果以范逵薦爲廬江太守。張夔督郵。夔妻有疾。侃犯雪迎醫數百里外。以英雄而執臣僕之役。負有用之才。屈身事人以求必用。卽師其母截髮之意也。

蘇峻之難。陶士行以不與顧命怏怏。非溫太真義旗迴指之言。幾成傍觀鵲蚌之智矣。近世王弇州以爲非純臣。因謂侃有異志。緣天門折翼之夢而止。不知侃救時能臣。原未嘗以純臣自處。漢以後代有天下之人。孰有能臣有功于國者。家國破喪。半屬他人。吾取諸他人之手。不以還其主而自有之。猶愈于攘諸其主而奪之者。劉裕而後。皆是物也。使侃居裕之時。則亦爲裕所爲耳。豈以異志自諱哉。然觀侃始終局量。邊幅終是人臣。非裕比也。劉琨輩忠過于侃而才不如。居亂世無才。亦何貴于忠哉。近日陳仲醇謂頃

做個伯王與此邊幅終
是人臣皆是論古特識

溫嶠

溫太真瞞過王敦。全在以誘取錢鳳。始而結歡于鳳。譽其精神滿腹。已得爲丹陽尹。猶懼鳳爲姦謀。因敦
餞別。嶠故醉而辱鳳。鳳讚嶠。敦果不聽。嶠得還都。奏敦逆謀。請先爲之備。袁絲所謂君與鬪。廷辱之。使其
毀不行者是也。顛倒之法。輕捷圓妙。蓋著著占一先手也。太真以玉鏡臺詭其姑之。亦可謂無所不用
其誦者矣。然不免先爲此女覷破。可謂時無英雄。

郭璞

郭景純生亂世。知王敦作逆。力不能救。而又度不能免。至是晦于仙術。不可。無己而託
之嗜酒好色。干寶常誡之。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此信陵君飲醇
酒近婦女。及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意也。全是一片窮促悲憤所出。潁川陳迹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
璞哭之甚哀。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則璞之嗜酒好色。其真情必見于此矣。士生太平。
安得知之。景純之術妙矣。而無救于緋衣之難。豈所謂定業者乎。世以爲景純尸解。與嵇叔夜相似。不可得而知也。

王湛

晉人崇尚虛名。士一有名于時。便公然以名士自處。孟浪輕物。其中實無所見。往往自取慚悔。此王武子
所以見屈于其叔王湛也。只是一浮耳。若深心人。自然不敢輕物。鍾毓初亦不識魏舒。見其射。乃曰。我之

不足盡卿。如此射矣。此語卻甚深。救得一半。若滿之癡。舒之遲鈍。乃其名士深衷妙用。居亂世尤爲善物。簡文帝謂王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敵人。觀其遷散騎常侍。其子坦之以爲故事。應讓。述曰。堪何復讓。試宛陵令。頗受贈遺。王導以爲言。述答曰。足當自止。皆可破千古僞人。堪何復讓。足當自止。二語尤爲名通。彼原不欲讓。而自以爲堪。終不知止。而自以爲未足者。又當別論也。

王舒王彬

王舒與王彬。皆王敦羣從兄弟。彬以哭周伯仁。犯敦逆鋒。幾不免。敦敗。其兄舍欲投舒。王應勸舍投彬曰。江州當人彊盛。能抗異同。旣覩衰微。當興憫惻。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舍不從。舒果沈舍父子于江。彬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爲恨。舒素爲敦所重。當急難之際。報敦父子如此。不如彬遠矣。嘗考舒子允之寢。敦帳中。聞敦與錢鳳逆謀。奔告其父舒。舒卽與導俱啓明帝。舒爲荆州。則舒討賊之志。已定于敦未敗之先。非賣敦于敗後。以自爲功也。身任討賊之寄。自無縱賊之理。不若彬從容事外。操放自繇也。向使其舟在舒。而沈江在彬。則亦恩怨之常耳。何以爲二子乎。君臣朋友之閒。視其重者而已。

殷浩

士生亂世。偶負重名。而無其實。其心雖自知無實。然惴惴焉欲守其名。而惟恐失之。世姑聽之。自守其名。而不復責之以實。則雖無益于世。而可不至于有害。何者。虛名不能有益。且害于世。卒使世受其害者。則以名用人之過也。殷淵源名理清言。而非用世才。非惟無其才也。亦無其志。縱使不出爲世用。自不失爲

江左名士。其墓居十年。屢徵不出。豈不欲出哉。恐一出不效而喪其名也。其自知也。審而自處也。當矣。當時王濛謝尚及簡文。強以管葛坐之。因其不出而擬其爲管葛者。益堅。所以致其不得不出之道。益急。陳讓自三月至七月始出。出非浩意也。然則浩何以終出也。浩不出。世始疑浩之無實。而其名遂失。猶之乎失名也。無寧僥倖一出。而猶庶幾萬一。思所以苟全其名。然浩豈知晉之所以必欲浩出者。以桓溫滅蜀。威名轉振。而思以浩之名抗之哉。朝廷法紀不能行于疆臣。而又思用一人焉以抗之。嗟乎。溫豈可以虛名抗。而浩又豈溫對哉。浩一受其抗溫之任。乃始彊尋一題。苟且塞責。以終其抗溫之局。而其計不得不出于北伐許洛。王羲之孔嚴勸與溫和同。不宜內搆嫌隙。此有識者謀國之言。而不知浩之不得不出于此也。師出狼狽。溫公然上疏罪浩。所爲抗溫者安在。浩廢而浩之名始失。然浩之不得有其名也。不待今日而知之矣。浩之名不足計也。而國被其害。豈非以名用浩者之罪哉。善哉乎桓溫之言曰。淵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饑刑百揆。朝廷用遠其才耳。嗚呼。當時之善于處浩而使之得以虛名終者。未有如溫者也。浩固不欲出。卽浩欲出。其志亦不過爲令僕而已。然使浩果終令僕。天下又必有以爲朝廷用遠其才者。大抵世于虛名之士。必待其用之無效。國被其害。而後知其不可用。古今持論。往往如此。可勝歎哉。

謝安

晉室多故。所謂管葛之名。惟謝安石足以當之。內有桓溫。外有符秦。新亭之會。談笑而奪奸兇之氣。淮淝

之役。從容以挫疆虜之鋒。安于此晦以用熙。巽以濟蹇。非有意從容談笑。時地機權。雖欲不出于從容談笑而不可得也。其苦心妙用。深識定力。全在喜慍不形之中。議者謂其矯情鎮物。彼倒執手板。賂黔失措者何人。何不一效安之矯乎。

安登治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王羲之諷其虛談廢務。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不知當時疆敵寇境。邊書續至。安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蓋不惟無廢務。此安所以能爲清言之本也。桓溫有言。我不爲此。卿輩那得坐談。安蓋以一身兼之矣。又焉知安經濟實用。不善藏于清言之中邪。

秦師百萬壓境。毫釐千里。便有被髮左衽之禍。安以一身係晉室存亡安危。敵至之日。欲其不憂。克敵之後。責以勿喜。此非人臣之情也。特觀其所以用憂喜者何如耳。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固知玄之才能辦敵。而用此以養其氣。鍊其膽。卽以碁喻之。玄平日之能勝安者。是其才之有餘。而今之不能勝者。乃其氣與膽之不足也。使玄能全持其平日之能勝者。以禦敵而破秦。有餘地矣。捷書至。置書了無喜色。既罷。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自是至情。觀安之不能不喜。則知其始之不能不憂。故安之過人。不在不憂不喜。妙于用其憂喜耳。

王羲之

王逸少經世之才。憂國之心。鎮物之量。不減謝安石。而愛身養名。不肯犯手作事。常處局外。冷眼熱腸。時

時以議論發之。大要皆中微。而見其大者。其所匡救調護。亦復不少。殷浩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在王內外和。與書誡之。浩將北伐。義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敗復圖再舉。又遣浩書。以江左所營綜如此。加之喪敗。此可熟念。又云。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又與會稽王賸。陳浩不宜北伐云。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又云。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東土饑荒。義之開倉賑貸。然朝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遣謝安書。言漕運事云。爲法不一。牽制者衆。遣豫州都督謝萬言。教以通識。隨處行藏。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大要借處友之忠告。寓救時之良箴。用旁觀之衡鑑。爲當局之針砭。不尸其功。不露其迹。始終以山水田園自娛。處于仕隱之間。其經濟實用。似爲文雅風流所掩。不知義之正欲以此自掩也。千古之眼論人于千古之上。

謝安王羲之有龍德焉。安其躍而潛者乎。羲之其潛而躍者乎。

朱序

朱序以晉守臣。力盡而陷于苻堅。淝水之戰。堅遣序說降謝石。序以情輸晉。卒破堅。因嘆漢李陵降虜。謂欲得當以報漢。此一語遂爲千古叛人護身欺世之套。至序始一雪之。淝水之勝。天之所以存晉也。向使能折百萬斷江之鞭乎。

殷仲堪

桓玄見仲堪鄙其精神不儁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心目超然妙于相人不必言名理警捷
如此殷侯忠孝人也仁而少斷卒爲玄所圖世安可以成敗論耶蓋亦程程能言卒以酒敗者耶

史懷卷二十

晉書三

張軌

自尉佗竇融生亂世之末。上不能爲帝。中不肯爲臣。下不屑爲賊。審機擇便。于高光韓彭勝廣之外。自成一局。張軌輩師其智。利王室削弱。力不能較。而偏安一隅。內自雄據。而外修臣節。視陰儉息。而王室亦時有利焉。無事受其尊上之文。有事或收其勤王之實。彼豈真有見于君臣之分。而俛首心服哉。託于恭順之名。與義以爲安全。自善之計耳。軌傳代數四。不敢稱王。效職貢奉。正朔如一日。李玄盛才。不減張軌。而器量不如。勢彊氣盛。改元稱號。置官備儀。奉表中朝。虛名而已。軌傳數世。歷年七十。玄盛及其子而失之。順逆存亡。固天道之常。亦由其違其順。俱不轉于朝廷之紀綱。而聽其託名與義。以自爲計也。然其效勝于唐之藩鎮遠矣。謀國者當此時。不得已而因其便以用之。不能輕與之較也。十六國史稱西涼自張氏來。號爲多士。能于兵戈擾攘中。留得詩書一鏡。亦未易事。

孝友庾袞

袞。明穆皇后伯父也。諸父並貴盛。惟袞父獨守貧約。則其父自高隱士也。袞躬稼給養。以全父之高。所謂養志之孝。惟袞足以當之。父亡。作筮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衰負至性。而所值父母皆賢。此則古聖賢之所不可必得者。天之所以厚衰者至矣。兩娶皆富室。感衰之義。皆改飾安貧。可謂刑于寡妻者也。真是孝友人之福。從來孝友人多遇人倫之不幸。安得附仰皆賢。一身無事乎。固知元規塵不足相及矣。

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衰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衰曰。未知所以。願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于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衰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登堂拜母。古人交道中非常特起之禮也。泛用之而習行之。則其勢必不能久。即久而愈覺其輕。不能久與久而輕。交之所以偽而不終也。衰不拜陳準之母。正是善交久敬之道。與漢王丹子欲奔友人之喪。丹撻而止之。令寄縗以祠。同一慎始之意。而準兄弟以此一事。卜其亮直。以社稷臣臨大節而不奪許之。亦是特識。衰雖終身不仕。厥後賊掠陽翟。衰率衆保于禹山。修戰守之備。賊挑戰晏然不動。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就中經營部署。才似管子而幾以德掩。然亦何可掩也。看孝友人于此作用實際何如。所謂社稷臣臨大節而不奪。亦可窺其一班矣。昔袁閎居漢末。土室自蔽。黃巾賊起。鄉人就閎避難。賴以獲免。一隱士身作干城。儼若一敵國焉。賢者不可測如此。

忠義 嵇紹 劉敏元

嵇紹父死于晉。卒爲晉忠臣。其于王裒。真異迹同操。觀其立朝持論。駁陳準之諛議。與張華之復爵。惠帝反正。上疏無忘金鋪。齊王問輔政。諫止驕奢。蕩陰之役。竟以死徇。所謂平居無忠直敢言之氣。臨難必無

伏節死義之誠。若紹者可以反觀矣。人謂侍中忠臣子。謂中散孝子耳。

永嘉之亂。同縣管平年七十。隨敏元西奔。爲賊所劫。敏元已免。愍平年老。還請于賊。以身代。賊意哀之。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故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畏死乎。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諸盜長曰。當爲諸君先除此人。以成霸王之業。將前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乃俱免之。敏元于此。仁心義膽。不必言。乘機審時。不先不後。蓋亦有妙用焉。非莽莽而前者何也。此時諸盜長之意。已消而心已動。故我之氣彊。而此一盜之勢孤。我之詞直。而此盜之理屈。挾衆情以制其一。而借一人以動夫衆。此所以卒俱免也。其收功全在後一段。可爲應變之法。應變者貴于濟。不貴于死也。可見有勇人不可無智。妙在先得衆。所謂以賊攻賊。先聲後實者耳。

良吏胡威 鄧攸

清者。上士所安之。以爲常。而中人所勉之。以爲異者也。以爲常。則出之爲無心。爲無迹。爲近情。行之爲恕。爲自下。爲可久。威所謂臣父清畏人知者是也。以爲異。則出之爲有心。爲有迹。爲矯情。行之爲刻。爲驕。爲久而變。威所謂臣清畏人不知者也。威自知不如父。而論清之情理甚妙。威父質爲荊州刺史。威往省。驅驢單行。每至客舍。取樵自爨。既至見父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問大人清高。何由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辭歸。質帳中吏先威未發。請假還家。伴與爲伴。陰助其裝。威疑而誘之。既得其情。卻之。

遣信白質杖之百。除名而後已。凡此數事。皆威之清畏人不知。不如其父者也。然威亦可謂自知者矣。此可畏。安知非餌我而為所欲為乎。一為所陷。卒難自拔。清人耳目。恣地聰明也。

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温酒為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遣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軍以牛馬負妻子而逃。處橫逆。別無苟免之道。非才則誠。攸于此一事。可謂才誠互用。然亦苦矣。若恃其才誠以求頻免。則又極愚之人。攸甫免而乘閒急逃。如魚鳥脫于弋釣。嗚躍遠逝。非惟愛身。亦真能自愛其才與誠者也。才以運誠。朴誠亦不足濟。變自愛其才。誠一語深識。老到之言。使人陡然自省。

儒林范弘之

范弘之論殷浩宜加贈諡。不得因桓温之黜。以為國典。乃多敘温移鼎之迹。此即杜甫之理房琯。超然于成敗炎令之外。不合時宜者也。宇宙閒絕。不可無此種識議。卒為温故吏王珣所阨。出為餘杭令。弘之遺書會稽王道子。發明其義。又以書責珣。數其不忠不孝。弘之竟以餘杭令終。沒齒無怨。可謂不負所學矣。或謂弘之宜伸浩而不必貶温。以重桓黨之怒。使其事卒不行。不知浩功無稱。而其志與温忠逆相去遠矣。理浩之冤。正欲以討温之罪耳。又豈獨為浩而已乎。理浩之善。與枋頭之史。正相發明。浩之成敗。不遠三用為將而三敗。何嘗以此貶魏公耶。

文苑趙至 顧愷之

趙景真年十四遊太學。遇稽康于學。寫石經。徘徊視之。而請問姓名。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觀其人。蓋所謂識密鑿洞。精神落落然在流俗之外者。文苑傳首載其事。見文章之道。非一往至性人。不能深詣而徹入也。始知文章非淺人所能至。

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者。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于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也。甚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善調弄人者。嘗委其身以供人之玩而已。因以爲玩焉。自非靜觀之士。洞達其微。羣然隨俗而狎之。未有不反爲其所調弄者也。顧長康一代名士。稍有知者。自識其非可供戲笑之人。而自處默然。以求世之我玩。彼少年中無所據。而隨聲逐隊。以相輕侮者。固不足論。謝瞻月下遙贊。令鵝脚人代己。長康自力忘倦。至于申旦。瞻蓋爲長康所調弄。而不自知也。至于蟬葉自蔽。以悞桓玄。自全于猜忍多忌之際。其癡處卽其黠處。且癡點相半。正學道人生。因亂居身入世之善物。或爲嗣宗之狂。或爲長康之癡。狂者露而癡者忘。癡尤深于狂焉。浮心盛氣之人。烏得而知之。彼謝瞻桓玄。豈非世之所謂聰察人。而以爲其所瞞。則長康以癡之一字。納二子于蟬葉之中。而爲其所蔽者也。以顧虎頭爲憂情玩世。嗜化擊顛。正是學道人慧眼。

隱逸范粲 郭文 孟陋

齊王防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遂稱疾闔門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于所寢之車。此魏之忠臣。與王衷終身不仕。志趣略同。一篤于君。一篤于親。似不宜入晉隱逸傳。然如此忠孝人。自足為隱逸重也。隱逸何事。而必得此語甚微。

郭文不妻不肉。與猛獸狎。暫處王導西園。後歸臨安。遂不復語。臨終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舉手指揮。豫刻死期。觀其始終行徑。此修禪人戒定慧所得已深。涅槃中絕妙光景也。似不宜以隱逸盡之。文亦始終不露一禪家伎倆。作史者亦未能妙達此理。

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温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士以隱藏拙。而反盜虛聲。貧賤驕人。此東漢以來習氣也。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數語為隱者考實。說得無躲閃處。且少孤隱士。而自為此語。故為妙耳。一字說得高人。敗興。然不知世間高隱學道人。偏自有習氣未除也。

王敦桓温

敦加荊州牧。上疏請裁爵賞之濫。杜漸防萌。慎之于始。曰。自臣以下。宜皆除之。又曰。臣一宗悞陛下。傾覆

亦將尋至。又曰：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似亦有大臣之識。及劉隗用事，頗疏閒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爲導上疏，不勝怨憤，請令導錄尙書仗節及都督，所謂裁抑自王氏始者，安在乎？敦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尤其是老奸作用，未幾舉兵內向，以誅劉隗爲名，就中關通，或謂導不能不與焉。然觀敦姑孰舉事病甚，曰：我死之後，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導子王含書止勸其當還武昌，盡力藩任，而卒不出于敦所處之上計。導于此非不忠則不智，二者必居一焉。又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佞臣蓋指隗也。此豈非導合謀誅隗之定案乎？桓溫逆節，與敦始終心迹不異，而溫之才與功勝之，滅李勢，擊姚襄，敦槩乎其未之有也。溫未及作逆而死，溫固有幸，使溫爲敦所爲，其狼狽決裂，取笑遺醜，當不至如敦之甚也。敦與溫皆連姻帝室，一作逆于身，一作逆于子，嘗人尙門第而得壻如此，不幾爲骨立之石耶乎。

劉元海

漢高祖以公主妻匈奴，結和親，其後遂冒姓劉氏，稱帝國號漢，不復以夷自處矣。劉之一字，遂爲禍始。亦胡亂華之兆也。謀國者慎其微哉。

夷狄得雜居中國，未有不自有功始者。漢永平中，單于羌渠遣子于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遂以其衆留漢，卽劉淵祖也。烏頭附子病急，暫獲其效，其毒處腸中不肯去，待時而發，醫見而反走矣。可畏哉！以夷攻夷之說，用之不精，其禍立至。況以夷攻盜乎？武帝欲使劉淵平吳，孔恂楊珧進諫，以爲假之威權，平吳

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後秦涼覆沒，李熹請假之一將軍號，鼓行而西。孔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

能恐涼州方有難耳。深識遠慮，皆不欲使之有功于中國也。一說夷狄始終利害得失了然，落落數語，可當

督之號，遂慢不可制。謀國者固在慎始哉。

胡入中國稱帝王，智勇絕人，固不足怪。至于喜經術，工文章，則異矣。清理名言，與中國名士雅人襟期契

集，師友相命，則又異矣。雖其所以成帝王之業者，終藉智勇，而能文好士，或反坐漸失其故習，而趨于弱

然，其所以一時使人親愛而能自容于中國者，未嘗不由此。此孔恂楊珧識微之言，所以終不能勝王洸

王渾李熹之譽也。若其猗猗腥臊之氣，尙未去體，人豈不望而遠之乎。化爲鴟識者猶憎其眼，劉淵俱

其貴不可專，罪夷甫清言也。

成都王穎敗後，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有言矣，不可不救。劉宣等固諫，以爲右

賢塗地，單于之恥，今司馬氏父子兄弟相殘，此天厭晉也。元海遂爲之轉念，宜固高識。然元海此段意氣

亦自不可少，其能成大事，蓋亦藉此。聰不肆，虛作逆，安得亡也。忽焉聽浮于淵，蓋不可擺髮數。

石勒

勒年十四，王衍見而異之，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此其

識鑒。遠出王昶，王渾樂廣張華之上，兵敗爲勒所獲，獻諛乞活，卒不免排牆之厄。一代名流，聰明絕世，當

此時正少，不得一匹夫匹婦之諒，且王範已死，衍將錢端亦死，衍又何以能生也。衍即收勒，亦無解于晉

亂神州陸沈在諸人不

在五胡也
况一勸哉

慕容廆

晉之羣胡皆以寇虐中原。犯順僭號。互相倡和。惟慕容廆以王室爲名。不失外臣之職。與名始于其子幹。勤王一語。或于魯昌說之。勸進。敷宣帝命。以伐有罪。忠勇恭讓。內治其國。而外能隄石勒。破宇文悉獨官。以助顯朝廷之威。法令文章。雍容可觀。寓書陶侃。以遠臣荒服。責中朝文武。以復讐雪恥之義。生氣勃勃。始終得爲晉完人。此何遜于張軌。史宜表出之。入晉臣輔中。爲忠順者之勸。不宜槩入載記也。作史特識

符堅

符堅之敗。不專在伐晉。而在卵翼慕容垂。使得長其羽毛。剗刃堅之腹中。而不知卒之乘瑕蹈毀。亡秦者在慕容。而不在晉。蓋亦有天道焉。王猛死。謂堅曰。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臣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堅之謀伐晉也。言不便者十九。平陽公融曰。陛下寵育鮮卑。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皆國之賊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由此觀之。伐晉雖不敗。鮮卑居中。必有意外舉動。特不如是之易且速耳。而慕容垂獨勸堅伐晉。可見伐晉者。鮮卑之利。報仇克復之一大機。而垂之所瞑目。屈指翹首企足。惟恐其行之不決者也。猛與融之所深憂。正在于此。以猛融之言合之。垂言利害相形。何其明白。而堅卒不信。衰至便驕。禍來神昧。蓋亦有天道焉。六軍俱沒。垂一軍獨全。召責以坐視不援之罪。出其不意而斬之。事固未晚。雍容猶豫。縱之

歸巢反戈而攻鄴城矣。慕容暉弟泓亡命奔關東，收合徒衆，與之同仇。暉潛使諸弟及宗族起兵于外，堅猶在醉夢之中，至面責暉，受其涕泣陳謝而不能殺。暉已密遣使者告泓曰：「今秦數已終，必不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聽吾死間，汝便卽尊位。其于春秋復仇，及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何其了然也。」堅爲慕容沖所逼，聽入見東堂陳謝如故。一亡國之王，弄雄主于掌股之上，如傀儡然。及謀伏兵誅堅，事敗身死，克復舊物，隲陰有力焉。死而不愧，當與死社稷者同論。過劉禪孫皓，懷愍欽輩遠矣。噫，孰謂籠繫中乃有一飛沖天一鳴驚人如此者。然使堅雖敗于晉，而內無鮮卑之患，則亦與魏武赤壁之敗等耳。何遂至不振以至于亡哉。盛則必衰，古今通理。堅乘亂得國，在中豈復有晉哉。亡命五將，舊臣作逆，死歸執斬符登本敗哀哉。

姚弋仲姚萇

祖約奔石勒，勒禮待之。弋仲疏諫，以爲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奸亂之萌，從此始矣。後竟誅約，石季龍廢石弘而自立。弋仲稱疾不賀，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弋仲雖發迹石氏，而終歸晉室，有子四十二人，嘗戒其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夷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歸晉八年卒，時年七十三。若弋仲與慕容廆者，可謂始終義虜矣。生固不虛，死亦恰妙。揭飛惡地衆至數萬，萇以二千人擊之，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

葦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善用兵者不敵敵之衆寡。費力處卽是省力處。曹孟德擊馬超。聞超益兵輒喜。亦是此意。然須知己知彼。能制敵之死命。乃可爲此言。兵以氣勝。葦之與操。氣已雄入九軍矣。

姚興

西胡梁國兒于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讌飲酒酣。升靈牀而歌。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唐司空表聖亦作壽冢。引賓客讌。其中人稱其達生。誰知已被此老羌占一先著矣。

楊佛嵩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嘗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旣多。遇賊必敗。其下咸不以爲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絕亢而死。由此觀之。爲將者用衆之難。難于用寡百倍。吾嘗謂王翦請師六十萬伐楚。乃老將自賣弄本領。當以此反證之。彼專恃衆以求勝。廣召募。盛徵調者。失之愈遠矣。興之料嵩可謂工矣。將制命實在于興。何不詔嵩于平日。而視其債事。以自多其智哉。

慕容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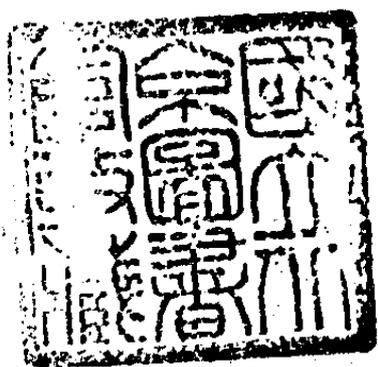
垂乘符堅之敗。聽其子寶及弟德之言。殺堅反國。原屬克復舊物。不爲不義。但殺堅于敗而歸國之時。亦是亂賊舉動。不惟負心。亦難服人。蓋殺堅之事。在暉則可在。垂則不可。隣國亡于堅。親受俘虜之恥。垂以家難奔堅。在燕亡之前。受其恩遇。自無手刃之理。護堅歸國。別作後圖。取鄰于符登之手。而若不親索之于堅。卒之亡秦者垂。而堅之殺。假手姚萇。君臣故舊大義私恩之間。心安言順。覺有回顧體面。節次可觀。

慕容盛

寶既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有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很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閒之于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沮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于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爲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牆。入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盛于蘭汗。父仇也。銜膽栖冰。手刃何辭。而盛以一片苦心。宛轉深謀。投身于汗之腹中。而爲所欲爲。提與難。汗之兄弟。而慕容奇。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盛之親昵也。乘機用閒。使汗殺提與難。斷其手足。而以旱等伐之。汗子穆勸汗殺盛。不宜養腹心之疾。不爲無識。而自引李旱等爲腹心。奇起兵于外。旱等居中呼應。轉接如轆轤。然談笑而取汗。父子于囊中。真古今復仇妙手。盛之智勇不在誅汗父子之時。正妙在知汗愚近。馳進赴

哀。必展吾志。一種堅忍沈鷲之力。直能于虎穴中作生活者。迨其遺奇外應。構殺蘭提兄弟沮兵。汗誠獨夫耳。何必論。嗚呼。汗乃授首哉。三國孫翊妻徐氏計誅嬌覽。其略同。皆以堅忍濟事。彼以一婦人足辨復仇事。尤爲奇賢。

右陶許評本史懷二十卷。前十六卷。自三國志止。爲滇南陶穉圭璣本。後四卷自晉書止。爲閩中許玉史彥續本。觀伯敬先生嘗言。自左國至宋元。流覽汎觀。勒爲成書。名曰史懷。知先生原稿不止二十卷。又稱史懷一書至三國而止。三國以後。真不堪讀。則前十六卷。先生所刪存者也。陶於先生爲同年友。所棄乃先生刪本。故其序云。第恨絕筆於季漢。不令天下覩其全。蓋惜之也。許本續入晉書。以下闕如。仍非此書之全。然欲求其全。亦不必稱圭固已言之矣。原本陶許二君閒有小注。頗與先生之書相發明。仍之。惟圈點眉批。略涉明人陋習。茲悉芟去。期與叢書一律。識者諒焉。光緒辛卯十月記。



三十年四月五日
該書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懷

史

冊 四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述者

鍾

惺

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

印書館

館

發行所

商務

各埠

印書館

館

翁

E五四二四上

付



3
4
3563